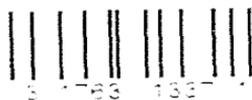




伍承喬編

清代吏治叢談

王廷揚題



5 1763 133 1

行 目

政法學校
附設

臺灣學校圖書館

→ ←
+ 958
分類號 ~~11948.5~~

登錄號

3002

序

吾國自滿清入關定鼎以來而吏治廢弛訟獄繁興民不堪命也久矣泊乎民國劇專制立共和政體變更大加改革吏治可謂一清矣然而爲民上者雖不乏廉明公正之士而貪污殘酷經舉發而付懲戒亦實繁有徒惜無借鏡之書以懲勸之致驟膺民牧無所準繩非所以爲治也余自癸酉卸職後歸來初賦息影杭垣兀坐客窗一無所事日以諸家筆記稗官野史等書爲消遣見其間有關於吏治者善惡妍媸不一而足可以勸可以懲文獻可徵事求實際有勤求民隱所至有聲有斷案詳明平反冤獄胥足爲牧民圭臬者舉以備師資他如貪官污吏果報目前舞弊營私敗名身後足爲牧民者當頭一棒亦錄之以爲戒如此之類何代蔑有而必舉滿清一代者蓋近代事非目見卽耳聞故不避忌諱悉採錄之以供參考顧本編均遺聞軼事與吏治有關積而久之而成爲卷帙畧其端曰清代吏治叢談非敢出而問世乃承友人索閱過多無以應命且有促以付梓者雖屬舊聞於刷新吏治不無少補且當今正厲行澄清吏治之時此編亦當務之亟何不一付梓民俾便展閱余曰唯唯爰將所手錄者編列目次付諸剞劂非敢謂關世道人心聊以爲官吏現身說法云耳所願爲民上者遇事謹嚴檢身不及本

此編以爲考鏡未始非作吏之一助也以此爲官箴也可卽以爲牧民須知也亦可謹誌數語
弁之簡端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歲丙子中秋節青田善材甫伍承喬識

例言

一清代二百數十年間賢良循吏貪墨權奸內自公卿外而疆吏或著於名人記載或述於野史遺編散漫各書徵稽不易本編廣爲採輯條分編纂事無巨細蒐集無遺可爲有清一代吏治之總匯因名曰清代吏治叢談

一本編纂輯時取資參考之書不下數十種如各種筆記瑣記雜記叢話叢談雜錄廣志隨筆秘史叢書等皆爲本編資以採輯之材料

一本編所錄名臣循吏之軼事貪官污吏之結果寓有懲勸之深意他如訊斷奇案平反冤獄尤足以增長智識而廣見聞故悉心博採旁搜兼收並蓄而詳述之

一專制時代君主猜忌性成官吏威福自擅文人記載無不諱莫如深避免慘禍本編搜求事實據事直書非虛構者可比而宗旨所在要以與國事民俗世道人心煞有關係足以供考清史者之徵信其關於怪誕荒唐離奇幽冥之說概不採錄

一本編採錄羣書而成文字不能一律因未便竄改特各存其真耳凡前輩采獲之作仍註明出處者不敢掠美之意

一本編採擇費時經年累月勘校再三然疎漏訛舛仍恐難免尙期海內博雅君子有以教之

清代吏治叢談卷一目錄

清代開國政策

漢人十不從之條約

范文程爲開國良相

魏柏鄉敢言直諫

魏環溪爲臺垣健將

白縣令登明治績

李相國經國大猷

佟中丞勤勞政治

寧都令抗賊不屈

邱寺副理刑民無冤死

蘇撫遺愛在民

洪承疇關於清代之興亡

努公澤及漢人

科臣奏除漕弊以蘇民困

循吏駱鍾麟治績

趙總督善於折獄

姚尙書奏疏皆天下大計

撫臣平情讞鞫

交城令治盜成績

皖撫請行溝田法以裕民

蠹吏弄權置重典

李太守

富川劉縣令死節

楊以齋奏疏關天下大計

徐典史訓子捐夙嫌

王方伯廉介不苟

陳太守請誅左道

圖舍人之厚德

廉吏愛民如子

費將軍不願露布功績

記滿相明珠受寵攬權

斬決犯復活

彭俠士澤及枯骸

李侍御親擒段大猾

任辰旦之治績

廬陵令

無錫吳縣令惠政及民

文字之獄

金聖嘆之獄

萊州府獄

莊廷鑑史稿之獄

山陽令批刺

雜縣令之清操

戴名世南山集之獄

浙督李之芳治績

陳通政盡節紀略

郝雪海中丞治績

湯司空斌清介與治績

宋侍郎暮夜拒金

良吏楊朝政

傅知府奏減慶陽賦稅

籠絡漢族之政策

聖祖嚴諭

奏免昌化浮糧紀略

姚撫部仁言利溥

華亭令終於行乞

綠林太守

賊按察

海賊任遊擊

宋撫臨機應變

陸公隴其之偉論政績

徐公青來治績

趙巡撫申喬治績

登封令爲天下第一清官

劉喬南中丞之敢言

大吏貪婪之結果

劉縣令呼民爲兒

張伯行爲江南第一清官

董縣令盡心禦賊

高翰林之貪污歷史

王東臯操行之清矯

蕭巡撫一介不取

施青天政績

于成龍深得民心

小于成龍之清操

陳青天之治績循聲

朱尙書以清吏治爲急務

陳瓊居官之清廉

循吏陳汝咸之治績

盧龍令治行第一

良吏拒金

記良吏王慎夫治績

靳輔治田治河政策

縣令勤政愛民

遲維坤善政

葉映榴損軀盡節

任御史葵尊之風節

奏蠲額稅

京兆尹之治績

江寧太守之廉幹

陳御史紫芝之風節

阮給諫駕馭猾吏

劉知州善於應變

張相國廷玉平反叛案

刑名家

循吏楊秘之治行

右江道被誣繫獄

四翰林敢言時政

匿窖金以救飢民

秦松齡因通糧案罷官

杭州駐防

莊太守治徐政績

謝縣令旌表林烈婦

孫紹林杖責滋事宮監

余田生遺愛在民

鄂總督之名言治績

吳江令改過爲循吏

張明府深得民心

陳方伯之勛績

葉士寬治行稱最

尹公繼善之治績

年羹堯案

昌樂令

三風太守多惠政

佟刺史誠心愛民

李三姑雪父冤

良吏被劾去官

沈縣令樂善好施

王國安之勤政

陸視察惠政在民

良吏因公覆舟

萬載縣令善治盜

魯亮儕拯中牟令之義舉

良吏精誠格天

蔣郡丞爲眞廉吏

鄧縣尹伸明冤獄

和解退婚之批判

查嗣庭試題之獄

汪景祺文字之獄

大學士隆科多罪狀

童知府解釋清查詔諭

建昌府平反誣獄

曾靜呂留良文字之獄

呂留良獄之株連

呂留良獄株連之終結

謝濟世註釋大學之獄

曾靜之冤宥

巴制府貪黷罷官

書麻城獄

縣令有賢內助

楊文乾識拔吏才

田文鏡幕客陽先生

沈公近思遠憲論

山西吏治之壞

不通之御吏

縣令籠絡幕友

秋審四項

阿文勤公訓子

甘泉令之賢明

徐中丞之勤政

河南士民爲謝濟世訟冤

清代吏治叢談卷一

伍承喬編

清代開國政策

滿清自太祖肇興東北。羣臣恭上尊號。建元天命。太宗嗣位。建元天聰。整飭紀綱。勵精圖治。如設官分職。澄敘官儀。整飭戎行。嚴定軍制。明刑弭教。勸學禮賢。下詔求言。勤修國政。重農粟。誠臣工。孚民生。厚利用。種種政策。儘量設施。當此洪基俶建之初。已居然有撫中夏之思想。奈有明末造。君臣昏黯。百度廢弛。而逆闖謀叛興兵。遂致燕京失陷。吳三桂請兵勤王。清兵有機可乘。適逢其會。天命所歸。遂入關定鼎。以正大位。又招降明臣洪承疇。金之俊等。以輔翼之。迨世祖登極。從事策勳封爵之餘。又恐民不忘明。乃施籠絡之政策。以收拾民心。故頒布明詔。飭臣工次第施行。一爲明思宗崇禎帝暨帝后帝妃發喪成禮。自長陵以下十四陵皆設官典守。一明官吏降附者。各予升級。仍令視事。朱姓諸王。亦仍其王爵。明之職官紳士。曾殉國難者。給予諡法及優卹諸典。一被斥官吏非犯賊者。及士爲清望所歸。並隱居山林而才德可稱者。皆徵

辟錄用。一蹂躪之後。有鰥寡孤獨。及乞丐街市者。皆給糧養之。一正額之外。一切加派。如遼餉。練餉。剿餉。諸名目。盡行蠲免。明季廠衛之幣政。一律除之。一官制衣服。暫用明制。他如裁宦官。以肅朝儀。定制科以策文士。以上諸端。均爲滿清開國之初。所設施之政策也。是故已附於滿清之民。所以不遽反抗者。蓋由於此。

洪承疇關於清代之興亡

江南撫臣洪承疇。明代之舊臣也。當年少時。貌揚而境困。承崇明沈百五之識拔。造就成材。甚感之。迨萬曆丙辰釋褐。受明帝之優遇。擢升總督。供職遼陽。時滿洲天命帝方有衆一旅。崛起於三韓以北。蛟龍初起。而佐命元勳。偏在南朝。當滿清崇德六年八月。興兵內侵。明帝命承疇率兵十三萬援錦州。迨杏山塔山諸役失敗後。孤守松山。爲副將夏承德所賣。松山遂陷。而承疇被擒。但洪初猶誓死不屈。太宗禮遇獨隆。至解貂裘以賜。久之。洪嘆服。卽請降。自此遂改節爲滿臣矣。顧太宗信任獨專。洪氏傾心佐理。贊襄肇劃。不遺餘力。有清一代之肇興。撫有華夏。洪氏與有力焉。當洪氏生降之日。非但宮廷不知。亦舉朝所不敢信也。及江南克捷。洪以內院大臣。出撫江寧。始知其尙在人間。石齋起義。事敗。逮至江寧。見洪佯責之曰。若豈洪承疇耶。洪

大將軍爲國捐軀。天子且賜祭九壇矣。若等從北方來。獨不見穹然道左之御碑。而今冒其名耶。是時洪乃羞慚無地。自覺汗顏。不能置答。然當滿漢一家之日。洪乃密室造請。竟建以漢人養旗人。不令旗人營生計之策。從此滿漢分居。漢人得安其農工商賈之業。自有清一代以來。免受旗人之擾。雖出租稅以養之。獲益誠匪少也。馴至旗人一物不知。一藝無能。仰恃漢人之參養。無所事事。懶惰性成。迨辛亥民軍一起。不數月而亡其族。此亦有清一代之亡。而實亡於洪氏之政策也。論者謂洪雖背明降清。廁名於貳臣之列。其對於漢族。豈得謂之無功耶。

漢人十不從之條約

清初大學士金之俊。江南之吳江人也。明時。官兵部右侍郎。流賊李自成陷燕京。之俊不能死。被夾拶甚苦。迨清兵入燕京。之俊又降。仍原官。然聞其投降時。先遣人謂多爾袞曰。我有十事。當與爾約。爾能悉從。則我降。否則有死而已。多爾袞令召至。叩其故。之俊曰。茲事於滿洲則無損。於漢人則甚願。爾如許之。將以不從者而餌其從。某度江南不難下矣。多爾袞復願聞其詳。之俊乃提十不從之綱曰。男從女不從。生從死不從。陽從陰不從。官從隸不從。老從少不從。儒從而釋道不從。娼從而優伶不從。仕宦從而婚姻不從。國號從而官號不從。役稅從而語言文

字不從。多爾袞皆允之。於是之俊降。旋由尙書而爲內院大臣。拜大學士。得參機密。又聞當時定制。凡旗人不得經商業。王公不得私離京城。內閣出宮者斬。若斯之類。皆之俊輩爲之謀也。之俊效力於滿清。凡十有八年。開國方略。咸出其手。後高宗始悟其詐。大恨之。欲盡改革。又以其皆祖制不敢動。乃廁其名於貳臣傳以洩憤焉。然以明之貳卿而降清。論者雖云不忠不義。對於限制滿清法制一節。裨益於漢人。誠匪淺鮮矣。

努公澤及漢人

滿清自入關定鼎以後。卽下令各民衆薙髮歸順。有違抗者處以死刑。其時南都之民。不奉令薙髮者甚多。適有滿洲斐穆氏努公者。隨康親王下江南。破吳郡。王於蘇州某村擒得未薙髮者百餘人。交努公收管。令於次日駢斬。公念其愚民無知。夜間悉薙髮留辮。次日面稟王曰。民已薙髮歸順。例得免死。王從之。其後百餘人子孫蕃衍。建廟祀公。越數十年。公第八子經過其地。見公木主。爲之墮淚。寺僧詢知爲斐穆公幼子也。百餘家子孫均來拜謝。各邀至家。款洽而去。公之子德音官至侍郎。孫曾爲三四品官者甚多。可見努公之一舉一言。卽活百餘漢人性命。而廟祀千秋。分所應享也。而漢人之受恩圖報。款洽其後人。亦可謂不忘本矣。

范文程爲開國良相

范文程字憲斗。瀋陽人。本宋文正公仲淹後。少穎敏沈毅。寬厚有量。爲清朝開國良相也。其遭遇與功業。如漢之鄼侯留侯。唐之房杜。宋之趙中令。明之誠意伯。而建樹宏遠。則過之。世傳其三大議。允足固根本。流賊破明燕京。明將吳三桂來乞師。上召公於湯泉。決策進兵。公曰。賊陷京師。戕君后。其惡稔矣。然揆其敗道有三。天怒士憤民恨。可一戰破也。惟好生者天之道。古未有嗜殺人而得天下者。國家欲統一。方夏。非又安百姓不可。王用其言。入關申嚴紀律。妄殺者罪。遂定京師。一大議也。定鼎後。公請撫遺黎。起廢斥。定冊籍。減賦額。盡除明季加派稅餉。廢衛諸弊政。請用萬歷時額。從之。天下大悅。二大議也。闖獻亂後。土曠民稀。國用不足。公條上軍屯事宜。詔議行之。流亡漸集。裁兵不譁。三大議也。夙夜在公。事無巨細。應機立辦。開國規制。公手定者爲多。嘗言天下治安。惟在得賢。庶官中經公擢拔者。皆能稱職。於直臣善類。尤力保全。性廉慎。好施與。器量宏深。人莫測其喜怒焉。公以孔孟之學術。爲伊呂之經綸。張劉兩文成。烏足語此。卒諡文肅。長子承斌。襲一等子爵。四子承烈。戶部侍郎。歷官總督。皆以清節聞。次子承謨。官翰林學士。出任福建總督。三子承勳。由員外御史侍郎。歷官至雲貴總督。康熙三十二年。

入覲於米峪口。聖祖賜貂帽貂褂白狐腋袍使服。又御書世濟其美額賜之。

科臣奏除漕弊以蘇民困

糧米之目有四。曰漕糧。白糧。軍糧。恤孤糧。此就州縣解放言之。而小民之納糧則一也。明季鄉紳豪橫。創爲撥兌之目。清初猶沿其弊。蓋軍糧恤孤糧。既可遲緩其期。又無增耗之費。故有力之家。往往營求撥兌。而漕白二項。專派於單弱之戶。其苦不可勝言也。順治十二年。大興朱尙書之彌。以科臣上言。請敕漕臣糧道親督州縣。畫一編徵。盡數輸納。敢有撥兌者治罪。上從之。民困以蘇。

魏柏鄉敢言直諫

清初名臣魏公（喬介）字石生。直隸柏鄉人。由庶吉士歷官左都御史。居諫垣時。首劾張縉彥爲明莊烈復仇。後屢劾劉正宗陳之遴諸閣臣。爲世祖所引重。公在言路最久。先後二百餘疏。或立見施行。或始詘於衆議。後卒以公言爲然。或上排衆議而獨伸公言。用著爲律令。至請罷吳三桂居滇南一疏。尤爲豫測奸謀。其要語曰。滇黔蜀越。地方邊遠。今將滿兵遽撤。恐一旦有變。有鞭長莫及之虞。再荆襄爲天下腹心。請設滿兵駐防。以一重臣督之。無事控制邊區。以消

奸宄窺測之心。有事驅除□□。以通四方水陸之道。尤爲卓識。使當時用其言。可無三逆同叛之禍。他如定朝儀。舉賢吏。賑災歉。蠲浮糧。其相業勝魏蔚州多矣。

循吏駱鍾麟治績

臨安駱君（鍾麟）字挺生。號蓮浦。順治四年進士。官吉州學生。遷陝西盩厔知縣。爲政先教化。臨事裁決如流。察微洞隱。若家至戶覲。人畏之如神。渭水決。壞城郭廬舍。君齋沐臨禱。請以身當其衝。河卒他徙。每春秋大會明倫堂。進諸生。迪以仁義忠信之道。增刪藍田呂氏士約。頒諸學舍。朔望詣里社。講聖諭十六條。訪耆年有德。孝弟著聞者。召使見。與均禮。歲時勞以粟肉。立社學。擇民間子弟。授以小學孝經。飭保伍修社倉。百廢具舉。民有爭頌後悔。願寢事者。令兩造得自言。慰遣之。所案治。卽豪右居間莫能奪。俗多錮婢女。至老不嫁。君下令禁止。里婦有拒姦自裁者。爲具棺殮葬。率僚屬爲文祭之。李中孚先生縣人也。君數造其廬。事以師禮。攝興平鄠兩縣。俱就理。興平豪右。分四門爲部黨。健鬪訟。持吏短長。前令不能制。君按治主者。黨皆散。擢兵馬司指揮。歷西安同知。還常州知府。常州繇賦重。科條繁多。更椽爲姦。前官屢以積逋去。君立法鉤校。清積逋。更受任事而已。漕運官常歲餽金三千。君曰。利若金。如吾民何。卻之。諸漕卒

皆歛手奉法。剏延陵書院。迎李先生於盩厔。講學其中。率諸僚屬。及薦紳學士。北面聽講。問爲治之要。李先生曰。天下之治亂。在人心。人心之邪正。在學術。公能大明此學。人心正。風俗移。治道畢矣。君書其言。名曰匡時要務。終身誦之。已而靖江江陰無錫諸有司。爭迎李先生會講明倫堂。李先生爲發明性善之旨。格物致知之說。遠近士蒸然向風。吏治亦丕變。康熙九年大水。發倉廩。勸富人出粟賑。民無流亡。明年夏。復旱。君蔬食葛衣草履。步禱。二旬不雨。則詣獄長跪。責躬籲天。就獄中引見屬吏耆老。言太守不德累吾民。涕淚并下。雨大至。尋丁母憂去官。數千人號哭乞留。不可。至罷市。旣歸。連遭父喪。勞毀卒。年五十有三。士民咸爲位尸祝之。

魏環溪爲臺垣健將

魏公諱（象樞）字環溪。一字庸齋。山西蔚州人。順治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明年改刑科給事中。公性骨鯁。敢言事。尤注意於當世人才賢不肖。治術得失。民生休戚。是是而非非。必盡意乃止。疏言督撫按聽用之官太雜。道府州縣胥隸太濫。請清理。報可。尋劾安徽巡撫王愆。賄庇從逆之縣令鄧繼球。罷之。五年轉工科右給事中。疏劾平陰知縣王國柱。違禁擅礮人。又請更定會典。以明職掌。七年轉刑科左給事中。疏言督撫屢有訪糾道府。全無開報。請嚴徇從律。八年世

祖初親政。詔免天下額賦。罷域工。除加派。其時有以私徵侵帑坐罪者。因上疏極除其弊。且請定藩司會計奏報之法。以杜欺隱。立內外各官治事之限。以清稽滯。從之。又請嚴攷績大典。禁反噬。劾江蘇左布政劉漢祚缺賦五十餘萬。請敕部察究論如律。最後請聖躬慎起居。一疏辭逼輔臣。略言聖政維新。中外相望治平。匪同昔日。如皇上近巡京畿。輔臣當陪侍法從。以效啓沃之忠。儻遠有所幸。尤當諫止鑾輿。以盡保傅之職。疏上人謂公禍且不測。有旨嘉之。又因災變陳言。謂天地之變。乃人事反常所致。歷舉近日顛倒旨意。輕重論言等事。語侵權貴尤亟。疏下九卿科道議。左給事例不與議。公補陳顛末。特命公會議。公與諸大臣抗爭是非。在廷爲仄目。獨大學士范公文程心識之。曰。此我國家任事之臣也。其後有搆公者。輒於衆中剖晰之。卒得白。九年遷吏科都給事中。十年大計鎖廳閱冊。令兵馬司周廬巡檄。綱紀肅然。上四疏皆言計典。其一謂糾拾之舊制宜復。言官不宜反坐。下所司議著爲令。因奏白給事中劉鍵糾拾被遣。寃得旨復職。言官吳拜吳達坐言事論死。公謂言官進言不實。第宜治以攷功法。惟坐婪贓。執法報怨挾仇。乃可下刑部。又言會推督撫宜核事實。勿徇虛名。又詳陳民命民情民食民困四端。以佐勤民大政。皆報可。十一年大學士陳名夏得罪。言官坐不先事糾發。六科長皆被議。

公降補詹事府主簿。屢遵旨陳言。並奏定薦舉各官格式。稍遷光祿寺丞。十六年告養歸。家居十三年。講求理學。以躬行實殘爲踪。丁母憂。喪葬悉準古禮。康熙十一年服除。大學士馮公溥特疏薦。聖祖卽召公。以疾辭。再召。乃趨朝。補御史。疏言欲明賞罰。斷在獎廉黜貪。請甄別攷察。並以操守清廉爲上等。又請增俸以養廉。改罰俸爲記過。又請永不許正月開征。以昭萬世法守。又言畿輔盜案過多。請設總督兼轄滿漢兵民。尋劾湖廣藩司劉顯貴。虧帑九萬七千有奇。撫臣徐化成巧爲出脫。又劾給事中余司仁。罔上行私。曲庇劉顯貴。並下所司察治。滿歲晉四品卿銜。仍掌御史事。疎言崇教化。則宜勵臣僚之家教。重河工。則宜蓄任使之人才。正人心。則宜戒淫巧。定民志。則宜輯禮書。聖祖皆韙其言。左擢僉都御史。明年二月。遷順天府尹。原任巡按御史郝浴。爲吳三桂誣陷。流徙尙陽堡。凡二十年。公屢疏薦之。且曰。臣才守學識。皆愧不如。願以職讓。其後浴卒起用爲名臣。轉大理卿。七月擢戶部侍郎。承旨保舉人才。舉原任布政使李士楨。慶陽道王天鑑。候補道鄭端。常熟知縣魏允升。皆報可。會西南用兵。上籌餉三疏。曰。確估價值。以清浮冒。嚴覈關稅。以杜侵漁。慎簡藩司。以清賦稅。從之。上命公與侍郎班迪清理部庫。八閱月而歲事。十七年授左都御史。首疏申明憲綱十事。謂國家根本在百姓。百姓安危在

督撫督撫廉則物阜民安。督撫貪則民窮財盡。願諸臣爲百姓留膏血。爲國家培元氣。臣不敢不爲朝廷正紀綱。聖祖嘉其切中時弊。立予施行。會徵博學鴻儒。公舉原任布政使畢振姬。嶺北道湯斌。糧道王紫綬。員外郎馮雲驥。評事白夢鼐。應詔時。嘉定知縣陸隴其以盜案落職。公以清操飲冰。愛民如子。薦之。鎮江知府劉鼎瀾職無狀。而報擢糧道。降州知府曹廷俞。貪酷厲民。大吏庇縱不効。公特疏糾之。又因磨勘順天鄉試卷。陳科場八弊。請設內簾監試御史。陳學政十弊。請據爲三年考覈之實。廷議並著爲令。舉學臣之賢者曰邵嘉勞之辨。劾其劣者曰盧元培。程汝璞。會汝璞已經浙江督撫保擢京堂。公遂臚陳汝璞罪狀。並劾督撫欺罔。下九卿科道議。尋論罪如律。明年春。公奏事畢。上命近臣捧御書詩卷一。清慎勤大字三。格物大字二。以賜公。且傳諭以爾居官克稱比三言。故有此賜。他日復賜紫貂披領。上面諭今年暫著。明年且別製爲卿換之。會京察自陳。優旨命供職。未幾有刑部尙書之命。公疏言當貪風日長。吏治未清。大吏因循。小民困苦之際。仰見皇上宵旰焦勞於上。臣不計身家。不避嫌怨。奉朝廷之法。與海內臣工。共相砥礪。內而科道。外而督撫。參劾之疏屢上。已有澄清之機。而道府以上。貪墨之官。尙多漏網。臣職司風紀。夙夜兢兢。不敢自安。昔汲黯自請爲中郎。補過拾遺。臣亦妄欲竭愚

惘請辭司寇。留御史臺。激濁揚清。爲皇上振肅綱紀。上嘉其奏。遂加刑部尙書銜。留原任。於是方疏劾權稅蕪湖之主事劉源驕恣貪污。及山西巡撫士克善賄庇學道盧元培諸罪狀。是日地連震。上書夜坐武帳中。公直入奏曰。地臣道也。臣失則地反常。臣不能肅風紀以修職業。請先罪臣以爲天變。上召公入。公伏地涕泣。請屏左右語移時。極言天變若此。乃索額圖明珠二相植黨市權。排忠良。引用僉壬。以剝蒸黎之應。及出。副都御史施維翰迎於後左門。見公淚流頰未乾也。是日公宿帳中。語施云。今百姓困苦已極。而大臣家益富。地方吏剝民媚上。督撫司道又轉餽政府。小民愁苦之氣。上干天和。致召水旱日食星變地震之異。又會推動輒徇私。將帥無復紀律。蠲免錢糧。災黎不沾實惠。刑官鬻獄。豪右爲姦。皆可憂可危之事。施曰。公何不極言之。公曰。聖明洞燭。何待吾言。吾儕負國。萬死不足贖矣。明日上以六條宣廷臣集議。大略如公指。於是朝士咸知公造膝所請。而用事大臣皆爲之股栗。明年索額圖罷。二十七年明珠爲郭總憲琇劾罷。至四十五年春。聖祖始以公面對語諭羣臣。二相之黜。公最先有以發之也。會詔舉廉吏。公疏薦原任侍郎高珩。達哈塔。雷虎。班迪。大理卿瑚密色。侍讀蕭維豫。郎中宋文運。布政使畢振姬。知縣陸隴其。張沐。皆得旨錄用。十九年任刑部尙書。明年扈從謁孝陵。一慟幾

絕賦詩至哀。讀者皆感動。尋命與少宰科爾坤巡察畿輔。公單騎按行。墨吏豪家皆斂跡。爲除
泰甚者。若而人。還報稱旨。時積勞得疾。感上恩。欲引退而不忍言。二十三年春。奏事乾清門。暈
踣於地。乃疏乞骸骨。溫旨慰留。仍力疾視事。或勸少休。公曰。吾儉安一日。罪人待讞者增一日
苦矣。八月再請。上惜其去。以詞甚迫切。許馳驛歸。並諭三覲乃行。始入賜御膳。再賜茶。三賜御
書。寒松室額寵其行。公遂自號寒松老人。出國門。公鄉祖帳盈道。皆嘆息。以謂公清勁之節。至
老不衰。固不媿斯稱。而天子之知公。則可謂至矣。公門庭蕭寂。圖書數千卷。無異秀才時。所增
惟論誥宸章及諫草一囊而已。二十五年薨於家。年七十有一。賜祭葬如例。謚敏果。著有儒宗
錄。知言錄。寒松堂集。又著有庸齋閑話。偶錄。格言數則於此。○有不可知之天道。無不可知之
人事。○好名是學者病。是不學者藥。○居大臣而德不純。學不粹。不如下僚。居下僚而政不平。
刑不中。不如素士。爲士而理不明。學不正。不如庶民。○偶見水與油。而得君子小人之情狀焉。
水君子也。其姓涼。其質白。其味冲。其爲用也。可以澣不潔者。而使潔。卽沸湯中投以油。亦自分
別而不相混。誠哉君子也。油小人也。其性滑。其味濃。其爲用也。可以污潔者。而使不潔。倘滾油
中投以水。必致搏激而不相容。誠哉小人也。○五倫之外無道。六經之外無文。四書之外無學。

○貧賤立品。富貴立身。方是天地間真男子。○成德每在困窮。敗身多因得志。爲仙爲佛。論死後地位。爲聖爲賢。論生前地位。此虛實有無之別。○世間第一種可敬人。忠臣孝子。世間第一種可憐人。寡婦孤兒。○恭謹忍讓。是居鄉之良法。清正儉約。是居官之良法。○吳芾云。「與其得罪於百姓。不如得罪於上官。」李衡云。「與其進而負於君。不如退而合於道。」二君皆宋人也。合之可作出處銘。○父母有過。子猶幾諫。論親於道。心無欺慢。兄弟有過。豈容背誦。面吐衷腸。誰能離間。匿怨而友。良朋所患。一人作僞。一家習慣。骨肉手足。壽張爲幻人。而異情。犬豕之參。公爲清朝直臣之冠。彈劾必匪人。荐必正人。求賢若渴。以人事君。洵不愧古大臣矣。

趙總督善於折獄

浙閩總督鐵嶺趙公【廷臣】。字君隣。由貢生知山陽縣。遷江甯同知。兼理運務。能其職。授湖南兵備道。嘗秉燭治官書。至丙夜。曉起百函俱發。平反冤獄。剖決無留滯。恤民愛士。嚴絕苞苴。公洩浙八年。多惠政。而折獄摘發如神。其最傳人口者數事。杭人至今猶能道之。有盲者與屠者善。一日入屠室。虛無人。手纂箒中。有錢五百。懷之走。屠者覺而追於途。盲者撫膺踞曰。天乎。吾辛苦積此錢。乃欺吾瞽而要刦乎。衆皆憤憤。公過。爲遮訴焉。屠者亦泣。陳公笑命吏取盆水。投

錢其中。浮脂熒熒也。乃斷歸屠者。法司鞠殺人者。既自承矣。公見所上牘而疑之。曰。傷不及寸。而刃盈尺。此必寃。後果獲眞盜。夏大旱。山中人相驚以旱魃。頰顏赤懸。降衣冠。猝入人家。壯者逸。弱者匿。魃去而財物空矣。公曰。吾當禳之。密戒邏者。分伺揀捕。果獲暴卒。伏法焉。時浙東初平。叛獄屢起。公平情讞鞠。全活者多。遇忠義士之各爲其主者。誠有司不得坐其家屬。以爲尤難。卒謚清獻。論者謂公一生清節。誠足與宋趙清獻公先後媲美云。

白縣令登明治績

白君【登明】字林九。遼東蓋平人。隸漢軍鑲白旗。順治二年。以貢生受拓城令。禽諸盜渠。按以法。設條教。勸民耕讀。攷最。遷知江南太倉州。釐賦稅。除耗羨。雪諸寃獄。時海墻民居。因亂蕩析。君召民開墾。復成聚落。十年海寇犯劉河堡。闖入內地。君備禦甚力。寇遁。十六年夏。海寇破鎮江。犯江甯。敗走。急攻崇明。火礮聲三晝夜不絕。巡撫蔣國柱。治兵策應。欲先遣一人往。以師期告。莫敢前。君乃駕一縹。夜半渡緬城入。衆知援兵將至。守益力。寇遂遁。州有劉河久塞。君按劉河北支。有朱涇者。宋范文正新塘遺迹在焉。請於院司。開鑿五十里。巡按李森先知其能。令大開劉河六十里。復故道。於是震澤東北諸水。並得入海。居民賴之。崇明民田。舊有加徵蘆課銀。

萬三千餘兩。力請於院司以免。有大吏按州索賄弗予。先是寇棘時。需餉無出。以雲南協餉應之。率爲大吏所糾落職。州人列治狀。上院司。乞爲申請。弗得遂。立祠生祀之。坐廢二十餘年。會台灣用兵。許入貨贖。註誤。福建總督姚公啓聖。巡檢吳公興祚。素知君代爲入賞。復任高郵州。值湖決。築清水堤。君設法授食。禁吏胥剋減。役人踴躍。堤成。命曰永安。歲荒。請蠲賑。勸富民分食。明年復大水。再請蠲賑。溺者拯之。病者拊之。以勞疾卒。官高郵人。醵金以殮。哭聲震野。太倉人聞之。亦巷哭。設祭於生祠。康熙二十六年。入祀名宦祠。其鄉鎮諸民。各省像。立生祠。凡四處。

姚尙書奏疏皆天下大計

姚公【文然】字弱候。安徽桐城人。明崇禎十六年進士。清朝順治三年。以安慶巡撫李猶龍荐。授國史院庶吉士。五年三月。改禮科給事中。七月。典山東鄉試。六年。疏請嚴敕撫按。遵恩詔。清理刑獄。勿任有司稽玩。或條赦外。有可矜疑原宥者。許專疏上陳。又請重定選用下第舉人之例。以廣任使。又言直隸與山東河北接壤。每遇盜賊竊發。東西竄匿。難放越境追捕。請改保定巡撫爲總督。統轄直隸山東及河南懷慶衛輝彰德三府。庶盜患可弭。又請嚴敕各省督撫。勿濫委私人。署州縣官。疏皆下部議行。尋轉工科。八年。請令都察院甄別各省巡撫。疏下司議。分

六等考核。陞調有差。是年秋。江浙水災。公言災地漕米宜改折。以災之重輕。定改折多寡。又言折漕規則新立。民不能周知。官吏因緣爲奸。或改折外重徵耗銀。或先已徵米。又收折價。或私折重價。而以輕價報解。弊端不一。請敕漕臣密查嚴劾。上喜納之。十年疏言大臣負罪。宜免鎖禁城門。以存國體。從之。遷兵科都給事中。尋乞養歸。康熙五年補戶科。六年疏言川楚諸省官吏。借採木以爲名。或換取民間屋材墓樹。宜飭禁。又言採買官物。其由官發價者。駁減之銀。應如舊扣存司庫。若價出自民。餘銀宜還之民間。又言一部可結之事。卽應一部逕結。一疏可結之事。卽應一疏通結。如各省錢糧考成。已報完者。部臣於議覆時。宜卽予開復。以省奏牘。均如所請行。九年命以四品服俸。仍任給事中。十年夏。兩江總督麻勒吉。以京口將軍李顯貴。鎮江守劉元輔。侵帑事覺。逮繫至京。公疏言麻勒吉情罪輕重。尙待質問。宜釋鎖繫。上聽其言。命旬後赴質者。概免鎖繫。著爲令。尋擢副都御史。遷刑部侍郎。十二年調兵部督捕侍郎。充會試副考官。尋以京口將軍柯永綦。爲副都統。張所養奏劾。奉命往鞠得實。永綦罷任。是年遷左都御史。十三年疏言耿精忠與孫延齡俱受吳三桂指揮。背恩反叛。中間阻隔者。賴有廣東將士。久駐其地。熟悉山川地利。以遏賊鋒。儻與孫逆合謀。互相掎角。則廣東勢危。江西毗連閩粵。若逆

賊侵踞贛州南安。餉道中斷。郵遞有梗。亦屬可慮。宜進駐重兵以通聲援。上從其議。會陝西提督王輔臣叛。所在騷動。河南巡撫佟鳳彩乞休。已得旨解任矣。公疏言河南密邇陝西。恐流言煽惑。鳳彩任巡撫數載。甚得民心。宜令力疾視事。上卽命留任。如公言。十五年擢刑部尙書。十七年六月薨於位。賜祭葬如典。諡端恪。公自入仕。任言責。迄爲正卿。所歷皆法官。於國家利害。更治得失。民生休戚。知無不言。言無不當。尤矜恤民命。惟恐一物不得其所。纖毫出入之疑。必折而歸之於中。前後所建白。皆天下大計。而尤推本於君身。故惓惓以調護聖躬。節愼起居爲言。時韓侍郎莢等侍講。幄見公叩首丹陛。言發涕零。言人所不敢言。而上亦受之不拂也。在刑部。推廣上恩。所全活甚衆。先是公爲科臣。已屢上愼刑之書。至是益自發抒。不斲法。不市恩。一酌乎人心之安。而猶恐失之。校閱刑書。常至夜午。年衰成疾。諸子諫之。則曰。刃殺人於一時。例殺人於萬世。其可忽乎哉。嘗刺一人於法。爲不應。爭之不得。公退而炷香長跪。自責者久之。其刻已恕物類此。所著白雲語錄。參酌例律。鉅細必貫。名法家可長據而守也。公嘗自書座右。曰。常覺胸中生意滿。須知世上苦人多。又曰。憂人之憂。樂己之樂。又曰。病之起由於不誠。誠則中和。百病不生。所著奏疏及詩文集。皆質實醇厚。有古風。平居一話一言。罔不可爲法。亦其生意。

之充滿者然也。

李相國經國大猷

李公(燾)字景審。直隸高陽人。七歲而孤。自幼苦志讀書。言行不苟。順治三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晉編修。歷官至大學士。保舉王舜年。俞之。疏荐曹溶。法若真。施閏章。曹禾。陳玉璣。米漢雲。沈珩。葉舒榮等。皆一時循臣名宿。三藩未變以前。仁皇帝偶思營建。其時李文勤公方掌邦計。上詢有項可動否。公奏云。戶部無可動之項。事遂止。未幾吳逆事起。上憂及帑項空虛。公奏云。戶部存項敷用。上詰以前語。公正色曰。部帑原備緩急之需。若平日耗於土木。緩急將何支持。上頷之。公老成持重。風度端凝。內介外和。朝野倚以爲重。聖祖冲齡時。輔政諸臣多專決。票擬或失當。公每於談笑間。婉言曲喻。徐使改易。調變之力居多。三藩變作。察哈爾部亦叛。朝廷命將征討。一應軍機方略。悉由公起草。夙夜勤勞。爲國宣力。且居相位久。嫻掌故。凡朝廷大典禮。必以屬公。出則扈從。入則侍講。幄所得賞賚。輒分給宗戚。恪恭忠謹。三十餘年如一日。仰見開國名臣經國大猷。去臯夔且彌不遠也。

撫臣平情讞鞫

佟公（國器）字雁山。順治二年授浙江嘉湖兵備道。偕副將張國興擒馬士英朱大定。並招降白腰賊陸汧等。再遷福建巡撫。獲鄭芝龍父子交通私書進於朝。調撫南贛。兵燹之後。田多汧萊。前撫臣請將十二年額賦一律科徵。民情惶懼。國器奏請以未墾之田。交屯道屯廳開墾。民心遂定。山賊曾拱辰據興國之梅窖。剽掠吉贛二郡。黃鄉賊楊興受撫復叛。皆遣將討平之。福建寧化等處。土寇出沒。次第剪除。所部及隣境羣盜略盡。調撫浙江。時海氛尙熾。旣擊敗鄭成功於定關。又招降寇黨賡明祺。剿平阮六等。浙東初定。叛獄繁多。國器平情讞鞫。全活者多。以勞疾卒官。浙人追思功績。立祠祀之。

佟中丞勤勞政治

佟中丞（鳳彩）字高岡。起家香河知縣。擢御史。出爲武昌道。歷河南督糧道。禁運弁苛索諸弊。超遷廣西右布政。時雲南未定。粵西屢更兵燹。人民流離。鳳彩悉心籌畫。轉餉不匱。遷江西左布政。巡撫四川。川省自張獻忠蹂躪後。夔東餘孽。及涼州番回劫掠。常及川境。鳳彩疏請修築成都府城。并修江都堰。核茶園鹽井。製戰船火器。事集而民不知役。憂歸。尋授貴州巡撫。手定賦役全書。以絕濫徵。蘇積困。依民俗用銀。暫停鼓鑄。罷添設之道員。專責土司。以除刦殺之弊。

又疏禁私徵。增置驛站。黔困大蘇。內艱歸。復起撫河南。年已老。每日五鼓燃燭治文書。或坐倦假寐。少頃輒矍然起。自呼其名曰。佟某。汝爲朝廷大臣。封疆之重。皆汝肩之。奈何老不任事。若此。輒以手批頰數四。侍者爲之悚然。中丞在豫。兼理河道。兩河爲患。歲用銀三四十萬。皆按畝以徵。至是疏請發帑。又請罷協濟輓豆之役。從之。吳三桂反。大兵絡繹過境。鳳彩調變有方。民不苦擾。康熙十三年。以疾乞休。許之。總兵周邦甯。以士民籲留入告。左都御史姚文然言。鳳彩老成練達。謹慎和平。民愛而信之。聞其乞病。皇皇如失所倚。宜令力疾視事。以順輿情。有旨令留任。十六年秋。薨於位。賜祭葬如典禮。予諡勤儉。祀河南四川貴州名宦祠。

交城令治盜成績

山西交城縣。北有交山者。岩谷阻邃。與靜樂永甯所隸諸山相屬。袤延八百里。自明季爲盜窟。順治二年。巡撫馬國柱招降諸賊渠。盜稍戢。五年。禁民間養馬。交山故產馬。千總路時運奉檄巡山。索有馬者金不訾。土人憤之。殺時運以作亂。於是靜樂永甯諸盜並起。巡撫祝世昌遣兵三千討之。殲其渠且盡。而大同總兵姜瓖反。撤兵去。餘盜復熾。六年春。交山盜與瓖黨姜建雄合兵破交城。文水汾州清源徐溝太谷數州縣。官兵敗之。復諸州縣。瓖誅。建雄走。餘盜匿山中。

招納亡命。與靜樂永甯諸盜相糾結。潛出劫掠。日滋蔓。官兵不能制。適休甯趙君吉士選交城知縣。君性忼慨。喜立事。又沈深善謀。其將之官也。或問若何靖盜。君曰。百年逋寇。猝難盡除。其必先撫後勦乎。不先撫無以攜其黨。不終勦無以絕其根。到官日。輿從甚盛。及旬。山民投撫者數十人。人給一示。令招徠其黨。大閱於南門外。分鄉營兵列左右。士民願與校者聽。得技優者百人。賞錢萬。退而喜曰。民可用也。其年饑。錄山中貧民七十人。完廩舍。使家人與雜處。日狎詢羣盜陰事。悉白。遂申警備。集鄉大夫於明倫堂。諭以守城必嚴行保甲團練法。十家爲甲。設牌遞輸。輸者爲甲長。十甲爲保。保有練總。百家以上聯爲鄉。鄉有督。有犯法者。甲長告練總。練總告鄉督。達於縣。匿者連坐。不入甲者。以姦民論。法旣行。鄰盜相戒。毋入交境。交賦額二萬二千。山賦居大半。率抗官不償。有河北都賦倍諸都。是年旱。雨雹傷麥豆。君從數十騎。入河北都。道險始易輿而騎。已而步行山中。聞官至。出餅酒爲供。君爲陳朝廷威德。尙力耕保妻子。慎勿爲盜。取族滅。聞者竦。日暮宿土窰中。有告許者。平其曲直。時左右給侍多賊黨。君若弗知。明日復探入。陰察地勢險易。與民情順逆。至木欒窰。把總蘇成民率兵迎之。乃偕出。就輿歸。是歲山中民無通賊者。交山饒材木。異時居民歲采伐。設廠山口。通商販。康熙初。爲文水民所訟。禁不

得立廠。商人多趨文水。山民重困。益去爲盜。君白大吏。復聽民立廠。交易如故。不一月。流民復業者數百家。是年八月。充鄉試同考官。而蘇家崖礦盜起。衆至二千。君還縣。或請急發兵捕之。君曰。此饑民逐利。非有刼殺人罪也。吾尙計散之。但發票數紙。令廣買糧草。賊謂兵且大舉。尋散去。捕得數人置之法。未幾。交山賊楊芳林芳清等。刼汾陽劉氏。傷數人。火其居。官兵至。乃卻。九年正月。君入山勸農。有惠崇德者。故從姜瓖反。瓖敗亡命。至是跪馬前自首。願效死。君好語撫之。爲易名重生。明日至惠家莊。宿重生家。詢二楊所在得實。又明日大饗山中民。命二卒立禽二楊。至杖二十繫之。而密遣數卒。從開道械。二楊入城。時山民數百皆賊黨。愕視不知所爲。徐命酒徧飲山中民。度二楊行既遠。乃整伍出山去。及暮行八十里。賊渠任國鉉鍾斗等。糾衆尾君。聲言欲奪二楊。君整伍反。賊懼。還走入山。頃之有陝西叛弁黃某。部衆二百餘。入葫蘆川。與任國鉉鍾斗合。葫蘆莊者。有東西兩川。四山環之。最險隘。賊分踞其中。黃弁至。共刼汾陽朱氏羊萬頭。日殺羊饗衆。圖起事。君欲以計間之。遣山民持書一函。時共會飲。付斗國鉉。黃弁得書。先發視。則大驚。遽起立。大罵斗國鉉。卽率衆馳馬出山去。先是君請於太原副將朱龍。調守備祖光顯。率兵三百屯交城東關。至是將入山搽盜。城中父老請緩師。先往說之。時國鉉已失

黃弁甚恐。率屬千餘詣縣自訴。無反狀。願就撫。乃罷兵還太原。靜樂李宗盛者。踞周洪山爲盜主。畜兵馬糧草甚盛。九年春。遣其黨趙應龍等。劫清源溫氏。遇教官李開秀殺之。君聞。令練總率鄉兵要其歸。困之馬鞍山。已而逸去。復劫汾陽劉氏爲官兵所敗。於是君購賊葫蘆州。獲三人。訊之。得應龍劫汾陽狀。乃遣惠重生入山。說國鉉等。謂官兵且剿葫蘆川。若能得趙應龍以獻者。可脫罪。國鉉信之。致書李宗盛。給應龍至。縛之付重生詣縣獄。應恨爲它盜所賣。乃盡發諸盜陰謀。謂欲靖盜。非先除宗盛不可。且爲君畫計。君乃械應龍赴太原。而自往剿宗盛。調寧武協兵三百。自北入。而太原協兵。聲言自東入。令把總蘇成甫率兵自南入。駐兵惠家莊。君繼之。別遣重生往說國鉉等。俾毋動。羣盜見官兵勢盛。皆洵懼。又聞所購止宗盛。率白保。莫爲用。宗盛窮蹙。挾數十騎西南走。成甫追及之。縛以獻。宗盛既禽。賊黨益渙。兩葫蘆賊日夜爲備。且謀劫縣城。君乃從容治文書。行鄉飲酒禮。與諸僚友登山燕飲。泛舟城南湖爲歡樂。賊備少弛。以城中民多爲賊耳目。禁不得入山。兩葫蘆去縣治百六十里。近葫蘆口三十里有廢堡。曰靖安。崇禎間築以屯兵者也。順治初廢。君言於大吏復之。十年秋。鳩工兵興築。會總督奉廷旨。以交山盜屢發。宜酌調官兵。剿殺淨盡。君至太原。言於上官曰。交山有名劇盜。不過十餘人。其它

率烏合。一聞剿殺淨盡之語。竊恐山中向化之民。畏罪自疑。反甘爲賊用。今靖安堡初復。但請協兵三百。統以守備。以駐防爲名。刻期入山。賊可一戰禽也。從之。冬十月。君自太原偕守備姚順。率兵至縣。期十三日進屯。初八日大閱。明日大享賓。夜半席未散。君起上馬出南門。則姚順。蘇成甫已統兵集門外矣。旣會師。令疾驅之。未五鼓行四十里。至水泉灘。飲犒畢。始語順等曰。此行也。奉詔討交山賊。非爲駐防來。少遲且得罪。遂令百總王國振。率騎兵五十。步兵百。由西治川進襲東葫蘆。蘇成甫統兵二百。襲西葫蘆。君偕順率兵四百。進駐東坡底。語順等曰。賊謂吾由堡進兵。近堡以東必設備。今由間道得至此。此地爲兩葫蘆要道。據此則東西之援絕矣。國鉉等初聞姚順。刻期進堡。各戒嚴。計分其黨。僞就撫以餌順。及期遣賊至堡迎順。旣至寂然。賊大驚。疾走還。大呼官兵入山矣。兩葫蘆賊聞兵至。皆走上三座崖。三座崖者。居兩葫蘆中間。勢陡削。賊傳語山中民。官兵至且屠山。急上崖可免。從之者千餘人。君帥兵進。前鋒報曰。滿山皆盜。君令安營止宿。明日令人至崖下。語崖上人曰。官謂汝等皆良民。毋爲賊脅。官且按戶稽丁。不在者卽以賊論。至日中。衆稍稍去。及暮在者約二百餘人。君曰。此眞賊矣。然賊踞險。吾兵仰攻必多傷。賊乏食且走。禽之易矣。乃分兵爲四。要賊去路。君收軍駐橫嶺。已而崖山賊果走。

伏兵起。禽獲頗衆。君復益兵進獨石河。入爛圍山。而永寧盜馮養成。知葫蘆賊勢不敵。糾衆來援。官兵大敗之。餘賊多逃入鄰境。君馳報太原府。發諸縣兵夾剿。而已收兵駐獨石。縱諸降賊質其妻子。俾捕他盜以自贖。已而他盜先後俱就獲。生得者二十二人。其餘或降或自剄。入山旬有六日。交山盜悉平。乃召山中民。始終不作賊者三十七家。賚以羊酒。立爲約。查其素不與盜役者。千四百三十家。編其籍入都圖。自後交山無賊患。初君患山中路深阻。命山中民都具一圖。圖列山溝徑邃。鱗比爲大圖。日召山中父老。詢其曲折。注圖間。以次及永寧靜樂所隸諸山。較若指掌。每得賊。善遇之。詰以諸賊去來蹤跡。益悉。以故所向。輒得賊。其在上官前。預設方略。無不酬。而太原知府周令樹。策君必能辦賊。上官深倚之。未嘗拘以文法。卒能成功。軍中賞賚。悉出私財。班師日。鄉大夫斂金五百爲犒。卻之。治交城五年。百廢具舉。諭平賊功。徵入爲戶部主事。以母憂歸。然交城素稱難治。治交城之積盜爲尤難。君能深謀異算。措置裕如。剿之撫之。不數月而交山無盜患。可謂盡治盜之能事矣。

甯都令抗賊不屈

宋君（必達）字其在。湖北黃州人。順治八年進士。知甯都時。經寇亂。民多遷徙。地不治。乃請蠲

逋以來之。貸以半穀。甫二歲。田盡闢。縣瀕河。夏雨水暴漲。城且沒。言禱於神。水落乃按故道。灌之。自是無水患。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反。自福建出攻江西。羣盜多嚮應。甯都故有二城。南民北兵。君曰。古有團練保甲。義勇忠弩社。民皆可兵也。王文成破宸濠。嘗用之矣。遂以其法訓練。得義勇八千。及盜前鋒薄城下。營將劉某邀君計事。曰。人衆食乏。奈何。君曰。人臣之義。有死無二。賊本烏合。掩其始至。可一鼓破也。劉遂率所部進。少却。君以義勇橫擊之。盜奔。已復率衆來攻。君嬰城守。會援軍至。圍解。或謂巡撫縣砦堡多。從賊請擊之。巡撫已發兵。君刺血上書爭之。乃止。事定。尋以誑誤去。道出豫章。爲盜所得。脅之降。大罵不屈。繫旬餘。夜半有甯都民數十人。持兵踰垣入。擁以去。得脫。既歸里。時江督董衛國。已移鎮湖廣。見之歎曰。是死守孤城者耶。吾爲君咨部。還故職。且以軍功叙。君遜謝再三。既而語人曰。故吏如棄婦。忍自媒乎。褐衣蔬食。終其身。甯都民歲時祀之。

皖撫請行溝田法以裕民

靳公諱輔。字紫垣。遼陽人。隸漢軍鑲黃旗。順治九年。由官學生考授國史院編修。改中書。累遷郎中。右通政。康熙二年。擢國史院學士。改內閣學士。十年。巡撫安徽。皖屬頻旱。民多流亡。公撫

卹招徠。復業數千戶。奏臨淮靈璧二縣。虛報開墾田四千六百餘頃。請免其賦。從之。又言爲政首在足民。足民有道。在因民之力。而教以生財之方。大江以北。如鳳陽等屬。盡失溝洫之舊。一遇水旱。卽成石田。今欲足民。莫如力行溝田之法。溝田者。古井田遺意也。然井田法制繁重。溝田但鑿一溝。修浚甚易。其法以十畝爲一畦。二十畦爲一溝。以地三畝有奇。爲二十畦中之經界。二十畝之外。圍以深溝。溝道廣丈八尺。溝廣丈二尺。深七尺五寸。開溝之土。卽累溝道上。使溝道高於田五尺。溝低於田七尺五寸。視溝道深一丈二尺五寸。溝則以田內之水。車入溝中。旱則以溝中之水。車灌田內。溝田一行。其利有四。水旱不虞。一也。溝洫通而水有所洩。下流不憂驟漲。二也。財賦有所出。三也。經界旣正。無隱占包賠之弊。四也。疏入下部議行。

邱寺副理刑民無冤死

清朝野史云。山陽邱公象昇。官止大理寺寺副。仕雖不大顯。而其亭平鉤考。頗有足述。蓋亦清朝刑官之表表者。吳三桂反。有逃人來歸。吏以叛逆論。事下三法司。公執定律議。減罪二等。江南所上獄。有大盜支家科在逃。而其黨五十人皆議斬。公閱卷太息曰。烏有盜首未獲。而從皆決。是屬豈無冤乎。明日昌言於三法司。三法司不能難。遂緩死。時長安爲之語曰。邱公爲理。民

無冤死。旗人有與父異而居。鄰人通其後母者。其父病不能制。憤曰。兒代我斬淫人。旗人受命。殺二淫於牀。自歸有司。論以大逆。法司奏當。公爭之曰。春秋書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夫絕不爲親。卽凡人耳。方諸古義。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以逆論也。子思子曰。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旗人從父命。殺父讐。自拘司敗。而以大逆論之。無乃非春秋之義乎。遂以兩議上。詔從末減。大學士高陽李文勤公曰。朝廷須用有經術士。諒哉。

蠹吏弄權置重典

清朝野史云。潘某者。忘其名。清順治初。京師大猾也。祖若父世爲部吏。明亡。悉收部中例案。藏於家。滿清入關。百度草創。糾紛不可理。羣吏皆束手。潘以故得劫持上下爲奸。疆臣日輦金其門。富至累巨萬。初潘窟穴於吏部。久之。諸部吏皆歸之。奉爲宗主。由是日益發舒。起大宅京師園林。邸第擬於王公。兩廊下如六部例。分置各房。榜曰某部某部。凡來關說某某事者。則入某房。而潘總其成。朝政交部議者。非盈其欲壑不得直。且遭嚴譴。家藏僞章。文書下行直省。多潛易之。奉行者莫辨焉。又招納豪猾亡命之徒爲之耳目。有不慊意。輒暗殺之。莫得主名。內外大吏皆憚之。無有敢舉發者。已而流聞禁中。清世祖以問大學士陳名夏。名夏不敢以實對。世祖

震怒。命步軍統領逮之。發交刑部治罪。盡得其奸狀。爰書上。立置重典。並逮其羽黨數十人。治罪有差。京師爲之肅然。籍其家。得內外大吏交通文書兩巨篋。吏不敢匿。以聞。世祖不欲深治。詔焚之。翌日。世祖幸南書房。謂某翰林曰。潘一小吏。治之甚易。名夏輩何局促乃爾。某翰林對曰。潘耳目多。聲氣廣。恐朝廷未必盡治。言之或爲百口累。世祖微哂曰。汝告名夏。今得安枕矣。後數舉以戒廷臣。

蘇撫遺愛在民

清朝野史云。順治十六年。海寇作亂。蘇郡有駐防兵來守。將軍祖大壽。圈封民居以爲駐防之所。號大營兵。自婁門至桃花塢寶城橋而止。獨不及後板廠一隅。緣後板廠有李灌溪。曾任前明兵備。時祖爲徵員。有事當刑。幕友勸李解救。李適擲色曰。此人有福。當得全紅。一舉而得六紅。遂救之得免。祖故以此報之也。康熙三年。撫軍韓心康。奏請以駐防兵移至京口。去之日。恐兵有變。預與將軍謀。先備船於城外。令兵一時盡行出城。不得停留一刻。違者斬首。蓋當時民間有借兵銀者。償之無已。名曰滿債。韓深知其意。預令欠戶遠逃。貼撫軍封條於門。兵來索價。見之舍去。民賴以安。吳人感其德。立祠於虎邱半塘。今韓公祠是也。公撫吳時年未三十。俗呼

爲小韓都堂

李太守

池北偶談云。近日廉吏以松江知府李正華爲第一。正華貢生獻縣人。予鄉李御史（森先）按下江。誅鉅豪。右有海忠介之風。中讒被逮。吳民號泣攀送者數萬人。旣登舟。僚屬皆在。相視揮涕。正華最後至。携一酒瓢。滿酌送侍御。慷慨言曰。吾曹期不愧天日。不愧朝廷。不愧百姓耳。成敗利鈍。造物司之。公今日之行。榮於登仙。諸君何至作楚囚相對耶。侍御掀髯大笑。諸君改容謝之。後以考成不及格。鐫級去。行之日。囊無一錢。松江人醵金數百。強投舟中。復人製一衣。獻之。凡數千領。正華一無所受。松人走白巡撫。中丞下檄。使受之。移書慰勉。乃量受爲行李之費。旣歸家。騎一驢。往來田間。歲一至郡城。南鼎甫（廷鉉）官河間時。與之往還甚稔。予過獻。問其所居。在縣西門。數椽。僅蔽風雨云。

富川劉縣令死節

池北偶談云。劉欽鄰。字鄰哉。號江屏。其先江右人。籍揚州之儀真。順治庚子。舉人。辛丑。進士。筮仕廣西富川知縣。甲寅。賊陷富川。劉不屈死之。兩廣總督疏聞。得旨。劉某忠憤死節。深爲可憫。

應得卹典。從優議奏。予在揚州時。劉初釋褐。識其人恂恂儒素。而大節如此。可敬亦可哀也。適見徐御史敬庵【旭齡】疏云。「守土者必有城存與存。城亡與亡之義。然後可以克大敵。今賊來則以請兵救援而出。賊退又以隨兵進剿而入。守令逃竄。而委責任於將弁。將弁怠弛。而望恢復於禁旅。又云。國家深仁厚澤。培養臣工三十餘年。承平日久。文武燕安。綢繆牖戶之計不深。故捐軀殉國之志不決。昔安史之亂。杲卿力殉河北。改十七郡皆歸朝廷。淮蔡之平。裴度誓不與賊俱生。不浹月而掃清巨寇。臣就目前事勢而論。立欲削平僭逆。必先振刷紀綱。云云。眞藥石之言也。

楊以齋奏疏關天下大計

池北偶談云。海寧楊以齋（雍正）通政。予同年進士。知高安縣。入爲給事中。初上諫獵疏。世祖皇帝震怒。親幸南海子。召九卿以下至。晾鷹臺。然後召楊入。諭以安不忘危之意。責以沽名天威甚嚴。衆皆爲危懼。然世祖實獎其敢言。有意用之。康熙初。彗星見。上天變修省疏。廷議遣滿洲大臣巡方。上疏止之。凡所論奏。皆關天下大計。給事中舊司封駁。久廢不行。楊獨行之。直聲震一時。本朝諫官。當以以齋爲第一。御史當以李琳枝（森先）爲第一。銓曹當以王東臬（伯

勉爲第一。天下公論如此。

徐典史訓子捐夙嫌

池北偶談云。宣城徐翁。尙書元太父。官浙江。某縣典史。偶以言忤。巡按御史。受辱朴責。羞憤自免。歸時尙書與弟通政元氣。皆失學。翁每流涕。忽忽不樂。尙書兄弟跪請其故。曰。爾兄弟皆廢學。吾無後矣。因述受朴直指事。復流涕不已。尙書兄弟曰。兒輩不類。自今願力學以慰大人。心願勿悲也。乃發憤下帷。兄弟相繼登第。尙書卽選得某府推官。卽直指之家也。心私喜得報父怨。瀕行置酒。戚友畢集。候翁出稱觴。翁稱疾。堅臥不起。尙書入跪問故。且言此行冀得報夙怨。何反不樂爲。翁曰。此吾所以病也。吾爲小吏。當日誠不爲無過。但直指稍過當耳。且緣渠朴責。激而罷歸教子。以有今日。則直指乃吾恩人。非仇也。汝思報怨。吾所以病。汝往當以吾言開詳告之。盡捐夙嫌。是吾子也。否則非吾子也。尙書唯唯。翁乃起。盡歡而罷。時直指久失職家居。聞尙書來。恐甚。郊迎盡禮。尙書首述父命。誓無芥蒂。自是情好甚洽。後翁躋大臺。三子皆成進士。兩登九列焉。此與蔡確父黃裳瀕死。屬其子必報陳氏。確旣登政路。遂以事置恭公子。世儒極典。賢不肖不啻霄壤矣。

王方伯廉介不苟

池北偶談云。王庭字言遠。嘉興人。順治己丑進士。初仕爲廣州府知府。歷官山西布政使。廉介不苟。所至以清惠稱。罷官歸。足跡不入城市。常衣布袍。行田間。人不知其一二品大僚也。年踰八十。乃卒。五言詩清真古澹。有陶韋風。與石湖邢昉相上下。足稱逸品。

陳太守請誅左道

池北偶談云。陳龍巖福建晉江舉人。累官江甯知府。居官以清介聞。隨州妖人朱方旦。左道蠱惑四方。督撫藩臬所至郊迎。爲立書院。至金陵。總督某公方延之衙署。忽轅門傳鼓聲甚急。遣問之。陳立轅門外直對云。無餘事。知府某。以朱方旦左道惑衆。來請發下。鞠審正法。以安地方耳。制府雖怒其戇。然素知其廉幹。亦不罪也。後陳卒於任。總督于成龍親弔哭之。

圖舍人之厚德

勸戒錄云。刑部尙書諾敏公。嘗言其先德圖文襄公。海器識沈毅。好讀書。將略由天授。不居故常。初爲中書舍人。世祖幸南苑。圖海公負寶以從。上見其舉止嚴重。立授內閣學士。不數年。洊至大學士。及康熙初。西征受鉞。果建大勛。既定平涼。軍中論功。取諸將偏裨士卒記功牌報部。

記過牌悉聚焚之。不以語人。其厚德如此。吾子孫當世守勿替也。

廉吏愛民如子

李君名疇。字伯若。湖北孝感人。順治九年。以貢生知將樂縣。始至拜龜山先生於書院。新其祠。刻先生遺書。召諸生肄業院中。嘗曰。禮讓不興。國何由理。每朔望率僚佐詣觀化亭。爲縣人講鄉約。春秋引鄉飲酒禮。時至邨落間。問民所疾苦。牧豎婦女。皆環集導之以善。肫然如家人。期月。縣人悉向化。境內無賊盜。訟庭稀鞭扑聲。初至官與家人約曰。在官俸金外。皆贓也。不可以絲毫累我。官廨有桂二株。方花開。君指之曰。此亦官物也。擅折者必治之。自是家人不敢簪桂花。嘗出郭省歛。從僕摘道旁一桔。顧見之責曰。豈可壞法自汝始。立下馬杖之。命償其值。居三年。上官有索餽者。無以應。遂去官歸。縣中人數萬。焚香擁馬首。行至境上。皆號哭。返家繪像祀之。君性和易。未嘗厲聲色。與僮僕語款款。惟恐傷其意。家居時策蹇驢過戚友家。飲酒微醉。嬉笑而返。宅前有柳數株。時坐其下。與田父角樗蒲爲樂。及卒。貧不能具棺。戚友釀金以殮。子孫累日不舉火。至采藜藿以食云。

費將軍不願露布功績

好大喜功。人之恆情。擁兵大員。貪功更甚於儕輩。然亦有不盡然者。清初有撫遠大將軍費武襄公者。以國戚封伯爵。大兵征噶爾丹。既奏凱。衆欲露布揚公績。公不謂然。其奏摺惟言兵至某處迷道。某處敗績。某處絕糧。此行屢蹈危機。皆臣失算之故。今憑藉聖天子洪福。徼倖成功。實非意料所及。云。慕容咎其失體。公曰。天子深居九重。如見策勛太易。必至好大喜功。士卒勞瘁。不可不使上聞之。庶異日無窮兵黷武之患也。人皆攝服。視彼喜功大員。相去又幾何也。

記滿相明珠受寵攬權

明珠字納蘭。於康熙戊午迄戊辰十餘年間。權勢最盛。是時鎮定三藩。干戈將靖。明珠爲滿首相。與漢首相杜立德等。同畫贊襄之力。故世祖恩眷頗優。其爲人也。性狡滑。貌慈善。見人輒用甘語柔顏。以鉤探其衷曲。當時爲所籠絡者不鮮。滿臣如佛倫、葛思泰、傅塔臘席珠、漢臣如余國柱、李之芳、熊一瀟等。皆是也。其納賄之鐵證。凡督撫等官出缺。必託人輾轉販賣。滿其慾壑而後止。故督撫等官愈剝削。而小民愈困苦矣。又康熙二十三年。學道報滿後。應升學道之人。率往論價。九卿選擇時。必承明珠之風。任意派缺。缺皆預定。由是學道亦多端取賄。士風文教。爲之墮地矣。顧明珠之貪婪如是。世祖未嘗不知之。曾語珠曰。居官清廉如于成龍者甚少。全

才未易得。但能於性理一書稍加觀覽。則愧怍之處甚多。雖不能全依此書以行。亦宜勉強研求。明晰理義。蓋因其嗜利無厭。故言于成龍以勵之也。惟明珠卒不悟。未幾言官郭琇彈劾之。遂罷大學士職。或曰明珠雖以賄罷。而生平馭下極嚴。以故手操政柄時。凡屬家奴。無敢爲城狐社鼠之行者。其法廣置田產。命諸奴分主之。厚加賞賚。使人人自足。而嚴禁其干預外事。又立主家長一人綜理家政。諸奴有不法者。許主家長立斃杖下。卽幸免而被逐。亦無他人敢容留者。曰伊於明府尙不能存。况他處乎。故其下皆戢戢奉法惟謹。明珠之後嗣。嘗以奕世富豪。爲滿洲世家冠。至裔孫成安。因忤和坤坐法籍沒。所度珍寶。有爲天府所無者。世人以此事證紅樓夢一書。爲演明珠之家事。則誤矣。蓋成安籍沒時。距明珠執政已及百年。其時代迥不合也。（事略見東華錄）

斬決犯復活

清朝野史云。順治間。山左張公立山。宰開化。有木子雄者。以圖財謀命。擬大辟。已定案待決矣。適張丁艱。卸事。署任爲錢塘縣丞王某。交代時。張缺庫項百餘金。未清。正在措置間。而王索之急。且欲封其行李。張鬻衣裳。售簪珥以足之。始得回籍。去數月。部文下。木子雄依擬正法。王時

尙在署事。遂爲監斬官。張後服闋赴補。得江西鉛山令。到任未幾。有河口鎮民爲竊賊。拒捕傷腦死。張飭捕役嚴緝。遂獲正兇。到案時。張視其貌若素識者。聽其聲絕。類開化土音。問其姓名。爲李雄。疑而盤詰之。卽從前圖財謀命之木子雄也。張大驚曰。聞汝已正法矣。何爲尙在。子雄仰視。識其卽從前之承審官。因不敢隱。具言昔處斬時。正在黑夜。刀適中頸骨。身雖仆而首不殊。頸痛幾絕。比醒。則四周絕無一人。因力掙。綁索斷。逾城而遁。逃至江西。改姓爲李。作偷兒。以度朝夕。今又以拒捕破案。死復何言。張驗其腦後刀痕宛然。詢知監斬者卽署事之王丞。念及前怨。遂以子雄昔日刑後脫逃。及今拒捕殺人事。通詳上憲。江西巡撫。移咨浙江查之。浙撫大駭。行提昔日監斬及用刑之人。至省嚴鞫。時王丞已陞令江南。離任至浙。訊得開化縣中向未戮人。無善於行刑者。當夜子雄正法時。刀砍而仆。疑其已死。遂用蘆席掩覆之。俟天曉然後收殮。詎次日屍已不見。不敢揚聲。竟以業已處斬具報。不料其逃至江西。復因他案敗露。及於前事也。撫臺又咨提天雄之浙。令其親族認識之。果是。復再三研訊。目刑之人。並無賄縱情弊。案遂以定。子雄仍解回江西結案。而王丞與用刑之人。咸獲重譴焉。

彭俠士澤及枯骸

清朝野史云。南昌彭佑字詡庵。清初俠士也。力田養親。且耕且讀。年四十。父母歿。始有四方之志。才略過人。諸大帥爭致之幕府。而名績尤著於粵東。時三藩逆亂。君與寧都魏際瑞以策干平南王。不合。遂遊諸方面間。而制府金公光祖雅重焉。劉進忠。官兵合圍潮州。議繞營掘濠。而近營塚數百。居民洵懼。君詢知其俗多深葬。遂獻議濠寬上狹下如釜形。斜深丈許。卽無傷墓中骨。金公稱善。因屬役於君。民大喜。未幾城遂下。海寇趙子龍犯肇慶。欲招之降。而難其人。強君往。至則露刃相向。君屹然注視良久曰。若非濠半街某乎。趙免胄涕泣。立解甲歸順。始趙居廣城。衆辱之於市。君解之。與白金爲生計。故一見而屈云。金公將上功用。君攝監司。君拂袖行。抵廣州。傅忠烈公以書幣迎。謝曰。公惟抗直輕信人。勿蹈賊計。吾二親未葬。子幼。不復來分憂矣。已而傅公果中詭計。入賊營遇害。君在軍。諸公所遺白金隨手散。至家解裝。僅買屋兩楹。田數十畝。而葬四世十喪。餘皆以恤族嫻朋友之貧者。考其時江右多節義之士。如君之濟難履險。功成不居。蓋又視坐談策略者加一等焉。

李侍御視擒段大猺

清朝野史云。山左李侍御望石。初名立。其選庶常也。世祖舉御筆改名贊元。後以監察御史出

按楚時鄂渚有大猾段世昌。稔惡萬端。而神謀四達。前臺使莫能誰何。李至。佯置不問。一日。餞客江干。已微醉。從一尉一僮。夜往叩門。世昌倉皇趨出。徑前手繫之。命尉牽其頸。踏月還署。卽置之獄。遠近顯要爲之求解者。書牘盈案。李概不發。立杖殺之。當世昌入獄時。語其家人曰。我少時見一道人。能知未來事。詢以終身。道人曰。他日所遇。非桃非杏。非坐非行。卽祿盡時也。今按君姓名適符。尙欲覲生乎。

任辰旦之治績

上海縣令任辰旦。字干之。浙江蕭山人。清苦自勵。敏於聽斷。民家失火。方大風。君至。拜伏泥中。祝曰。天欲吾長是方耶。請滅火。不然。吾有謝去耳。傾之風愈甚。而火遽熄。異時縣徵漕。追逮纍纍。敲扑無虛日。君削木爲版。有應逮者。書其姓名。使都亭長召之。卽應期至。於是爭先輸納。嘗詣倉。隸人曳箠者。徒手至。呼杖。則寄箠於中途。酒家知其不常用也。吳淞江黃龍浦。爲入海要道。去浦口三里。先建閘。資蓄泄。尋圯。巡撫慕天顏檄縣修治。故事。修閘必築壩。竭水。費不貲。君募浙匠。倣浙地爲梁法。度基廣狹。約丈尺。伐石識石甲乙。下之水。使善泅者厝之。悉中程。卽故址。疊石爲門。廣左右護隄。束水就閘。十月而工成。民不病役。上海沒水田六千餘畝。賦額未除。

輸者率破家。前官屢勸虛實買亂。至是以慕公請。得旨覆勸。君喜曰。是吾志也。日往來泥沙中。蓬首垢足。按魚鱗舊冊。履畝丈量。釐其荒者。閱二月。悉白。費皆自辦。俸不足。銀釧棉布償之。籍上得減除額徵有差。康熙十八年。舉博學鴻儒。放還故官。復以良吏薦。入爲工科給事中。論切直。改大理寺丞。母憂歸。以前廷推事。註誤落職。老於家。噫。有良吏黜而不用。俾終老於家。不能展其才。酬其素志。良可慨已。

廬陵令

江南長洲陸君在新。字蔚文。爲人磊落尙氣節。刻苦自勵。順治初爲諸生。躬耕彭山之下。鷄鳴起。然薪爲燭。屬文畢。仰天而嘯。向晨荷鋤出。暮歸讀書。康熙五年。詔以策論取士。君故以經濟自豪。遂得舉。尋除松江教授。巡撫湯公察其廉勤。以卓異薦。是歲江南七府一州諸長吏被薦者。獨君一人。人以此服湯公知人也。詔賜蟒服。遷廬陵知縣。單車就道。每晨起設香案。令贊禮生誦戒石銘四句。已跪而聽之。四拜起。前後治事以爲常。錢穀耗羨。革除殆盡。傍水設五倉。便民輸納。建問苦亭於衙西。朔望坐亭中。訪求民隱。時裹糧攜供具。歷山谷間。見勞苦百姓。軫其災患。而道之於善。修學校。進諸生。考論德藝。如爲教官時。設四門義學。刻孝經小學頒行之。二

十六年江水泛溢。民多溺者。君急出錢募民船往救。身爲倡率。出人洪濤中。全活無算。君之始受事也。前官虧帑盈萬。大吏謂曰。第受之。我等行相助。君以爲信。受之。已而奏銷無所抵。憂甚。遂得咯血疾。臨終北向謝恩。手書教條示民。及寢而卒。初君將赴官。子孔奐在京師。蹙然曰。吾父此行必殉是官矣。亟從之。君數諭使還。涕泣請留。乃止。卒之日。惟孔奐在。鬻書數篋以殮。廬陵人爲罷市三日。會哭者萬餘人。孔奐猶以前事被羈。閱五年始以喪歸。而生產盡沒爲官物矣。廬陵合辭請於官。祀吉州名宦祠。長洲人亦以鄉賢祀之。

無錫吳縣令惠政及民

清代軼聞云。吳留村名興祚。字伯成。其先本浙之山陰人。中順治五年進士。時年十七。其明年卽選江西萍鄉縣知縣。遷山西大甯縣知縣。陞山東沂州府知府。以事鑿級。左補江南無錫縣者十三年。無錫當南北孔道。苦供億。公抵任時。前官虧帑金。罷不得歸者三人。役之在獄者三十餘人。公慨然力爲補苴。請豁。官得歸。役得出獄。僉曰。吳公生我。縣田久不清丈。飛詭隱匿。幣百出。輸役者至破家。公以入官田千餘畝。賣爲役費。民害遂除。康熙八九年水旱洊臻。公爲分鄉賑粥之法。全活無算。蘇州駐防兵回旗。公請令箭於都統。單騎彈壓。有取民一雞者。立笞之。

以故兵過而民不知。政通人和。人民感戴。又有奸人持制府札立取庫金三千兩。吳疑之。詰以數語。其人伏罪。乃告之曰。爾等是極聰明人。故能作此伎倆。若落他人手立斬矣。雖然。看汝狀貌。尙有出息。乃畀以百金縱之去。其他惠政多類此。後數年閩寇日熾。吳解餉由海道至廈門。忽逢盜劫。已而盡還之。盜過船叩頭謝罪曰。公大恩人也。詢之。卽向所持札取庫金者。由是其人獻密計爲內應。將以報吳。時閩浙總督爲姚公啓聖與吳同鄉。商所以滅寇之法。康熙十五年冬八閩旣復。姚上聞。特擢福建按察使。旋陞兩廣總督。留村在無錫。旣膺殊遇。夙駕將行。錫之父老士庶被澤蒙麻者。自縣治以至河干。直達於省城之金閶門。八九十里。號泣攀留。行趾相接。不下數萬人。其搢紳及受知之士。則操舟祖道。肆筵設席。鼓吹喧闐。或有執卮酒以獻於道者。亦連檣數十里。依依不舍。使君爲之泣然。士民之感德如此。公後撫閩平臺一役。厥功尤多。惟作宦四十餘年。位一品。其清貧如故也。因所得祿賜。盡以養戰士遺親故。而居無一塵。囊無贏金。自兩廣還京師。與無錫秦諭德遇於瓜洲。脫粟枯魚。酸寒相對。諭德曰。公貧乃至此乎。明日與別。公喜見眉宇。告諭德曰。適有饌米數十石者。不憂餒矣。見諭德所爲公行狀。從古天挺偉人。樹立勛伐。固無不自清操峻節中來也。

文字之獄

清代軼聞云。滿清承有明糜爛之餘。入主中國。迨闖獻已夷。宏光被虜。天下幾乎大定。明季遺臣義士。猶多樹獨立之幟。揮魯陽之戈。舍生殉義。力圖恢復者。視他代鼎革之際。尤爲慘烈。康熙削平三藩。中原馴伏。然士大夫猶多以逸民自居。慨然存故國之思。康熙以天下初定。不得不以禮貌羅致之。故有博學鴻詞之舉。迨呂曾文字獄興。法網漸密。文人往往以疑似影響之詞。橫受誅戮。至胡中藻獄興。株連無辜。備極慘酷。自此獄興。而比附妖言告訐詩文之事。紛然繼作。御史曹一士特疏論之。謂比年以來。小人不識朝廷誅殛大憝之故。往往挾睚眦之怨。借影響之詞。攻訐詩書。指摘字句。有司見事生風。多方窮鞫。或致波累師生。株連親故。破家亡命。甚可憫也。臣愚以井田封建。不過迂儒之常談。不可以爲生今反古。述懷咏史。不過詞人之習態。不可以爲援古刺今。卽有序跋偶遺紀年。亦或草茅一時失檢。非必果懷悖逆。敢於明布篇章。使以此類悉皆比附妖言。罪當不赦。將使天下告訐不休。士子以文爲戒。殊非國家義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觀於此。則當時清庭之摧殘士氣。及官吏奉行之過當。亦可見矣。

金聖歎之獄

清代軼聞云。吳郡金喟。字聖歎。少有才名。性放誕。出詞罔忌。初補博士弟子員。以歲試文怪誕被黜。明年科試。易名人瑞。就童子試。文宗某拔置第一。仍復儒冠。嘗謂世有才子書六。蓋離騷。莊子史記杜詩及施氏水滸傳。王實甫西廂記也。徧加評語。批論透關。識見精到。謂爲金批。盛行吳下。順治庚子哭廟案。金與焉。聞是獄之興。爲知吳縣事山西任某。以非刑預徵課稅。生員薛爾張等因民忿。鳴鐘擊鼓。入文廟哭泣。諸生不期而至者百餘人。時適清順治帝哀詔至蘇。設幕府堂。撫按率官紳哭臨。諸生旋造府堂進揭帖。而繼至及觀者復有千餘人。羣聲雷動。詈逐任令。撫臣大駭。命執之。卽獲諸生倪用賓等十一人。餘皆星散。旋有教授程邑。參任令六款。而金人瑞十弗見之。訕。又陰指撫臣。撫院朱。性素刻忌。必欲殺金等而後快。遂以恃符抗納。任令比追。遽遭怨謗。致當哀詔初臨日。集衆千百。上驚先帝之靈。但邑令命官。民稱父母。該生等擅敢於哭臨之際。聲言扛打。似此目無法紀。深恐搖動人心等語。密疏具奏。旣上。發欽差大臣。赴江寧公審。獄成。奏覆倪用賓等。於遺詔方到。鳴鐘擊鼓。糾黨千人。倡亂訐告。擬不分首從斬決。妻子財產入官。於是同時死者一十八人。爲倪用賓。沈玘。顧偉業。張韓。來獻琪。丁觀生。朱時若。朱章培。周江。姚剛。徐玠。葉琪。薛爾張。丁子偉。金人瑞。王仲儒。唐堯治。馮郅也。嗚呼。專制國官。

吏之淫威。文網之嚴密。文人苟非韜晦自全。鮮有不遭殺身之慘禍者。况放誕不羈如聖歎哉。當人瑞在獄時。付書於妻曰。殺頭至痛也。籍沒至慘也。而聖歎以無意得之。不亦異乎。金初生一子。請岳仙錫名。判曰。斷牛不解何義。及妻子流寧古塔。居室有斷碑。但存一牛字。其殆有定數耶。

萊州府獄

清代軼聞云。順治辛丑。蘇屬諸生以吳縣令任維初。橫徵虐民。聚衆哭廟。鳴鐘擊鼓於府堂。遂成大獄。至今人多能道之。以此案牽及金聖歎諸人。遂附聖歎以傳也。康熙三十七年戊寅。山東亦有昌邑生員劉範。徐卿。及十學諸生千餘。抱孔子主鳴鐘擊鼓。哭於萊州府門之舉。同一舉動。而知之者寡。則案中無金聖歎其人。人遂不以掛諸齒頰也。此案亦起於縣令無道。與辛丑案相彷彿。惟辛丑案則成大獄。秀才輩大失敗。戊寅案則秀才輩頗吐氣。案情則爲官場所彌縫。爲稍異耳。先是掖縣【萊州府首縣】令管承寵。患胥。濰縣醫士郭欽若。藥之而瘥。遂寵遇之。會管攝濰印。若思有以媚之。擬爲謀卽眞。以濰缺優於掖也。以意告管。且定策雇邑之游民若干。冒爲縉紳。走省城。訴巡撫。陳管德政。乞調繁。管喜其策。而不思此舉實格於例也。遽予

郭三十金。使給晉省者爲旅費。利令智昏。殆此類歟。濰縣樂舞生吳蘇。飲博無賴也。奔走勢利。無所不爲。郭利用之。使約無賴二十餘輩圖此事。曰事成酬匪薄也。吳利其酬。如約行。郭則乾沒三十金。吳等徒步往。又縱博無厭。走七百里。幾於乞食。始達省。而管令已奉筭罷署事。回掖任。前謀不成矣。或洩管令予金數於吳。吳大怒。嗾諸無賴噪郭。毀其門。郭恨之刺骨。謁管令。譖吳反覆。管令怒。授意濰儒學革吳樂舞生。吳被革。仍就童子試。入萊郡。郭又走報管曰。公之不得濰。吳之反覆所致也。今彼既至郡矣。某亟思爲公報之。而拙於謀也。公其教之。管素有心計。偵知吳喜博。遣掖之無賴陳玉秀往誘之。戲而以捕差隨之。博甫交。玉秀大呼。吳負千錢。訶而鬪。役掩執之。詣管。管呼杖。吳大噪。訐郭乾沒及已勞苦狀。管餒。捨之。趨白府。以博徒招盜爲詞。入吳罪。時萊守爲陳士鑛。惑於先入。不察情僞。杖吳二十。荷校通衢。時赴試秀才咸集郡城。莫詳吳之爲人。輒呶呶以辱斯文。尤守。且詬管縱奸噬人。勢已將洶洶。而陳玉秀狐假虎威。輒酒醉攘臂行市上。與諸生遇。卽喃喃詈不休。秀才輩尤惡之。昌邑武生徐卿。辱夫也。與儕輩行。遇陳睥睨過。徐頤指目語輩。儕是卽設計陷吳生者。陳微聞之。大怒。謂何預措大事。而敢指斥我。若逋我博錢欲賴耶。扭之。以屬遊徼者。廩生劉範至。求解不可。同庠十餘生趨府白其寃。守不

卽出。諸生呼聲漸高。守使隸傳聞。隸固陳黨。揮大杖撲諸生。時聚觀者百餘人。咸忿爭。攔隸。鈴木吏厲聲叱逐。諸生聚益衆。大詬於門外。內署閉。諸生狂哭。以頭觸扉。喊聲震天。初守不得志於學。使陸鳴珂。至是頗自危慄。使教官約鄉先生數輩。聚諸生於明倫堂。餽以甘言。怵以官勢。給使和好。管令至。傲睨嬉笑。旁若無人。昌邑教官言事在濰掖。而昌邑人無端被禍。徐卿無罪受辱。當有以處之。鄉先生右諸生。新任濰令某盛氣凌人。欲折諸生。以故含怒。列堦下者近千人。劉範排衆平氣啓白。但求懲玉秀。及府隸。諸生卽奉身退。管不應。而濰令語益諄。堂下怒聲轟發。爭搏雜令。令倉卒走。管亦避退。諸鄉先生皆逡巡遁。惟餘教官數人。勉事彈壓。諸生哭於聖廟。聲聞數里。黠者抱孔子主以出。諸教官大駭。羅跪俯伏不敢動。亦不敢奪。諸生遂擁之行。民亦多哭。從者迎入府。置主於署門。環對長號。守大窘。役皆走散。學使偵知之。方喜守被困。少洩其憾。而是時衆難散。實不可收拾。諸生擊鼓謁學使。學使爲之易試期。亦實縱之以削守勢也。諸生旣犯大吏。謀所以告巡撫者。守因得乘隙夜出。謝學使。而陰令教官携主去。已而學使不直守。責令親杖吏。與玉秀以謝諸生。守猶有難色。旋以衆怒難犯。卒從其說。此則諸鄉先生實心贊翌之功也。於是諸生始就試。夫以一宵小啓釁。而能愧偏守令。侮辱諸生。豈非偏聽。

奸生之爲患哉。或曰。大變暴著。而竟能消弭於無形。是則彌縫之巧也。吁。天下事豈僅此而已耶。

莊廷鑑史稿之獄

結埼亭外集。記莊廷鑑史禍曰。明相國烏程朱文恪公。嘗作明史。舉大濟大法者筆之。已刊行於世。未刊者爲列朝諸臣傳。國變後。朱氏家中落。以稿本質千金於莊廷鑑。廷鑑家故富。因竄名已作刻之。補崇禎一朝事。中多指斥昭代語。歲癸卯。歸安知縣吳之榮罷官。謀以告訐爲功。藉此作起復地。白其事於將軍松魁。魁移巡撫朱昌祚。朱牒督學胡尙衡。廷鑑並納重賂以免。乃稍易指斥語。重刊之。之榮計不行。特購得初刊本上之法司事聞。遣刑部侍郎出讞獄。時廷鑑已死。戮其尸。誅其弟廷鉞。舊禮部侍郎李令哲曾作序。亦伏法。并及其四子。李幼子年十六。法司令其減供一歲。則得免死充軍。對曰。予見父兄死。不忍獨生。卒不易供而死。序中稱舊史朱氏者。指文恪也。之榮素怨南潯富人朱佑明。遂嫁禍。且指其姓名以證。并誅其五子。松魁及幕客程維藩。械赴京師。魁以八議僅削官。維藩戮於燕市。昌祚尙衡。賄讞獄者。委過於初申覆之學官。歸安烏程。兩學官並坐斬。而二人幸免。湖州太守譚希閔。蒞官甫半月。事發。與推官李

煥皆以隱匿罪至絞。濟墅關權貨主事李尙白聞闔門書坊有是書。遣役購之。適書買他出。役坐其鄰一朱姓家少待。及書買返。朱爲判其價。時主事已入京。以購逆書立斬。書買及役斬於杭。鄰朱姓者。因年踰七十免死。偕其妻發極邊。歸安茅元錫方爲朝邑令。與吳之鏞之銘兄弟嘗預參校。悉被戮。時江楚諸名士列名書中者皆死。刻工及鬻書者同日刑。惟海寧查繼佐。仁和陸圻。當獄初起。先首告。謂廷籠慕其名。列之參校中。得脫罪。是獄也。死者七十餘人。婦女並給邊。蓋浙之大吏。及讞獄之侍郎。鑒於松魁。且畏之榮復有言。雖有寃者。不敢奏雪也。之榮卒以此起用。并以所籍朱佑明之產給之。後仕至右僉都。

山陽令批刺

康熙庚戌狀元蔡峴陽啓儼。公車過淮安。謁山陽令邵某。邵其鄉人也。批其名刺云。查明回報。蔡怒而去。至京遂狀元及第。題一絕句於扇。遺邵曰。去冬風雪上長安。舉首誰憐范叔寒。寄語山陽賢令尹。查名須向榜頭看。蔡後官春坊中允。

濰縣令之清操

河南侯戶部抒懷。順治壬辰進士。令濰縣時。清操絕人。大賈郭某陷於訟。薦紳爲之請者以十

數侯閉閣不與通。同年某方守萊州。移書懲責侯。佯爲莫解。復曰：濫等作吏曠職懷慚。苟有可以報朝廷愛百姓者。教之敢不惟命。守意沮。方抒慄出宰。其兄抒憚語之曰：吾家世清白。若以一錢歸。吾不復弟視若矣。故懷以清節特聞。兄之教也。見田雯古懽堂集。

戴名世南山集之獄

東華錄載康熙五十年十月。都察院左都御史趙申喬疏參編修戴名世。妄竊文名。恃才放蕩。前爲諸生時。私刻文集。肆口游談。倒置是非。語多狂悖。今質恩遇。叨到巍科。猶不追悔前非。焚削書板。似此狂誕之徒。其容濫廁清華。旨下該部嚴察審明具奏。康熙五十一年正月。刑部題察審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子遺錄內有大逆等語。應卽行凌遲。已故方孝標所著滇黔紀聞。亦有大逆等語。應判其屍骸。汪灝方苞爲名世作序。俱應立斬。方正玉尤雲鶚聞拿自首。應發往寧古塔安插。編修劉巖雖不曾作序。然不將書首出。亦應革職。又兩江總督噶禮疏劾巡撫張伯行。以刑部行提戴名世案內作南山集序之進士方苞。向係伯行好友。意不差一官一役。提拿。日南山集刻板。方苞收藏蘇州書肆。印行三千餘部。伯行豈曰不知。乃並不追問。應予以背恩黨惡之罪。又載是年二月刑部審擬戴名世一案。請旨上諭戴名世寬免凌遲。着卽處斬。方

登蟬。方雲旅。方世燦。俱免死。並妻子發黑龍江。此案干連人犯。俱免罪入旂云云。但此案雖發之戴氏。然非方氏先有滇黔紀聞之書。爲戴氏所見。則戴氏之書。可以無作。考方孝標名（玄成）。後避諱以字行。別號樓岡。順治丙戌舉人。己丑進士。改庶吉士。歷任內宏文院侍讀學士。兩充會試同考官。順治十一年。詔舉詞臣之品學兼優者十一人。侍帷幄備顧問。世祖章皇帝親選其七。玄成與焉。明年舉行經筵講官。例用閣部大臣。孝標以學士被簡用。稱異數。世祖嘗呼樓岡而不名。十四年丁酉爲江南鄉試獄起。並累父母兄弟妻子併流寧古塔。居二年。世祖每見方孝標舊講章。必稱曰才人。以子嘉貞上書訟寃。故詹事拱乾。學士孝標。祖孫父子。乃得釋歸。至康熙十二年。有所親某官貴州貴陽府。孝標夙慕滇黔山水。乃往訪所親。藉資遊覽。彼處風景未幾。吳三桂反滇中。黔撫叛附。凡外間遊客之在雲貴者。均被拘留。孝標乃佯狂乘間逸去。剃髮爲僧。名方空。問道奔湖南衡州。歸至江寧。乃追記在滇黔時所見所聞。與明季國初以來時事。並及桂王時事。刊入生平所撰鈍齋文集中。書中亦僅有永歷等年號。刊集時失察。未及刪除。其書當時約有流布。此孝標晚年著此書之原委也。時邑人戴名世亦與孝標晚年相接。名世字田有。號褐夫。別號憂菴。早年聰穎。才思豔發。好讀左氏太史公書。尤留心有明一

代史事網羅放失。時訪明季遺老。考求故事。兼訪求明季野史。參互考訂。以冀後來成書。仿太史公之意。藏之名山。嘗見方氏所撰滇黔紀聞之書。並取掣支所言考之。以證其同異。然而學士考據。頗爲確核。並掇拾舊聞。編輯成帙。以爲文獻可徵。留示後世。蓋彼所有歷年幕囊。存於友人趙良治所。趙爲買田五十畝。屋一區。於故里南山岡。以四十一年壬午冬。由江寧卜居於此。時其門人尤雲鄂。生平所鈔戴氏文百餘首。爲之付梓。因卜居南山岡。卽以南山集命名。至五十年辛卯冬十月丁卯。爲左都御史武進趙申喬所奏參。而興此大獄也。蓋當順治康熙之間。凡明季遺老。及當時文人著述。凡有涉明季三藩之事及年號者。均有干厲禁。戴名世南山集與余生書。中間有弘光之帝南京一段。實非本朝臣子所宜言。故大千厲禁。至子遺錄。只記明季桐城被兵始末。並無一語有干國朝忌諱。亦不過有弘光年號耳。所以王源、汪灝、方正玉。只爲作子遺錄序牽連。王源時已故。免議。汪灝、方正玉。亦得先後蒙赦也。又乾隆四年詔修明史成。又數年高宗純皇帝復特諭。甲申以後。存福王年號。丙申以後。存唐王年號。戊子以後。存桂王年號。改修明史。已公然教後人修史神而明之之至意。實隱與方戴兩家之書。有載三藩年號之意義相合云。總之處於帝制淫威之下。微特言論不能自由。卽有一字之犯諱。亦千例

禁而議處。而戴名世南山集。摘瑕求疵。疏虞失察之處。在所難免。故當世士大夫。凡關於明代之信史紀錄。皆捫口結舌。不敢形諸筆端。而上陳史館。蓋恐蹈前轍。而再興文字之獄也。噫。良可慨也。

浙督李之芳治績

李公之芳。字鄴園。山東武定人。順治四年進士。任金華府推官。居五年。郡無滯獄。入爲刑部主事。累遷郎中。會六部裁啓心郎。屬公總理十四司。覆奏事宜。聲績大起。十五年擢御史。疏陳各省錢糧私簽民解之害。又言州縣路當孔道。迎送往來。有曠官守。請嚴飭禁止。皆從之。十六年疏劾廣督李棲鳳。以失守城池之郭光祖。委署左江道。以私罪奪職之推官季奔。聲復原任。敕部議處如例。十七年出按山西。甫半載。墨吏皆解綬去。康熙五年。巡視兩浙鹽政。八年內大臣鼇拜獲罪拘禁。大學士班布爾善。以結黨行私。任意票擬伏誅。公疏請飭大學士等。均內直票擬。公同候旨。杜任意更改之弊。從之。又言自順治十八年以後。督撫多夤緣而得。有所恃以無恐。勒索屬員。朘剝百姓。根深蒂固。惟其意所欲爲。自與受同罪之法。嚴無敢糾。督撫之貪者與者不認。則言者涉虛。卽確然有據。亦不能執其人而問之矣。有貪之利。無貪之害。彼何憚而不

爲耶。乞賜親裁。罷斥溺職督撫。吏治庶有起色。於是直省督撫降黜休致者數人。九年八月內陞。命支四品俸。仍任御史。十一年超拜左副都御史。疏言吏治之敝。在文法太密。方面有司。嘗有在任三兩年。而罰俸至二三十年者。夫俸薄尙恐不足養廉。况積年無俸。能責其潔已愛民乎。且例之所在。不問賢不肖。但繩之以法。雖廉能卓著。遇細故亦多罣誤以去。賢者不可多得。來者不必盡賢。徒病民而使權歸胥吏。焉用之。請除去繁苛。求實效。疏並下所司議行。侃侃審。聖祖呼爲眞御史。會巡鹽御史杭奇常錫允以詐贓爲商人控告。命公赴浙察審得實。並論。統。擢吏部右侍郎。十二年夏。命以兵部侍郎。總督浙江軍務。洩事甫兩月。吳三桂反雲南。公檄。總兵李榮。副將王廷梅。牟大寅。陳世凱。鮑虎等。分道禦賊。又請調江南漢官兵。駐閩浙交界處。並發江西重兵守鉛山玉山。以壯聲援。當是時賊由常山陷開化壽昌淳安。由處州犯義烏浦。江東陽湯溪龍游。叛鎮祖宏勳陷平陽。踞溫州。尋陷黃岩。犯台州及紹興。集悍卒數萬窺衢州。公偕平南將軍賴塔。率滿兵二千。綠旗兵二千。鄉勇五百。以五月自杭趨衢。時自巡撫以下。僉謂。會城根本地。不當移鎮。公曰。今日事勢所爭。在衢上游。失則全浙動搖。江淮以南。皆不能安枕矣。遂行。七月閩賊大舉攻衢。衆寡不敵。公大閱將士於水亭門。宣布朝廷厚恩。陳說大義。衆感。

泣願決死戰。兵既接。礮聲震地。流丸如雨。左右請少避。公不可。曰今日之事。以兵勝敗爲吾生死。可稍怯耶。督兵遣將併力剿禦。戰無不克。遂收復失地。並敗海寇鄭錦於象山。又敗賊於溫州。賊將詹天樞。遂赴總兵陳世凱軍前降。十八年檄定海總兵牟大寅巡海。斬賊毀船。賊奪氣遁。公念賊平後最急者。無如蠲免及賑卹。疏請豁金衢嚴溫處五郡。十六年以前額賦。部議不可。公上言。卹民以固邦本。裕賦以資國用。兩者並重。然必使有可生之民。而後有可征之賦。浙東被賊蹂躪。民不聊生。不卽予蠲免。則舊逋旣缺。新逋愈積。卽日黜一官。於事無濟。且蠲此不可復征之賦。俾民得休養生息。以供將來之稅。正所以爲國家財賦計也。特詔從公言。貧民陷賊中來歸者。公悉給衣廩。又設淖糜於通衢。賑往來飢民百二十二萬有奇。流移盡復故土。方事之殷。羽檄日數至。人情洵懼。東南數千里。惟視公一人爲安危。孤軍扼險。稽拄三載。卒使浙水以西。無匹馬觶輪。擾及境上。則皆公守二衢力也。公以文臣躬擐甲冑。冒矢石。大小百四十餘戰。所向克捷。雖宿將皆謝不如。而部議敘功。僅及十之一二。前後招降文武僞官六千二百有奇。賊兵十六萬五千五百有奇。中樞敘武職。加至二十九等。銓曹敘有司亦如之。獨以督臣轄全省不敘。再奉諭旨。乃酌加三級。久之授雲騎尉世職。或有言賞不酬庸者。公瞿然曰。凡

此敍錄皆出特恩。雖胙土之榮。不是過也。二十一年秋。還杭州。冬。召爲兵部尙書。入朝。口不言功。有問及者。則曰。天子廟謨。將帥用命。吾何有焉。二十三年。調吏部。飭諸吏坐曹聽行文書。無得與銓事。宿弊一清。明年夏。患癰。詔遣御醫珍視。頒上方珍藥。旣愈。以老疾請。溫旨慰留。二十五年。復請。尋授文華殿大學士。辦理機務。明年春。致政歸。二十七年。乘輿南巡。過德州。公迎謁道左。聖祖垂詢曰。卿尙能乘騎至此耶。賜上尊玉粒。慰勞倍至。里居。凡七年薨。時三十三年十一月也。年七十有三。是日天鼓鳴。大星夜隕。訃聞。上軫悼。賜祭葬。特謚文襄。公初在言路。以謬聞。彈劾貴要無所避。旣督兩浙。沈毅持大體。不輕言笑。而批倉案牘。能曲盡物情。在軍堅守。賊衝有進無退。與諸將軍約。有犯令者。必按法治罪。使知吾輩不縱兵以毒民。則民心固而軍法亦立。將軍然之。未幾。滿兵有犯法者。公升堂發令箭。詣將軍縛兵至。斬之。百姓皆歡躍。舟至富陽。一卒與賣菜傭競爭。鞭之。嗣是滿漢兵莫敢不奉法。以能有成功。入筦部務。嶽嶽無所詭隨。國家有大議。片言擘畫。確不可易。歟。歷中外四十年。以精勤奉職。以恪誠事主。以天下善人君子。得行其志爲愉快。嘗言士大夫立名節。易全名節難。每聞中朝錄一正人。輒喜形於色曰。天下蒼生福也。雍正十年。詔入祀賢良祠。乾隆三十二年。高宗追念公功。所得世職。命世襲罔

替。

陳通政盡節紀略

侯官陳公丹赤。字獻之。順治十七年舉人。授重慶推官。歷權重慶夔州二府有能名。康熙十二年授浙江溫處道。寬海禁。民慶更生。十三年聞耿逆叛於閩。勢張甚。浙東西大震。與永嘉縣知事馬公相與謀曰。溫郡爲浙東門戶。脫有失。如封疆何。吾儕讀聖賢書。誓以死守。脫不濟。義不苟活。約既定。乃繕城堡。練丁壯。爲固守計。人心以安。五月平陽逆弁司定猷倡亂。執總兵蔡朝佐。攻瑞安。海寇乘間肆掠。鄉民爭入城。總兵祖宏勳欲禁之。公曰。城所以衛民也。有民不衛。安用城。命納之。日馳牒乞援。已而賊大至。攻南門甚急。公擐甲登陴。用礮矢殺賊無算。會宏勳有異志。擁兵坐視。與公城守者。惟麾下及鄉丁各數百人而已。越二日。援師至營於江岸。公趣使濟師。宏勳恐。六月初一日。集在城文武官會議於大觀亭。要公計事。左右或沮之。公不顧。策馬竟去。至則慷慨陳說大義。聞者皆感動。一時將弁有自懷中出帛書者。耿逆招宏勳獻城檄也。公大聲曰。吾輩受國厚恩。誓死不貳。此物奚宜至哉。宏勳執公手。好言慰之曰。彼衆我寡。獨不爲闔城生靈計乎。且公閩人也。骨肉墳墓皆在閩。宜熟思。公神色愈峻。麾宏勳手曰。吾知以

死報國耳。不知其他。起裂之。宏動目。千總高魁。持斧擁公出。公罵曰。逆賊汝殺我。朝廷必寸磔汝。魁以斧斷公右臂。遂遇害。永嘉知縣馬璵抗聲曰。擅殺道臣。竟反矣。亦被戕。役林義者。聞變馳而上。持槊大呼。擊傷數人。力竭死。十六年。浙撫上其事。詔下所司議。卹。尋議贈通政使。廕子一夔入監讀書。賜祭葬。三十三年。特賜諡曰忠毅。逾年。敕建雙忠祠於溫州。祀公及馬璵等。三十八年。聖祖南巡。駐蹕杭州。一夔時爲湖州守。迎駕。諭曰。爾父爲國殉難。朕至今憫之。賜御書名垂青史額。一夔守湖州有善政。

郝雪海中丞治績

郝公諱浴。字冰滌。號雪海。直隸定州人。生而機警。有異材。負氣節。棘棘不阿。順治六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八年。遷御史。奉命巡按四川。時流賊張獻忠餘黨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等降附。明桂正朱由榔。居川南寇掠。九年。平西王吳三桂。與都統李國翰。分兵復成都。嘉定。叙州。重慶。駐師綿州。公在保寧。監臨鄉試。可望。文秀等。合衆數萬。薄城。乃遣使告急綿州。逾月。三桂乃發援兵。危城得全。公因陳善後策略。言大兵剿賊。借陝西運餉。道遠餉繁。宜移陝西駐防。屯田成都。並招流民開墾。借結土司。牛種屯耕。一年可抵輸運三年之利。又言賊寇騰山越嶺。蜀中土官

土兵習尙相近。宜簡精銳爲前方。以滿洲驍騎繼其後。疾雷迅霆之下。寇必鳥獸散。上嘉其奏。可採。下部議。部臣以戰守機宜。應由三桂酌籌。寢其議。公又言。土賊投誠。給筭授官。恣行劫掠。爲民害。請嗣後願歸伍者聽。其願爲民者。卽令有司造冊編丁。以資生聚。又請免牛租。除雜派。惟就熟地開徵。俾民賦有定額。疏皆下部議行。又劾奏永甯總兵柏永福。臨陣畏縮。廣元副將胡一鵬。驕悍不法。狀並奪賊逮訊。嗣又疏劾三桂。擁兵觀望。狀且審奏三桂跋扈。狀三桂銜公深。因摘公保甯奏捷疏中。有親冒矢石語。劾公欺罔冒功。吏議革戢逮訊。尋論死。命免死。流徙奉天之尙陽堡。當是時三桂開邸演黔。海內財賦。輦輸軍前者。歲亡慮數百萬計。守令得自辟署。珍貝犀象明珠南金之寶。悉歸私室。羣失職之士。及亡賴多歸之。疆吏攫其鋒者。禍立至。公以一御史。首發其奸。直聲震天下。康熙十二年三桂反。十四年魏公象樞兩疏薦公。才學識兼優。不宜終棄。且曰。臣自愧不如。願以職讓。遂得旨召用。復原官。時陝西提督王輔叛。應三桂公疏言。大兵進剿平涼。宜於西安潼關用重兵屯駐。以待策應。調鄖陽兵攻興安。調河南兵入武關。直取漢中。則逆賊計日可擒。疏下。統兵大臣相機施行。又言。民間納糧多額。外征求致正額反缺。至招買軍需。名爲市易。實則攤派里民。比及發價。官役互相侵扣。又於解餉時多索收餉。

之費。任意遲延。請敕督撫嚴察。又言京通各倉積貯已多。請留山東河南額征。耗米拆銀濟軍需。疏上。並如所請。十六年巡視兩淮鹽課。明年兩遷。至左副都御史。十九年部更新例。凡死罪減等。及軍流人犯。俱發黑龍江。公以天旱民飢。恐遣犯道斃者多。疏陳新例未便。下所司議。惟臧吏照新例行。餘仍舊。又疏言出身非正途者。雖經保薦。不得選科道。又言部院長官。歲終宜舉劾屬吏賢否各一人。以示懲勸。均從之。尋命巡撫廣西。汰冗兵。置戍。停鼓鑄。省郵傳。養士。擇將。通商惠農。瘡痍頓起。復爲故吏請祠。請卹。復賑濟貧生銀米。均從之。聖祖嘗語左右曰。粵西善後。朕早知非郝浴不可也。二十二年卒於位。年六十一。士民奔走巷哭。凡三日。喪歸。燕香送者數千里不絕。語及公。皆霽涕云。初傅公宏烈以軍需移取庫金七萬有奇。米七千餘石。公蒞任。擬以庫項扣抵。及卒。獲印者劾公侵欺。詔遣部郎察審。坐侵銀九萬有奇。吏議奪職。追補特旨。以公清廉免追。用示優卹。廉吏至意。然三桂兇燄方張。公以一書生不揣而與之抗。微世祖保全。則公之元已喪。而骨已朽矣。迺謫公於遠。示薄譴。以稍殺三桂之怒。而緩其反。留公以爲異日股肱之用。其恩誼爲何如哉。

湯司空斌清介與治績

湯文正公斌。號潛庵。字孔伯。又字荆峴。河南睢州人。清初順治九年。應選入二甲。十三年。授翰林。爲明抗節致命諸臣紀實入國史。文事直書。毋少顧忌。閣臣金之厚。馮銓。兩劾之。世祖特召公至南苑。原奏與觀。并溫加慰諭。湯秉筆。曾不因之少屈。是年。詔選翰林。出爲監司。公授嶺北道。當赴任時。僅雇一羸。載僕。被出關去。及移疾受代。衣物了無所增。任潼關道副使時。大兵下滇蜀。關中當孔道。於是嚴保伍。行鄉約。建義倉。立社學。流民復業數千戶。公蒞事精敏。訟無留獄。環禁五十里。聽質者不裹宿糧。常出勘荒。遇雨。止大樹下。民朱欄其樹。以比甘堂。朝邑雷子霖。以理學顯。公治事之暇。時造其廬。以誌景慕。常州守祖進朝。有惠政。落職。公奏留之。錢塘馮山公景。條陳淮揚民困。因萬季野上書。公見書三歎息。語季野致意。且勉立德功。不在徒言也。其禮賢下士。能受盡言如此。十六年。調江西嶺北道。甫三日。清積獄八百有奇。迨撫吳蒞任時。夫人公子皆布衣。行李蕭然如寒士。日惟給菜韭。時滯嶽山積。公就舟中判決。不假寐者六晝夜。且除耗羨。禁私派。清漕政。汰蠹役。行保伍。革鹽商匣費。自總督以下。皆相戒不得受所屬一錢。京朝官奉使過者。不敢有所搜索。所部肅然。蘇松常苦賦重。積捕相仍。而江北諸州縣。又屢被水旱。公以爲民氣未蘇。教化未易行也。乃奏緩蘇松積欠。請分年帶征。從之。有司報湖蕩

有蓮芡。公駁還。吏固以例請。公曰。例自人作。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惠。且蓮芡或不歲熟。一報部。卽爲永額。欲去之得乎。常熟某氏奴。訐告其主。國初時得隆武僞劄。迫主遠遁。欲據其主母。公曰。國家屢更大赦。此草昧事。何足問。而逆奴乃以訐其主乎。焚其劄。斃奴於杖。中外快之。公初赴吳。撫任時。過漁洋邸舍。爲言吳中婦女。好入寺院燒香。首當禁止。公以爲然。在吳遂力行。之。疏毀吳下淫祠。五通五顯劉猛將五方賢聖等廟。恭請上諭。勒石上方山。得諭旨。通行直省。其治績。吳淞十郡兒童婦女皆耳熟焉。立朝之節。同時士大夫多和之。惟受特知於聖祖。而卒困於僉壬。其致怨之由。相構之迹。雖門人子弟。或不能詳也。公巡撫江蘇時。執政明珠有家隸。言事多效。公卿震懾。所至大府常郊迎。過蘇畏公威聲。弗敢調。自監司以下。朝夕候其門。公聞使召之。將命者用故事。以客禮請。從騎數十至轅門。顧謂左右。主人出迎何遲也。久之辟大門。傳呼。大驚窘迫。脫廝輿服被之。入至階下。見公南面坐。乃跪而聽命。公曰。汝主與吾同朝。聞汝來。故以酒飲犒汝。命門卒爲主人。其人慚沮。卽日去蘇。歸訴之。謀致難於公。而公聲績甚焯。彼輩又念公在外無從得事端。難以着手。會東宮出閣讀書。乃爲上言。湯某以理學爲時所崇。輔教太子。非某不稱。上然之。遂以詹事徵。公之內召也。去蘇之日。其夫人乘輿出。有敗絮墮其輿。

前。老少見者爲泣下。比郡士民爭以農器什物塞水陸道不可行。公示諭。吾在外不能爲父老德。往者屢請核減淨糧。並爲廷議阻。今入見天子且面陳之。諄諄開導。始得成行。及至京貧益甚。賃居委巷。禦寒只一羊裘。冬日入朝。衛士識與不識。咸目之曰。此羊裘者。卽湯尙書矣。公生日。薦紳知公絕饋遺。惟製屏爲壽。公辭焉。啓曰。汪琬撰文在上。公命錄以入。仍返其屏。其清介類如此。終爲余相國與執政諸僉壬所傾軋。以至聖眷漸衰。其沒於京邸也。同官唁之。身臥板床上。衣蔽藍絲襖。下著褐色布袴。檢其所遺。惟行笥內俸銀八兩。崑山徐大司寇贖以二十金。乃能成殯。卒諡文正。而生前猶有詆文正爲僞學者。使士大夫人人能如湯之潔已奉公。又何至天下事不可收拾哉。

宋侍郎暮夜拒金

長洲宋公【德直】字右之。登順治十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歷官至戶部右侍郎。龍江關大使。李九宮解銅赴京。圖給門票。以銀四十兩。夤夜餽公私宅。公斥出。立劾之。聖祖嘉公舉首餽遺。不負簡任。議九宮罪褫其職。公河目海口。風度端凝。學殖尤淵博。訥於言。然每議國家大事。必侃侃獨據所見。常邀特允。大軍之平黔滇蜀粵也。所俘獲婦女無數。皆隸旗下。驅之北行。

公疏言婦女何辜。宜聽收贖。一時得贖者約數千人。如脫湯火。民尤德之。

良吏楊朝正

楊朝正。字匡齋。漢軍。讓白旗人。由侍衛出知東昌府。既至。訪民間利病。銳意興革。臨清舊有額外銀米稅。君白巡撫聞於朝。減歸正賦。東昌濬河。向有額夫。率憚役求免。至是改爲均役。有訟者。輒自剖決。未嘗委屬吏。民憚其嚴明。獄事日捐。月朔望。宣講上諭。春秋徧歷郊野。課農桑。歲暮訪高年者。賚之。其賢者尤尊異焉。東阿教諭王璜。事繼母孝。歲荒救飢民數百。監生崔允璧。建橋通濟閘。設兩渡船。君請於布政司。並旌其門。民有蠲金治道者。置酒勞之。由是人爭向義。府治西南地窪下。遇大雨泛溢。五六十里。溺者衆。君自蠲金八百兩。剋大石橋三。治道六十丈。益增隄禦水。水患息。康熙二十四年旱。君宿齋戒除壇。與妻磨麥爲麩作供具。然香籲天曰。若知府有罪。願身受譴。無累百姓。伏壇前。自子及亥。大雨徧四境。明年復旱。發倉平糶。復蠲金糶粥。以食餓人。王璜。崔允璧等。各蠲米數百石爲助。民得不害。卒祀名宦祠。子宗仁。仕至湖廣總督。宗義至河南巡撫。語在名臣傳。良吏有後如此。天之報施原不爽也。

傅知府奏減慶陽賦稅

傅公【宏烈】字仲謀。號竹君。江西進賢人。少負大略。王師定兩廣。以大材應募。康熙二年。遷甘肅慶陽知府。郡自闖逆蹂躪之餘。重以霜雹大疫。民不堪命。公入境告廟。誓掇子遺。安撫流亡。多方措賑。於是巖疆始有起色。郡之寧州安化合水三屬。當明初元將平章。邠國李公思齊橫征加賦。坐困殘黎。三百年未經請減。公特疏入告。通政司以知府無上疏例駁回。公不顧罪戾。復遣吏擊登聞鼓。以積困上達。荷蒙恩諭查蠲。而平涼鞏昌臨洮三府帶徵。均得循例題請。賜免。所謂子產有辭。諸侯賴之也。宜慶人感戴。立祠塑像。而家戶戶祝。永矢勿諼。然公以戍卒倡義。歷官巡撫。宣力廣西。未費公家斗粟寸及。恢復桂林梧州潯地千餘里。厥功尤爲奇偉。亂之初。生。闔門死難。至百四十餘人。功在垂成。誤被賊給。大罵不屈一死。公可謂義烈奇男子也矣。

籠絡漢族之政策

清朝野史云。聖祖在位六十一年間。雖外討內綏。兵威甚盛。然亦知漢族之不可以武治也。乃用儒術以束縛之。計其政策有六。一崇祀孔子。親往釋奠。並飭國子監講求程朱性理之學。以風示漢民。一舉博學鴻詞科。以網羅明季遺民。及奇才傑士。一開館編會典。字典。明史。佩文韻府。淵鑑類函等書。俾士人奉爲準則。一巡游江南。召試名士。藉以覘察民心。一開千歲宴。詔天

下不論滿漢官民。凡年過六十五者。皆得與宴賦詩。以示滿漢一體。一采鄂爾泰奏議。取士復用八股。以牢籠志士。驅策英才。（時八股之廢。且數年矣。滿大學士鄂爾泰奏請復之。有非不知八股爲無用以牢籠志士驅策英才其術莫善於此等語）自是以後。漢族始安。帝業始固。說者謂滿清之命脈。全在於康熙一朝。能以儒術籠絡天下之人心者。非虛語也。

聖祖嚴諭

清朝野史云。康熙某年七月二十三日早朝。內出上諭五六百言。大略謂貪官汙吏。刻剝小民。百端科派。多加火耗。賄賂公行。道府庇而不舉。督撫知而不奏。吏治益壞。盜賊益多。民生益促。皆由督撫納賄徇情所致。許科道各官從公糾舉。拿問得實。督撫定行處死。二輔中堂錯愕跪奏。督撫大臣遽加處死嚴諭。何顏居多官之上。尙須稍假。責其後效。聖祖佛然遽起。至御座後。復命學士傳旨。連聲云。定要處死。遂下。飛行各督撫。蓋督撫最不肖者。皆數公私人也。京師有謠云。若要百姓安。除非殺三南。三南者。江南河南湖南三撫也。（案蘇巡撫順治十七年爲朱國治。康熙元年丁憂。河南巡撫康熙八年。郎廷相十一年。佟鳳彩。湖廣巡撫順治十七年。楊茂勳。十八年。劉兆麒。康熙九年。董國興。十一年。休致）聖祖已微聞之。言官無劾奏者。故上諭嚴

重如此。

奏免昌化浮糧之始末

清朝野史云。廣東昌化縣正賦不及二千。而中有浮糧六百餘兩。蓋自前明成化中山水圯城。附郭膏腴。悉就淪沒。遂有此無徵之額。民間困累百年。至崇禎朝始得懸豁。而本朝定鼎。以明季賦重。悉照萬歷間舊額。於是薄海驩欣。而昌化獨有向隅之歎。康熙間常熟陶紫笥先生【元淳】宰茲邑。屢列狀申大吏請免。最後撰浮糧考一冊。迄不得上聞。垂沒猶以爲憾。令子晚聞太常正靖居言路時。始端牘籲陳。獲邀俞旨。嗚呼賢矣。大凡一命之士。存心利濟。精神氣力之所注。雖時會中梗。必有獲申其志之一朝。然而糝政易滋。神君難覩。循良繼世。往牒尤稀。如陶氏父子。亦可以風型天下矣。

姚撫部仁言利溥

清朝野史云。黃陂姚撫部締虞。康熙十七年。以禮科給事中主考江西。還奏免江西逋賦二百十餘萬。以文字之職。而議及民瘼。竟邀曠典。故事未嘗有也。初憲臣艾元徵請禁科道風聞言事。進言者日少。撫部抗疏請聖祖檢閱世祖朝言官章奏。如何謬譔。今相率以輒熟爲風。恐平

時無以作其敢言之氣。臨事必無肯爲皇上盡忠者。頃之。聖祖御乾清門召諭曰。朕親政以來。諸臣何嘗以言獲罪。對曰。上卽不譴言官。但有此處分條例。諸臣方踟躕畏罪。誰復肯發奸指佞者。聖祖色霽。因曰。人臣論事。當擇其大者遠者。如魏象樞。彈程汝璣。亦是風聞。已而鞫問得實。本朝原未有風聞之禁也。將退。詔以所言宣付史館。尋出撫四川。請罷蜀中采木之役。仁言利溥。撫部之謂矣。

華亭令終於行乞

清朝野史云。粵東陳鑑。字子明。明季貢士也。順治初謁選。得華亭令。爲人略知書。而心術險僻。無所顧忌。又喜訕人。嘗以侵糧褫職下獄。事後仍僦居松郡。士大夫無與往還者。每至。舊役家索飲食。稍不如意。卽訐其陰私。或訟之官。人皆畏而避之。及年老。無以餬口。落拓江湖。不歸故里。夫婦相攜。行乞於道。年八十。竟以餒死。夫以官於本邑。而復丐於本邑。亦爲千古僅見。陳有愛妾曾氏。名眉。字遠山。工韻語。家居秦淮。未隨任所。嘗有寄懷子明一絕云。世態浮雲休更休。春風不暖黑貂裘。歸來共對秦淮月。一點愁心付莫愁。風韻獨絕。有才如此。同甘淪落。爲可傷已。

綠林太守

清朝野史云。清康熙初年有池州太守郭某者。領憑赴任。中途忽被盜劫。家口六十餘人皆殲焉。唯一妻及幼子得生。盜皆據爲己有。并在篋中搜得文憑。遂冒郭名赴省。參調上台。及抵任。政理精明。上下皆愛重之。但徵到錢糧。久不起解。上台詰之。謂錢糧重事。吾必親解。亦不能數數往返。俟數足卽當攜至。如不信遣一吏按驗可也。按之庫。果纍纍皆盈焉。上台極喜。未幾郭守鄉親有往探者。每一人至。則誘入署中殺之。無一人得出。其鄉親在家者疑之。郭守之妻兄曰。吾當往探。既至則輿中非郭守。大駭。卽謬爲行乞者。旋結交署中司廚人。賁綠至署担水。及至內衙見其妹。妹搖手使勿言。後日再進。則妹已密書一封投之。出視則知郭守已爲盜殺。盜共三十餘人在內。乃密控於上台。上台以爲彼有三十餘人。非可猝擒。頗聞其中多有精會計者。乃使人陽謂之曰。各縣錢糧未明。聞汝署中人多能事。可爲我分頭一算乎。曰可。於是每縣遣二人行。以孤其勢。乃以他事召僞守。至卽縛之。訊之得實。其庫銀已收八萬兩。稍遲卽思逸去。後訊實卽正典刑。

賊按察

清朝野史云。某甲綠林賊也。其竊人財物。越高牆峻屋。若履戶庭。往往門戶如故。而物已不翼而飛。其技之精可知。所竊既多。囊中黃白物日益充牣。乃棄其故業。納資爲縣令。到任後頗著政聲。上台均愛重之。甲又出其蓄。上下結納。疊得卓異。不數年竟保升至按察司。履任未一月。省中屢出竊案。失賊動以巨萬計。府縣嚴比捕役。訖未得賊之主名。各捕役相聚計議。謂迭查各竊案。似非本地偷兒所爲。且度其人技必甚精。吾等斷非其敵。然今官府追比甚急。苟不破案。吾輩性命休矣。再四思維。忽憶及鄰縣某捕。固此中老斲輪手。今雖已退役。然以情哀懇之。或可允爲相助。因具厚幣往求。捕鑒其誠。姑允偕往。比至。細察數日。亦毫無形迹。一夜偶在暗陬。瞥見一黑影飛掠而過。急起追攝之。至一巨室。見黑影飛身而入。捕懼爲所覺。不敢窮襲。仍潛伏附近。旣而黑影挾賊自內飛出。俟其近袖出一箭遙射之。似已中其肩。賊忍痛狂奔。至臬署後牆。忽不見。捕歸告各捕役。轉稟首縣。謂賊似在臬署內。然無確證。不敢貿然曉揚。正計無所出。詎至明日忽聞臬司遣人赴督撫兩轅請感冒假。屬員稟見者亦概卻之。心中爲之大疑。乃潛以情稟之府道。府道又稟之督撫。乃僞稱有緊要公事。堅請至寢室面稟。臬司不得已延入臥室。則見以帕蒙首。察其眉間傷痕宛然。始知事固有不可思議者。立命從人當場拘捕。請

督撫會派員訊鞫。甲知事已敗露。無可諱飾。竟一一供明。督撫借他事入奏。革其職。竊案亦不復追問。蓋恐揚之益足爲官場羞。亦兔死狐悲之意也。

海賊任遊擊

清朝野史云。周玉李榮。皆番禺蛋民。以捕魚爲業。所轄繪船數百。其上可以設樓櫓。列兵械。三帆八棹。衝濤若飛。平藩尙可喜。以其能習水戰。委以游擊之任。遇警。輒調遣防護。水鄉賴以安輯。自康熙壬寅。奉有海禁之旨。於是盡掣其船。分泊港汊。遷其孥屬於城內。玉等鷓度之。性不堪籠繫。詐稱歸葬。請於平藩。可喜許之。卽日攜家出海。糾合亡命。聲勢大張。癸卯十一月。連檣集艦。直抵州前。盡焚汛哨廬舍。火光燭天。獨於民居。一無騷擾。復破順德縣。執令王胤而去。可喜聞變。亟發舟師。剿捕。獲賊首周玉。餘驚解散。出王令於賊舟。釋其縛。令得不死。是時尙藩與督撫兩院俱諱其事。王僅罷職而已。

宋撫臨機應變

商邱宋牧仲。撫江蘇時。專以提倡風雅爲事。有人以撫署外兩轅門。署額澄清海甸。保障東南八字。衍爲聯句。嘲之云。澄清海甸滄浪水。保障東南伯虎墳。似其治行無甚足傳。不知其才能

應變亦有度。越尋常者。當公撫江西。未漴任。值楚中夏色子變起。賊氛逼近。卽兼程馳赴申軍令。嚴守禦。民心少定。而富室尙有遷移者。或請禁之。公不可。曰。禁之人。將以我爲怯。百姓且散走矣。幕下士請去。公又不可。曰。人恃撫軍耳。撫署人出。則人心散。果欲去吾卽以軍法從事。時江右亦有裁兵三千。期朔日。諸官集撫署。殺以應楚。公先期密擒爲首者二人。就轅門爆斬之。張文告數十紙。示以渠魁已殲。脇從散者不治。是日薄暮。城門吏報無籍之潛出者二千餘人。亂遂定。方訊斬賊首時。賊指總兵之奴曰。是亦吾黨也。公急命批頰。異日密語總兵去其奴。總兵憤曰。公眞謂我通賊耶。公曰。豈有是哉。日者賊甫啓口。而奴立君後。佩刀已出鞘數寸。吾卽命笞賊。奴乃納刀。不然。事正不可知之數。君特未之見耳。總兵乃大感服。其彌患於無形若此人。公自作禦變詩紀事。儒雅鼓吹之才。乃有此從容鎮撫之策。固知封疆大帥。亦不可不用讀書人。

陸公隴其之偉論政績

陸公隴其字稼書。浙江平湖人。公少貧力學。以聖賢自勵。非義不取。嘗授徒嘉善。有李氏欲延之。公曰。固願往。館穀不可有加。庶有以謝主人。康熙九年庚戌成進士。廷對極論時務。其略曰。

法者治之迹。而非所恃以爲治也。爲治專治法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臣非欲陛下廢法而治也。竊以爲治之及人也淺。德之及人也深。法之禁人也難。教之禁人也易。今日之治。苟非崇德教以正人心。雖日議法無益矣。伏願陛下日新其德。以堯舜爲心。以堯舜爲學。有弗言。言則必使天下共法也。有弗動。動則必使天下共則也。於是務敦教化。一如古者司徒黨正三物六行之制。盡其實。勿徒徇其名。天下之人。旣動於上之德。而又習於其教。則自然相漸以仁義。相尙以忠厚。相勸以正直。不待法之驅。而人皆有君子長者之風。由是立法以興利。莫不安於上之所興。立法以去弊。莫不安於上之所去。使不先正人心。而徒恃區區之法。議法者日益精。而用法者日益巧。法之弊未有已也。雖然。臣猶有進焉。人之相遁於法也。治於其心之不正。亦由於用之不足。書曰。凡厥正人。旣富方穀。管子曰。衣食足而禮義生。今之大吏。祿薄不足充其費。則思借法以自肥。小吏俸微。不能養其家。則思干法以爲姦。其罪可誅。而其情可憫。是在陛下仿古待臣之禮。稍重其祿。使有以自給。而又定其車輿服飾之制。宮室飲食之節。勿使耗於無用。夫既有以養之。又無以耗之。則皆充然有餘。自然奉公守法。竭心力以效忠於上。然後德教行人。人心正。而郵治可復也。由二甲用知縣。需次歸。益肆力程朱之學。乙卯知嘉定縣。嘉定賦而多。

而俗侈。公以清介自持。上官嚴憚之。往時令餽遺。上官動千百計。公歲時起居。通書問而已。邑有大賈汪姓。橫行里中。里人患苦之。數以利啗令長。至是餽千金。公弗內。則求公故人爲之遊說。公與故人談讎極歡。察其言。涉汪事。卽變色易容。竟不得申其說。會汪僕占賣薪者妻。被訴匿汪所。公捕治如法。汪以是膽落。折節改悔爲善人。民有宗族爭者。令族長遠之。鄉里爭者。令里長遠之。又有自追牌。則兩造要而來。不煩吏也。衙胥舊以千數。至是去者過半。其在者無所得食。公令更番給事。退則爲耕販以自活。有所遺攝。計日與錢。遠者許就民間一飯。括索者必痛懲之。尤務以德化民。不事刑威。民告其子不孝。訊得實。公涕泣自訟曰。吾德薄不能宣教化。令汝父子至此。因委曲誠諭。父子皆大哭去。子歸卒善事其父。有弟以盜訟其兄。公廉知其弟婦翁所導也。杖而數之曰。爲子壻計。乃忍斷其手足耶。兄弟皆感泣。好如初。邑多逋賦。公立甘限法。令應輸者自爲限。屆期輒半卽免杖。一士人經月無所輸。公曰。是非故逋賦者。察之。則新遭憂也。卒不追呼。而糧辦舊有行杖錢。月數千緡。自公不事敲扑。而正供外。民不費一錢矣。其餘雜派悉除之。民得休養。益輸將。惟恐後。時南方由兵征餉十萬。公爲文諭民。激以大義。不一月而數足。公生日。老稚數千拜堂下。有百歲老人求一識。公曰。自民有知識以來。未有見官長。

如爺者也。丙辰廷議暫抽市肆錢一年佐餉。例不及巷舍。公如例報征。巡撫慕天顏不悅。疏言時方多事。陸令非應變才。請調簡。部議遂引材力不及例。鑄三級調用。嘉定民大賊。罷市日號。巡撫門乞留。巡撫不自安。再具疏請復。而公以盜案落職矣。盜案者邑張某與汪姓訐訟。汪赴理。夜被盜殺其弟。以讎殺告。公疑小隙無殺理。牒大府請候。獲犯定擬。尋獲真盜七。獄具。部議以初報不直指爲盜。疑諱匿。引例奪職。或謂公盡辨諸公。曰。縣有盜。長吏不知。黜宜也。何辨爲士民相率詣大府爲辯。卒莫省。鄉民扶老攜幼。獻薪粟。涕泣請受。公悉慰遣之。比行。委巷結綵。爇香以送。建生祠。尸祝之。或刻木爲位。旌幢鼓吹迎歸。以祀者日數輩。凡兩月乃已。卽嘗所懲艾者。咸謂有再造恩。亦不自知涕泗之何從也。旋有旨復原官。癸亥授靈壽知縣。縣於眞定最爲礪瘠。俗强悍。善鬥。輕生。公勸深耕耨。以盡地力。請於上官。與鄰縣更役。以蘇民困。革火耗。絕私派。以養民財。又反覆曉譬。化鬥很輕生之習。其爲民厚生正德。若謀其子弟也。尤申明鄉約。保伍之制。舉鄉飲酒禮。朔望詣學宮。與諸住講論。導以躬行。著松陽講義。諄諄於義利邪正之辨。會歲饑。公牒大吏以聞。得旨免征額賦。有大姓爲盜劫。巡撫不欲奏聞。命改爲竊。公不從。曰。寧以誠去官。不欲以僞苟祿。知府乃取盜魁杖殺之。公惻然曰。盜可殺。而殺之不以法。吾不忍。

也。作勸盜文。遣吏往獄中。爲諸囚誦說之。聞者多痛哭。越三年復大饑。詔發三千金以賑。公徧歷山谷。親審其戶口。府檄發限單。不許逾額。公不顧。卒盡散之。所全活者多。巡撫文清。人格爾古德。特疏薦公。下部議。叙嘗以公事至都門。政府欲一見之。接浙行。卽魏敏果屢薦公於朝。亦不往謁。甲子夏。兩江總督于清端公薨。上臨朝痛悼。問九卿詹事科道。今天下清廉官。如于成龍者有幾。於是廷臣以直隸巡撫格爾古德。部郎范承勳。蘇赫。江南學道趙崙。揚州知府崔華。兗州知府張鵬。翻。靈壽知縣陸隴其對。丙寅。巡撫于公成龍訪民間利病。公陳六事。一正月開倉太急。宜緩。一開荒起科。爲限宜寬。一水利宜興。一積穀宜廣。一州縣存留公使錢宜復。一審丁溢額宜裁。大略爲自古稅斂。必俟稼穡登場。今正月開徵。民間尙未播種也。且四方安謐。司農不至告匱。自可以前歲暫抵本年春夏之餉。俟秋成徵補。而民力則可以大紓。唐虞三代之政。此其首務也。餘五事皆切中時弊。于公疏薦公。爲大學士。余國柱所阻。庚午。科道員闕。上面諭在廷。各舉所知。於是工部尙書張公英。左都御史陳公廷敬。兵部侍郎李公光地。禮部侍郎王公澤宏。交口論薦。與清苑知縣邵嗣堯。三河知縣彭鵬並舉。遂奉俞旨行取。公念靈壽頻年災。正供不支。而雜徭未盡減。將受代。乃申請緩徵。量減房地稅。又言上官供應久奉裁。宜永革。

除。又請將倉庫不時借放饑民。于公報曰。謝事時猶力爲災黎請命。仁人哉。臨行邑民哭送者數萬。立碑志遺愛。如去嘉定時。是年秋。補四川道試監察御史。疏請將畿輔災區錢糧。悉蠲免。勿帶徵。特旨允行。未幾湖廣總督丁思孔。請令偏沅巡撫于養志。在任守制。舉朝頗右之。公疏言天下當承平之時。湖南非用兵之地。若因督臣請而留。後將爲例。其不奪情者鮮矣。臣不知議者以養志爲何如人。其非賢者耶。則固不當使之在任守制。其誠賢耶。則固不肯在任守制矣。疏入。養志遂解任。辛未夏大旱。遵旨陳言。一請豁免直隸被災。帶徵各錢糧。一言直隸編審人丁。宜求均平。一請停捐免保舉之法。謂捐納州縣。賢否錯雜。故立保舉法以防之。近并保舉亦得捐納。則賢否全無可憑。且保舉所重在清廉。以有清廉字樣爲合例。保舉可捐免。則是清廉之目。可納賞得也。竊以爲不但保舉之捐納宜急停。而保舉之限期更當釐定。請敕部察捐納之員。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卽開缺休致。庶吏治可以澄清。時御史陳某。請停保舉。而開先用之例。公再疏言。捐納先用。大抵皆奔競躁進者也。故多一先用之人。卽多一害民之人。又申三年開缺之請。詞加激切。及奉命會議。公持前議益堅。謂捐納一途。惟恃保舉以防其弊。今併此而捐之。且待次年三月停止。此輩有不捐納者乎。澄叙官方之典。蕩然掃地矣。議者或以

三年無保舉卽令休致爲太刻。夫以賞得官。踞於民上者。二年亦已甚矣。又不能發憤自勵。其貽害於民可知。况休致歸。仍在薦紳之列。爲榮多矣。卽云設立期限。反生營求。此在督撫不賢。則誠有之。臣不敢謂天下必無賢督撫也。時大兵餽餉亟計。臣方恃捐納濟國用。而豪右希進者。相慶彈冠。內外諸臣。亦多由捐納進。公獨於疏議中痛斥之。衆大譁。部議以公拘資格。致捐納。觀望誤軍需。負言官職。擬削籍。謫奉天安置。庶吉士張曷。嘗欲從公受學。未果。至是恐遽失之。卽日執贄爲弟子。而順天尹衛公旣齊巡畿輔。還入對言民心惶惶。惟恐陸御史遠謫。上特宥公。俾還職。尋命巡視北城。公凡有獻納。必齋宿竭誠。上每韙其言。以爲與朕意合。故雖以議捐納事。府衆怨。而聖明終鑒其誠也。是年秋。以試俸滿。都察院注公不稱職。應外調。遂移疾歸。足跡不一至城市。茅屋數椽。布衣疏食。益以明道覺世爲己任。壬申館虞山席氏。歲暮還家。感未疾卒。年六十有三。時康熙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也。後二年。江南學政許汝霖任滿。上曰。原任御史陸隴其。學問優長。操守清潔。可代其任。大臣奏公已故。上嗟嘆久之曰。本朝如此等不人。可多得矣。

徐公青來治績

錢塘徐公【潮】先世業漁。公生日。江湖大上。一舟爲風漂沒。封翁急拯之。得免。僦舟者爲閩省孝廉。入都應試者也。翁延至家。致雞黍之敬。次日洗兒。請孝廉命名。以江湖之異。名之曰潮。其後孝廉累不第。而徐公早達。分校會試時。孝廉竟出其門云。公字青來。康熙十二年進士。由庶吉士授檢討。歷官至刑部侍郎。三十九年授河南巡撫。聖祖諭之曰。聞河南火耗重。州縣虧帑者多。其嚴行禁止。並加意籌畫。公抵任。潔己率屬。自布政使以下。舊時加徵於民者。皆革除之。又奏除南陽辦鉛衛輝辦漕之弊。開溝渠以資灌溉。革牙行以恤商民。禁役馬以安驛遞。政俗一變。上巡幸畿甸。諭巡撫李公光地曰。直隸與河南山東接壤。其巡撫賢否。爾必知之。李奏公居官甚優。翼日諭廷臣曰。近日督撫李光地、張鵬翮、彭鵬、郭琇。最優。徐潮在河南聲績亦著。四十年。偏沅巡撫金璽奏。竊遠盜犯關。翰芳等四十餘名。罪皆應死。部如所議。上特命公馳驛往讞。公奏關翰芳等二犯。應照原擬。島示。餘並應監候。俟緝獲盜首。關四質認明確後。置諸法。旣而偏沅巡撫趙公申喬奏。關四遁入搖峒。徧緝無蹤。其監候之三十五犯。請照原議處決。得旨俱免死。發遣黑龍江。是年歸德府屬災。疏請蠲賑有差。又請以常平義社。合倉穀糶借兼行。并借給貧民牛種。又言豫省秋霖傷稼。米價日昂。請改應運漕糧二十五萬石爲折色。庶民間

食米不至騰貴均得旨。行四十二年山東饑災民多就食河南。公令有司給糧養贍。復倡捐米粟於省會四門。按日散賑。秋成後資送回籍。全活者多。四十三年遷戶部尚書。上諭曰。徐潮爲巡撫。平易得體。民無不稱頌之者。尋充經筵講官。四十四年上南巡。公扈從。時總河張公鵬。劾淮安同知佟世祿冒帑誤工。罰償工費銀七萬餘兩。并令淮揚道王謙枉斷擬杖。世祿叩闕。命公同兩江總督阿山會讞。公覆奏世祿無冒帑誤工情事。不應追償。宜復職。鵬翻偏執苛刻。刪供枉斷。應奪職留任。謙附會欺隱。應褫職擬杖。從之。尋調吏部尚書。乞休。命以原官致仕。卒諡文敬。

趙巡撫中喬治績

武進趙公〔中喬〕字慎旃。一字松伍。康熙九年進士。刻苦自勵。清不近名。二十年授商邱知縣。在官案牘悉手治。每中夜不寐。日出視事。無留獄。有設牒者。一識面。數年不忘。釐畝稅戶給照單。書四至。隱占者許自首。荒者除之。歲飢捐俸。粥食餓人。不足。括縑數匹。易米以濟。隣縣民踵至。嘆曰。使吾縣得此好官。何煩遠涉耶。一日役報道有死人。往驗。赤身有刀痕。不知誰所殺也。歸途不三里。見小村短牆內有新浣下衣。曝日中。青蠅集焉。忽心動。至其家。一老婦出。問之年。

六十餘。止一子業耕。餘無人。突問曰。汝牆內所曝袴何處來。婦色變曰。老婦所著也。問有何穢多蠅。婦益窘。曰。月事。公曰。六十餘婦人。寧有此耶。拘其子至。責以殺人狀。不肯承。公曰。而母已服園中袴。其賊據也。子乃諭其情。云在田刈麥。見過客有包裹。截殺之。而褫其衣袴。刀在竈突中。起出。纔半日而獄成。二十五年調刑部主事。遇事疆直。會湖廣有獄失入。引律駁還。得減死四十年。開藩兩浙。受事三日。首革南糧布袋之弊。謂欲使州縣無虧帑。當先革藩司陋規。凡錢糧加平。時節餽送。兵餉掛發。奏銷部費諸款。一概禁革。僚屬斂手奉法。擢升浙撫。自藩署移撫。靡襍被一肩。書數篋而已。藩庫有羨銀二千兩。封識以授代者。奏築錢江口堤。修禹陵。增鄉試中額。政無不舉。旋由浙調撫湖南。禁州縣額外加派。裁輸擡硬駝。公費腳價諸名色。時苦鹽貴。公諭商人盡革諸衙門陋規。自巡撫始。司道以下視之。毋得更高價累民。嘗徵服借藩臬之市肆中。問政得失。市人盛稱公。而詆兩人。兩人愧汗不敢出一語。公偕藩臬去。頃復還。呼其人謂之曰。若言兩司過。兩司必怒。若然。有我在。無恐。因以所攜扇貽之。曰。持此謁藩司。則無事矣。明日。藩司以扇還公。公徐語曰。人言可畏也。其後藩臬亦奉法。屬縣水災。公與一僕操小舟抵城下。晨輿坐縣堂。令驚起伏謁。公索米飲一甌。啜已。卽去。公生平清介剛直。不可以私干。論學以

不欺爲本。爲政嚴勵。發奸摘伏。如神。名重天下。而楚人尤稱頌之。官戶部時。優人徐采。給事藩邸。嫉傭者殺人。事下九卿議者。欲脫采以傭抵藩邸。亦屬公。公曰。天子之法。不能爲王屈也。獨據刑部讞論采主使。坐絞。已而采竟減死充邊。及世宗卽位。仍逮采於邊。論如律。下詔褒公。一時豪疆大猾爲之悚慄。論公一生政績。難以僂指。其大旨不外損上益下。扶弱抑強。助朝廷培樹國脈。蓋古之所謂社稷臣也。

登封令爲天下第一清官

張君名壘。字牖如。江蘇長洲人。以官學教習。需次縣令。選河南登封縣。爲人耐清苦。練世故。愷悌積中。見義勃發。登封自明季遭寇亂。比歲不登。民多失業。君至首先除私歛。招流亡。督之耕種。相土宜。分種木棉。及諸果實。蒞官甫五月。大修學宮。會諸生明倫堂。深言萬物一體之義。以爲在天曰元。在人曰仁。天人混合。生化網緼。誠能廓推蔽障。蕩乎無垠。覺性周流。恻隱乃身。達天之要。於是焉存矣。故其爲政。一以敬恕爲基。期於使民各得其所。復嵩陽書院。延耿先生介之爲師。導諸生以程朱之學。自縣治達郊鄙。立學舍二十一所。課諸童子。以時巡閱。正句讀。導以揖讓進退之禮。月再集民讀法。置善惡簿爲勸懲。閒策蹇驢。歷民舍。問所苦。恤其煢獨。有小

爭訟輒從阡陌間決之。進父老子弟。教以孝弟忠信廉恥禮義之節。聞者莫不灑然易慮也。縣西境有呂店者。俗好訟難治。君察里長張文約者。善士也。舉爲鄉約。禮遇之。俾行化導。俗爲一變。及文約將終。語其子曰。張公厚我。謂我好。又能勸人作好人也。爾其勉之。甲長申爾瑞負稅。且受杖。路拾遺金二兩。視其封。則輸稅金也。疾走衙前。俟失金者反之。君聞詰爾瑞曰。爾旣拾遺。蓋充稅可免責。而乃反人爲對。曰。小人安命。甯受責。終不敢利人之財。君曰。義哉。此奇男子也。舉爲鄉約。旌其門。其後有王進寶。魏光大。秦瓚者。皆拾遺金而反者焉。高鵬舉死。妻孟氏年少。舅欲強嫁之。孟氏哭夫墓。將自縊。君微行遇之。問其故。勸還家。給之銀布。免其徭。歲時存問。敕其舅養之終身。縣故多衙胥。時獄訟日尠。姦僞無所容。諸胥稍稍自引去。其在者更番執事。退則操耒耜爲農氓。以在官無所得錢也。開萼嶺二百里。復古轅轅路。建古賢令祠。修鄆公墓。繚以垣。歲三月。率民致祭。鄆公名廷誨。崇禎末爲登封令。守城抗賊死者也。歲飢。煮粥以賑。復移粟四鄉。分給老弱。仍輸麥百石。俾及時種焉。康熙二十一年。自春徂夏。不雨。君囚服繫頸。暴日中。拜表引罪。步登少室東峽。冒夜行達旦。汲泉水。反嶽廟。叩頭呼慘切。俄而雨大注。山有虎。鄉長郭九合者。將赴縣輸稅。夜夢父告曰。爾有虎厄。明當避之。時方緩征。且過限。九合念不

往。是負張公也。路出金星廟。果一虎當道。九合叱曰。畜生我不懼死。獨慮違張公限耳。虎俯首避道。俄大吼向山南逝。自此境內無虎患。在官五年。民知向方。生聚日盛。家設位且夕尸祝。大書官清民樂於門。耿先生稱之曰。年來嵩潁間。別一世界矣。其程張二子。晉城雲岩之匹亞乎。二十二年。以卓異薦。遷廣西南寧通判。去之日。民遮道痛哭。既去立四祠於四鄉。肖像以祀。榜曰天下清官第一。至南寧。未幾乞歸。旋遭母喪。服除赴京師。卒旅館。年五十有六。

劉喬南中丞之敢言

康熙四十五年夏。江寧太守陳公鵬年。被劾。士民鳴鉦擊鼓。撞塘蹠呼。叩制府鳴不平者。日數萬人。於時江西父老。挈舟東下。爲贛南道。劉公蔭樞訟冤。數亦千人。遠近爭傳。爲民所依。而獲戾上官者。同時而得二公。劉公字相斗。別字喬南。陝西韓城人。晚自號秉燭子。性樸直。無游移。康熙十五年進士。知蘭陽縣。地濱河。舊設巡河夫。爲民困。公減其半。行取爲給事中。母服闋。補原官。前後章數十上。論連捐速陞之弊。陳豫秦兩省事宜。又言藩臬兩司。宜入覲奏事。又請試捐員。停保舉。開言路。覈名實。皆報可。每會議。反覆爭執。數梗要人所欲保薦者。外轉贛南道。徧示屬吏曰。子欲爲忠臣乎。夫愛民卽忠也。郡守與鎮將比重。門稅以朘民。公詰之。陽奉而陰違。

乃置酒邀守與將。甫就坐。僕白奉命市麥布。門者索稅。留質在門。守將語塞。乃盡革其稅。公復具觴邀鎮將。揖之升堂。疾下拜曰。帥惠吾民。敢不拜嘉。市故有米稅。牙人主之。溢額數十倍。公得其記簿。別委人收之。籍盈餘。官買田以抵牙稅。勒石永禁。署按察使。有重獄。督撫各持所見。公柴立其中。遂以失出罷官。會關中飢。盜且起。公歸貸粟賑荒。爲築堡以守黃河。自縣東北南行。出龍門山中。兩岸皆絕壁。公治鐵爲柱索。俾舟皆緣之以行。無漂溺患。修石路二十餘里。造南郭石橋。修柿谷陂。鄉里賴之。四十二年。聖祖西巡。公迎駕潼關。上遙望卽曰。此劉髯也。何爲民服。公以被劾對。詔復官。公廣頹美髯。官科垣。疊召對。上故識之。起雲南按察使。濬昆明湖。築六河岸牆。各屬府州縣。例用親信人。坐省與院司家。僕胥吏交通。公首革之。有造蜚語謀叛者。戮其渠。散其黨。姦豪屏跡。訟獄以稀。就遷布政使。除科場雜派。賑凶飢。所措注皆順民心。四十七年。擢貴州巡撫。其地苗狃雜處。民多僑寓。自前明安播始禍。國初水西大闕。號難治。公至絕餽遺。省遙役。軍民大和。黔多山少田。鄰省歲協餉二十餘萬。稍愆期。營伍號呶。公請豫撥二十萬貯藩庫。格於部議者三。尋密奏。特旨允行。會紅苗猖獗。兵餉夙備。衆乃服公深識。凡山田一年耕率不可再。民懼歲征之。莫敢田。公榜示。聽民懇荒不起科。四川遵義民苦加派。赴愬於

公。公密疏以聞。或疑之。公慨然曰。蜀民獨非朝廷赤子耶。詔遣使。會川撫察勸。黜守令十數人。一時鄰省有司。貪橫者多。恐懼易行。中人自修飭。監司大府轉相告戒。檢察所屬。道路咸載其言。撫黔五年。以老請休。溫旨慰留。會蜀之烏蒙土司。黔之威寧土舍。相仇殺。蜀撫年羹堯使勸問。二酋負固不出。疏請以兵臨之。公持不可。詔遣都統侍郎三人。出會蜀滇黔督撫提鎮。於畢節按其事。苗民大懼。肩輿從數卒行山中。諭若曹各安堵無恐。先至畢節。獨棲荒寺中。諸公繼至。則爲謝曰。邑小供給薄。勿嗜也。若令下不嚴。老夫非畏人者。則又曰。此小吏可了事耳。命千總一人往招。威寧聽命。而烏蒙不至。公使諭之曰。若出吾活汝。抗命必滅汝。老夫無多言。亦不食言。烏蒙素服公恩信。亦自縛出。服罪解仇。二酋私相語曰。劉公眞天人也。明年澤旺阿喇藩坦掠哈密。公疏言小醜無用大師。但宜慎擇人。核名實。安內地。重國本。有旨命公乘傳赴軍前。周閱評議。公卽日就道。抵巴里坤。行視軍營。上書數千言。請屯兵哈密。毋輕出。以逸待勞。已又以病乞休。詔責其憚遠涉。公疏謝。復乞骸骨。命還黔撫任。士民攀援如見慈父母。後數月休致。入京。下刑部議。以阻撓軍務罪死。詔發博爾丹種地。時年八十有二矣。子熾請隨待。公笑止之曰。死於道路。與家庭何異。爾歸耕田讀書。吾身君之身也。無我慮。居三年。上諭廷臣曰。劉蔭

樞能直諫。忠臣也。但書生不知兵耳。詔復職。還京師。六十一年春。與千叟宴。公首坐。世宗御極。召見慰問。賜金遣之歸。康雍間多直臣。如公之百折不撓。始終一節。亦所罕見。

大吏貪婪之結果

語云。忠孝不能兩全。固也。惟能孝斯能忠。能忠必能孝。理亦然也。若云能盡孝於親。而不能盡忠於國。能盡忠於國。而不能盡孝於親者。斷無是理也。乃有不忠不孝之人。貪污忤逆。兼而有之。法網既寬於廟堂。而誅戮終迫於母恨。如總督噶禮其人者。蓋亦鮮矣。清康熙中年。總督噶禮撫山西時。先經御史劉若輩疏劾貪婪無厭。虐吏害民。計贓數十萬兩。回奏得辨釋。復經平遙民郭明奇等臚列多款。呈請御史臺入奏。旨又下。噶禮回奏。得消弭。擢任兩江。辛卯科場與考官趙晉。通同售賣關節。爲巡撫張清恪公訐參。兩遣大臣審訊。始得實。罷噶禮任。未幾。其母叩闈稱噶禮種種忤逆。並與弟色勒奇。子幹都。置毒食物中。謀害母命。請正典刑。下刑部訊實。議凌遲。旨命自盡。妻子從死。其母恨禮甚。又詣刑部請照陶和氣例。凌遲後焚尸揚灰。有旨賜帛。而噶禮又賄囑帛繫未絕時。卽行棺殮。監絞官侯至夜分。忽聞棺中語云。人去矣。我可出也。聞者大駭。劈其棺。噶禮遽起坐。因耳目皆無。不知所之。監絞官懼事洩。一斧劈倒。連棺焚化。始

行覆命。聖祖笑曰：「這奴才真燒杯也。」此案見康熙五十一年邸抄。因錄此以爲世之爲官吏爲人子者作前車之鑒也。

劉縣令呼民爲兒

劉君繼聖，字衍泗，山東濰縣人。以歲貢生授廣崇訓導。遷蠡縣教諭。正己率人，士習丕變。遷知湖廣慈利縣。初滇賊反，慈利被兵尤劇。賊既平，人民彫敝。君以寬爲政，不輕用刑。與民語常呼爲兒。有罪人被杖而呼。君蹙然曰：「兒再忍一板。」慈利人皆相傳戒。毋犯法戚我爺也。尋病癰，將入告求去。民間擁使者數輩，皆不許往。乃使其子僞他適者，竟得告。慈利民數萬詣上官乞留。上官遣人視之，實病。乃謝罷民。民謁君流涕，爲吮癰曰：「信也奈何。」時流亡新集，方編審戶口。民請君畢是役，乃行。慮代者之擾也，及行費不給，慈利民人出一錢以饋之。凡數萬始成行。歸則兩袖清風，沒則不能成殮。良吏真不易爲也。

張伯行爲江南第一清官

儀封張公【伯行】字孝先，晚號敬庵。康熙二十四年進士，補內閣中書。三十八年夏大水，公率居民築堤保境。河督張公鵬翮異之，疏請檄公贊理。三辭不許，以原銜赴河工。督修黃河南岸。

堤二百餘里。及馬家港東壩高家堰石工。四十二年。授山東濟甯道。值歲荒。傾家財運穀以賑。載錢及綿衣數艘。分給凍餒者。尋奉命賑汶上陽穀等縣飢。動倉穀二萬二千有奇。藩司責其專擅。將申劾。公上書申辯。其略曰。振濟奉恩旨。非擅動也。動倉穀以廣皇仁。非邀譽也。饑民戶口皆可考。非肥己也。使上有特恩。坐視各州縣之流離死亡而不救。官有餘粟。野有餓殍。本道之罪。其可逭乎。漢汲黯過河內。以便宜發粟。武帝釋之。今已擅動倉穀。題參理。應順受。第恐將來山東各官皆以爲戒。視倉穀重民命。輕害不可言矣。巡撫又直之得免。四十四年。夏。遷江甯按察使。吏白故事。送督撫贖約金四千。公曰。我誓不取民一錢。焉辦此。揚州諸生六人。忤郡守。巡撫欲盡褫之。公曰。以窮諸生冠服。迎合上官。吾不爲也。力雪之。四十六年。聖祖南巡。命督撫舉賢能。公隨督撫入對。聖祖曰。朕向原認識。爾到江南。卽知爾爲清官。復顧督撫臣曰。張伯行居官何如。皆曰好。大學士張公玉書對亦如之。聖祖曰。江南更有如此好官否。皆曰無。聖祖曰。然則爾等何以不保舉。今朕自保之。他日居官好。天下以朕爲明主。否則笑朕不知人。又曰。張伯行篤實。卽置之行間。亦非退縮者。遂擢福建巡撫。隨駕至西湖。御書廉惠宣猷四字以賜。洩閩值早荒。發帑賑歲。遣官買米平糶。禁米船入海。絕盜糧。擒巨盜陳首魁吳海等。疏請增鄉試。

中額十名從之。又毀淫祠。贖女尼爲民婦。治尙嚴明。貪吏奸胥。則盡寘之法。政教大行。其禁止餽送檄有云。一銖一粟。民脂民膏。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受一文。身受一文之汙。時傳誦之。移撫江蘇時。士民攀號。如失怙恃。及抵任。卽疏請緩帶征漕。又請賑徐州府及海高等十四州縣災。並蠲瓜州浮稅。舉劾屬僚。無所阿徇。豪猾皆望風遠遁。因以緝海盜及科場二事。與總督噶禮互訐。廷臣多袒噶者。坐公罪。上諭削噶禮職。而公留原任。此舉當載信史。無俟致詳。其時江左士民歡聲徧朝野。榜於門曰。天子聖明。還我天下第一清官。焚香結綵。拜龍亭。呼萬歲者。至數十萬人。復有數萬人赴京師。暢春園跪疏謝恩。願各減一齡。益聖壽萬萬歲。以申眞實感激之忱。而閩省士民亦不謀而合。若赤子之慶慈父母也。此豈易得於小民哉。卒諡清恪。入祀孔廡。眞不愧第一清官也。

董縣令盡心禦賊

董君宏毅。字士超。號任庵。奉天人。隸漢軍正紅旗。康熙甲寅。由鹽督授奉新知縣。時耿逆倡亂。閩中新昌甯州所在盜蠶起。十月新昌賊大至。君集兵弁約曰。吾雖文吏。今賊臨城下。當冒矢石。與諸君共生死。乃戎服率臧獲二十餘人。各挽強弩。登敵樓。把總胡來朝。率營兵武舉王顯

先領勇防禦甚固。時賊衆新集。利速戰。君堅守圍。數日不得下。民情洶洶。君意城內必有應賊者。夜半下偵之。老僕楊大爵。執火從至。儒學門有飛刀來斫者。君大驚。辟易走。天爵釋刃斷賊左臂。賊怒。隻手鬥天爵益奮。君繞學宮。踰後垣。出刺賊背。天爵斬之。賊矢內應。有退心。十一月朔。君出民兵。與賊前鋒戰。斃僞左將軍某。賊潰。追奔數里。斬馘亡算。擒賊將六人還。初賊之至也。僕盧大成私計曰。賊破主人必殉。奈何。斬忠臣嗣。乃陰變服爲道士。負君幼子國瑛遁。塗遇賊欲殺之。卒以黃冠免。同時安義靖安皆陷賊。惟奉新剿殺聲最著。無何賊復合。靖安寧州諸盜。掠及縣境。君捍禦益力。乙卯冬。賊衆萬餘來犯。君與分巡道李世昌。領兵大破賊於寒婆嶺。招降僞參將劉應連等七十九人。賊兵六百六十九人。安集流亡。男婦萬四百餘人。一城安堵如故。時兵荒後。民苦輸餉。君力請蠲豁。民困始蘇。越五年。以循良擢莊浪同知。去之日。民間號泣走送。聲震數十里。繪董公殺賊圖以獻。既歷官四十餘年。仕至左都御史。卒年八十有二。祀奉名宦祠。

高翰林之貪污歷史

康熙朝有翰林高江村者。名士奇。華亭人。家貧。鬻字爲活。零丁無計。乃自肩襪被入都。進彰

義門。書聯扇。遍贈朝貴幹僕。以謀朝夕。明珠司閹見其善書也。延課子。一日明珠急欲作數函。倉卒無人。司閹以高對。卽呼入。援筆立就。明珠大喜。遂屬掌書記。繼乃薦入內廷爲翰林。直南書房。皆明之力也。江村有小慧。性趨巧。帝喜其才捷。凡遇巡狩出獵。必命扈從。遇事先意承志。皆愜上意。旣置身勢要。橐益日以富。則結歡近侍。探宮內起居。報一事酬金豆一。每入直金豆滿荷囊。日暮率傾囊而出。以是內庭隱秘事。皆得聞。或覘知上方閱某書。卽抽某書翻閱。偶詢及輒能對大意。遇事無不迎合上意。故益得異寵。上嘗曰。在廷博雅。可與道古者。莫士奇若。而忌之者益深矣。高初因明進。至是明轉向之。訪消息。每歸第。則九卿之肩輿塞其巷。明亦在焉。江村直視。踏步入門。若弗知也。諸貴客皆使僮從偵探。盤面矣。晚飯矣。少頃則傳呼。延明相國入。必語良久始出。其餘大僚。或延一二人晤。不能遍。則令家奴出告曰。日暮不能見。請俟異日也。諸輿始摩擊而散。明日俟於巷者復如故。聲勢赫奕。上下側目。或有譖之者。謂士奇肩僕被入都。今但問其家資。卽可得其招權納賄狀。上一日問之。高跪進曰。督撫諸臣。以臣蒙主恩。多有餽遺。其實聖明威福不旁落。臣何能參預一字。在彼誠無益。在臣則寸絲粒粟。皆由恩遇中來也。上笑置之。後以排之者衆。復爲郭南華列款奏劾。請立賜罷黜。乃放歸。但彼之貪污。業經

敗露。而能得倖免誅戮。此亦其智巧之過人也。

王東皋操行之清矯

湯陰王東皋。伯勉。順治丙戌進士。謁選授行人。充山東詔使。卻例餽。不干有司一語。遷官文選。卽中。清介有執持。爲清初吏部第一。雖胥吏亦服其清正。嘗語人曰。岳忠武吾縣人也。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吾生平服膺斯言。惟求無媿耳。又曰。作吏部無他才能。只須守定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八字。同年范印心自平陽入覲。知其貧也。懷金將賂之。約同年館卿錢縱。同往謁其廬。語久之。卒不敢出而退。一羊裘十年毛盡脫。滿洲同官聚謀曰。王長官一寒至此奈何。釀金製狐裘一貂帽一遺之。東皋曰。伯勉生平未嘗受人一錢。何敢煩公等。同官言於尙書固勸之。乃受。一日世祖諭旨。至部示滿洲尙書韓代。尙書以無漢字。召東皋至。屬書之。解曰。譯字非郎中職。出上意耶。伯勉不敢不書。大臣意耶。腕雖斷不敢書也。旣改御史。時有賞郎將授正印官。持奏乃已。巡城豪強屏息。無敢有輕裘怒馬洋洋道上者。公改御史時。內陞都御史。以兩淮鹽法敝。欲舉公往。公力謝不可。曰。內陞借補之員。例不奉差。今必以此事相付。從前弊竇。不敢欺隱。以負主上。遂止。丁憂服除。竟未用而卒。朝野惜之。謂斯人再出。其所表見。何遽落魏環老

下耶。

蕭巡撫一介不取

康熙二十六年。蕭公永藻爲儀制司主事。因預草文皇后賓天典禮。精詳周備。由是深加器重。不次拔擢。遂至廣東巡撫。其在任時。清正廉明。一介不取。紀綱之僕二人。潔如其主。以賂進者。亦正色拒絕。立品於臧獲中。此在近世尤難。作吏如蕭公者。亦不可多得也。

施青天政績

施世綸爲清代循吏。院曲盲詞。有演唱其政績者。爲庸俗婦孺所最稱道也。蓋有小說中刻有施公案一書。比公爲宋之包孝蕭明之海忠介。故俗口流傳。至今不泯也。按公當官實廉強能。恤下有權術。康熙二十四年。初知江南泰州。殫心職業。值淮安下河被水。詔遣兩大臣蒞州督隄工。從者驛騷閭里。公白其不法者治之。從官某強州民已聘女爲妾。君持之急。立還諸民。餘衆咸遵約束。尋坐事降調。督臣傅蠟塔以世綸清廉公直。題留得旨留任。二十七年。湖廣兵變。援剿官兵過境。沿途攘奪。公具芻糧以應。而令人列梃以待。有犯者立擒治之。兵皆斂手去。明年擢守楊州。禁冶遊。俗尙一變。會歲饑。力請興修范公堤。以工代賑。全活者多。上南巡。召對。良

久顧左右曰。此天下第一清官也。調江寧。所至民懷。以父憂去。乞留者萬人。不得請。乃人投一錢文。建雙亭於府衙前。名一文亭。服除擢安徽按察。升湖南布政使。湖南田自丈量後。里役雖免。而正供外有徭費。歲漕外有京費。公盡革徭費。減京費四之一。民立石頌之。五十四年遷督漕運。禁需索。革羨金。劾貪弁。除蠹役。人服其公明。五十九年奉命勘陝西災。全陝積儲多虛耗。而西安鳳翔爲甚。將具疏。總督鄂海以公子知會寧也。微詞要挾。公笑曰。吾自入官。身且不顧。何有子。卒劾之。鄂以失察罷。又轉河南粟二十萬石。給關中。旋奉詔勘黃河運道。乃上孟津。歷砥柱。上龍門。由陝西達西安。量地險易。酌舟多寡。因徧歷陝境。發帑金倉粟賑饑。秦民建生祠祀之。君性聰敏。聽斷如神。終身清白自持。始終一節。且平生又得力在不侮鰥寡。不畏疆禦。二語蓋二百年茅簷婦孺之口。不盡無憑也。任京兆尹時。金吾帥託公和諾。以寵幸冠一時。轎前常擁八騶。施遇諸塗。乃拱立道旁。長揖以俟之。託驚駭下轎問之。施忽厲聲曰。國制非王公不設騶馬。吾以爲諸王至此。拱立以俟。孰意其爲汝也。欲立劾之。託謝之乃已。俗呼曰施青天云。

于成龍深得民心

于公成龍令羅城時。拊循殘氓。悉除諸禁。誠意惻惻感人。民皆以田賦親輸公手。或留數錢置

案上公問何意。曰：阿爺不要火耗，不謀衣食，寧酒而不買乎？公感其意，留數錢，計得酒一壺而止。公居羅城久，從僕或散去，或死，羅人益憐公。每晨夕集問安否，間斂金錢跪進云：知阿爺清苦，我曹供些少鹽米費耳。公笑謝曰：我一人何須如許物，可持歸易甘旨奉汝父母。如我受也。民怏怏持去。一日聞公家人來，羅民則大喜，奔譁庭中言阿爺人來，好將物安家去。又進金錢如初。公又笑謝曰：此去吾家六千里，單人攜賞，適爲累耳。麾使去，民皆伏泣。公亦泣。卒不受。比公遷知合州，羅民遮道呼號，爺今去，我儕無天矣。追送數百里，哭而返。一眇者獨不去。公問故，曰：民習星卜，度公囊中貲不及千里，民技猶可貲以行也。公感其意，因不遣去。會霖雨，貲盡，竟藉其力得達。公一生得力在羅城。羅城治蹟莫詳於公政書中，與荆雪濤書。其治術爲清循吏之最。以州牧屢遷至福建按察使。福建當耿精忠亂後，公撫綏遺民多惠政。巡撫直隸總督兩江時，官吏望風改操。知公好微行，遇白髯偉貌者，羣相指震懾。士民有歡笑，無管絃。游惰不空手，檀坊無鎖。公清介絕俗，重門洞開，白事官吏直入寢室。左薑豉，右簿書，狀如鄉里學博。而用兵如神，尤善治盜。知黃州時，聞張某者盜魁也，崇墉高垣，役捕多取食焉。慮少遼緩，姦不得，乃半途微服傭其家，詭名楊二，司洒掃。謹張愛之，使爲羣盜先。居亡何，盡悉盜之件侶，胠篋機密。

綽號。乃遁去。鳴鈺到官。一日集健步約曰。從吾擒盜。具儀仗兵械。稱疑前行。至張所。排衙於庭。大呼盜出。張錯愕。迎拜。猶抵攔。公曰。勿承。可仰面視。我楊二也。張驚伏地。請死。公取袖中大案數十。擲與之。曰。爲辦此。足以贖矣。張唯唯。公留健役助之。不數日。羣盜盡獲。其殺人者。活埋之。武昌營弁某弟。素無賴。適遠歸。是夜軍餉盡劫。弁告弟所爲。被刑誣服。連引十餘人。獄具獻盜。公破械縱之。撫軍驚問。曰。盜寃。曰。眞盜。何在。公指堂下一校。曰。是眞盜也。餘黨進香木蘭山。今晚獲矣。未幾獲盜。賊尙在校家。封識宛然。江寧盜號魚壳者。躑捷。倚駐防都統爲護符。有司莫能禽。公抵任時。官吏憚公。遠迎。公日盱不至。方驚疑探刺。而邏者報公早單車入府矣。羣吏飾廚傳不受。饋餼牢不受。一郡不知所爲。按察使某公年家子也。從容言公過清嚴。則上下之情不通。某意欲具一餐爲雅壽。公笑曰。以他物壽我。不如以魚壳壽我。按察司喻意出。以千金爲募。雷翠亭者名捕也。出而受金。司府縣握手囑曰。我等顏面寄汝矣。勉之。翠亭質妻子於獄。偵知魚方會羣盜。張飲秦淮。乃僞乞者。跪席西。呢呢求食。魚望見疑之。刃肉衝其口。雷仰而吞。神色不動。魚昨曰。子胡然。子非丐也。子爲于清。天來擒我耳。行矣。健兒肯汝累乎。翠亭再拜。羣役入。跪而加鎖。擁之赴獄。司府縣賀於衢。是夕公秉燭坐。梁上砉然有聲。一男子持匕首下。公叱

何人曰魚壳也。公解冠几上。指其頭曰取。魚長跪笑曰。取公頭不待公命也。方下梁時。如有物繫我手。不得動。方知公神人。某惡貫滿矣。自反接。銜匕首以獻。公曰。國法有市曹。在呼左右。飲以酒。縛至射柵下。許免其妻子。遲明獄吏報失盜。人情洵洵。司府縣相賀者。轉而相尤。趨轅將跪謝告實。而公已命中軍將魚壳斬決西市。微特其治績爲清臣之最。其清廉亦爲有清一代第一。公之得力在動心忍性。不必以儉德稱也。自江防遷閩。臬時舟將發。趣人買蘿蔔至數石。人笑曰。賤物耳。何多爲。公曰。我沿途供饌。賴此矣。其自北直赴江寧也。與幼子賃驢車一輛。各袖錢十文投旅舍。未嘗煩驛遞。公館也在制府署。日惟啖青菜。江南人或呼爲于青菜。僕從無從得茗。則日採衙後槐葉啖之。樹爲之禿。諸子冬衣褐。或木棉袍。未嘗製一裘。官楚時。長公子將歸。署中偶有醃鴨。剖半與之。民間有「于公豆腐量太狹。長公臨行割半鴨」之謠。羅田之治。備載政書。稍諳掌故者。耳熟能詳矣。既貴而後。清操如故。康熙二十年。公方以兵部尙書總督江南江西。在官日食粗糲。佐以菜把。年饑。屑糠雜米爲粥。舉家食之。客至亦以進。謂曰。如法行之。可留餘米賑饑民也。公卒之日。僚吏見牀頭敝笥中。惟綿袍一襲。靴帶二事。瓦甕中粗米數斛。鹽鼓數器而已。公之賢不僅以廉儉見。特公之清操苦節。夷險一致。尤爲人所難能。若夫

身爲大臣。但能卻苞苴。安澹泊。於國計民生。坐視其窳敗惰媮。而絕無補救。然則值木偶於庭。并水不飲。不更愈於祇飲盃水者乎。

小于成龍之清操

于襄勤公與清端同名。官蹟亦與清端相追逐。人稱清端爲老子成龍。襄勤小于成龍。襄勤初以樂亭令。權知灤州。緣罪囚脫逃。應降調。樂亭民列其善政叩閭籲留。部議以保留違禁。械爲首者繫於獄。逾年縣民再叩閭。下巡撫金世德察奏。所列善政皆實。始復襄勤官。嗣清端撫直。識其賢。清端遷兩江總督。疏薦其可大用。尋以江寧府闕員。請敕廷推清操。久著與于成龍相類者。上果以襄勤任之。自此襄勤遂蒸蒸日上矣。

陳青天之治績循聲

陳公【鵬年】字滄洲。康熙辛未進士。初知浙江西安縣。性強直。以清白自厲。西安經耿逆亂後。版籍殘缺。民多流亡。豪強爭占田自殖。多至百十頃而無稅。公履畝按驗。有主者悉還之。民慶更生。於公生日。釀錢歡飲。號陳公會。烈婦徐氏。含冤十載。公案誅首惡。建祠表墓。以褒其節。邑人爲演鐵塔冤傳奇。邑有溺女之習。公懲勸並施。澆俗頓革。民生女半以陳名。或以湘名。以公

湘潭人也。無何。邑大治。河督張公鵬。翻知公賢。調赴河工。逾年。補山陽縣。山陽本澤國。田沒於水。徵賦不及額。戶部持之。公上言。死不再生。逃未復業。卒得請。會霖潦。將溢河隄。總兵欲啓東岸。鬧洩水。公曰。奈何。以東岸七州縣民爲魚乎。請以身禱。河隄動。左右卻走。公山立不變色。取民籍沈之水。乃落。不爲災。尋擢海州。當歲除。州人徧榜官清民安四字於門。旋擢江寧知府。廉知重耗病民。亟革之。下車前一日。訊輿夫。知某僧以勢奪其妻。訟不得直。公命訴於新知府。詰且拘僧至。僧故總督所暱。至則立庭稱無罪。公出民詞示之。乃慙伏。將立斃杖下。總督固請。令罰鍰輸廟工。得免死。會聖祖將復南巡。總督阿山。借供張名。欲加賦。公力爭不可。且曰。官可罷。賦不可加也。議遂寢。乃以他事中之。落職。按驗。聖祖赦之。起知蘇州府。公抵任。手書榜門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時大饑。且疫。公所在疫斷。民書公名鎮於門。於是議賑貸。勸捐輸。濬城河。修學宮。勦義塾。禁婦女遊觀。初至。滯獄三百有奇。未一月。判決俱盡。過維亭鎮。見水浮漚。心動。跡之得尸。鞠其隣。乃某村婦。手絞其夫也。洞庭山豪陸某。殺人匿尸。躬往發掘得之。斃豪於獄。博徒聚窟室。局誘良家子。公闔其室。械其人。餘皆聞風散。公廉幹有才。措施多善政。民愛之如水。趨壑。兩江總督阿山。復劾陳鵬。年在蘇州府任內。受鹽典陋規。又逐羣娼。建亭南市。宣講聖諭。

大不敬。論斬。解任下江甯獄。諸生俞養直及士民數千大呼。請保清廉太守。不得。願入獄與太守同死。有誤傳養直死於獄者。時學使者方按試句容。入邑生童譁曰。讀書應試何爲也。皆火其卷出。於是好事者繪九學哭廟圖。以江甯八縣合府共九學也。又有張黃旗於城上。曰如喪考妣。忌者因以大逆上。而聖祖怡然曰。民愛如此甚好。赦詔下。每褫職按問。老幼罷市聚哭。持精醪相遺。滿洲駐防兵。亦率男婦踴門入。牽袍嗅靴。求見陳青天狀貌。聞赦詔下。士民數萬。焚香跪北呼萬歲者。其聲震天。繫江甯獄。絕其食。獄卒憐之。私哺以餅。爲守者李丞偵知。怒杖卒四十。日通一勺水。入獄者如之。公自分命絕矣。忽聞外有貴人騶唱聲甚高。曰獄官來。我浙江巡撫趙申喬也。入覲時。皇上命我語江南督撫。還我活陳鵬年。不知汝等可知否。言畢去。不與公交一語。未十年。公總督南河。李爲邵睢同知。大懼。來謁公。公無言。李心稍安。疑公忘之矣。居亡何。黃河南岸崩。芻茭翔貴。治者竹槌石菑。需金萬。公張飲。召河官十餘人入。酒數行。歎曰。鵬年餓江甯獄幾死。不意有今日。自賀一觥。且飲且目李。目閃閃如電。鬚髯翁張。李色變。客亦瞪視。不知所以。公笑曰。諸君不賀我乎。盍盡一觥。合席諾聲如雷。不能者強畢之。俄奴捧饗餐罈出。磁而鶻金者也。狀猶惡。公起手斟之。徧示客曰。滿乎。曰滿矣。持行至李所。曰某年月日爲一

餅故杖獄卒欲餓我死者非他人即足下也。今河岸崩百萬生靈所關不比老陳性命不值一錢也。罰汝飲。即往辦。放一勺水入民田者。請勅書斬汝。亦使羣公知。鵬年非報私仇者。李長跪。色若死灰。持罇墮地碎。兩手自搏。叩頭數百。滿席客咄嗟回首。無一人忍睨其面者。李出傾家治河。河平。來驗工官。纓帽小車。所杖江寧獄卒也。既李竟慚恨死。公於故人子弟。孤寒後進。汲引如不及。賓從歡飲。而公目覽手答。沛然有餘。每用人。則其家之一蹄一縷。必爲資送。稱善。廣坐。訓過密室。人銜感次骨。入獄道然。自憶未了事。曰。杜茶料未葬。某僧求書未與。布衣王安節。缺爲面別。從容料量。承鎖而行。在蘇昇鬱林石於郡學。遊焦山。遣人泅水。取瘞鶴銘。爲亭護之。其標奇如此。所著詩文若干卷。其被逮入京也。除夕。市米潞河。主人問客何來。曰。陳太守。曰。是湘潭陳公耶。曰。然。主人曰。是廉吏安用錢爲。反其直。問住某所。次日。戶外車聲。麟。餽米十石。書一函。稱天子必再用公。公宜以一節終始。毋失天下望。紙尾不署名。姓。問擔夫曰。其人姓魏。訪之。則閉戶。他出。竟不知何許人也。

朱尙書以清吏治爲急務

朱公【軾】字若瞻。一字可亭。江西高安人。康熙癸酉鄉試。領解額。甲戌進士。選庶吉士。改知潛

江縣有惠政。時有鬪殺獄。總督喻某權巡撫。疑爲故殺。斥令改讞。公持前議。再斥再覆如初。總督調公至行省詰責。公曰。令所據乃初招。公所據訟師教唆之遁辭也。總督怒。將劾之。公曰。畏劾而枉殺人。令不爲也。拂衣出。會巡撫劉公殿衡至。久聞公賢。爲解於總督而薦之。乙酉行取授刑部主事。丙戌選員外郎。巨猾余姓繫獄。有力者爲營救。公論如律。衆撼以危言不爲動。部庫借逋。已奉恩旨緩追矣。有以培克見才者。誅求甚急。公持不可。爭月餘。卒從公議。公受聖祖特達之知。自此始。己酉分校會試。提督陝西學政。表章橫渠之學。以禮教變化氣質。關中正學大明。故事歲試報部。科有冊費。公不名一錢。以冊發郵遞部。科吏怒不收。尋劾公造冊遲延。議降二級調用。時科試尙餘二郡未按臨。代者已至。會鄉試巡撫監臨。將扃闈。秦士七千餘人。具公揭請疏留。遣之堅跪不起。語益譁。知勢不可奪。乃徐給曰。爾等論誠公。俟出闈乃可入告。比撤棘。寢不復奏。會有以其事上聞者。聖祖垂問九卿。大司寇韓城張公廷樞。昌言朱學使公明廉謹。衆無異辭。於是持旨命公畢試事。累擢光祿少卿。奉天府尹。通政使。丁酉巡撫浙江。首除供億陋規。減儀從。食糲衣蠹。讌會止五簋。飭吏胥毋曳紈綺。墨吏望風解綬去。浙俗昏喪尙侈靡。乃著家儀益以士相見鄉飲酒禮刻行之。陋俗丕變。幕中不延賓佐。每早起治事。手書口答。

至丙夜不休。尤慎於庶獄。與僚屬論某獄情實。某獄誣罔。條舉姓名。訟謀無所遺。衆驚以爲神。北新關爲猾胥淵藪。公搜剔宿弊。行旅便之。修萬松書院。躬親訓課。士相砥以學行。巡鹽御史哈爾金。勒索鹺商公効之。命大臣翰質論如律。庚子冬。內擢左都御史。乞假省親。明年還朝。丁父憂。計至勺水不入口三日。有旨令在任守制。公力請奔喪。疏再三上。通政司抑之。公請假葬親。卽赴軍前効力奉諭。往山陝督賑。時聖祖發帑金五十萬兩。命與光祿卿盧詢分往督察。公力疾就道。抵平陽。疏陳賑濟事宜。皆報可。於是察官吏。安流庸。禁遏糶。招米商。設粥廠。立醫局。補驛夫。借給民人牛種。截漕米四十萬石。並請出京倉陳腐米出糶。全活數十萬人。會苦旱。公爲文禱神。越日大雨。又以積貯多有名無實。乃瀝陳冒銷虧耗。及出陳易新時。措勒浮收諸弊。請飭督撫嚴禁。并勒所屬買補缺額爲荒備。有旨通飭行。九月反命。請改任効力河工。就便營葬事。同列勸阻之。因面奏溫旨慰諭。命再往山西試行水利社倉。蓋公督賑時條奏及此也。復疏陳直省開墾之弊。如四川一省。近經丈量招集流民開墾。卒之逃亡遷徙。事故紛然。多於熟田。加增糧額。以成清丈之名。於國課無補。而於民生有害。又聞廣西開墾之例。弊賣尤多。報墾十數萬畝。多係子虛。因通行丈量。搜求熟田弓口之多餘。以補報捐無著之數。蒙大行皇帝洞

燭情弊。飭止丈量。小民得免加賦。而前此虛報陞科之田。業經入冊。責令輸糧。民益苦累。至河南省報墾田地。尤多不實。夫朝廷恩免。動以數十萬計。如江南等省。浮糧舊額。一旦豁除。百餘萬區區報墾之糧。曾可加於毫末。請勅各督撫。將報墾田。逐一查明。如係虛捏。卽據實題請開除。護短文飾者罪之。又言近日法吏。多以嚴刻爲能。不揆情理之平。但云不如是。必致上官駁詰。部議吹求。於賊私先酌數目。迫以極刑罪狀。自定供招。誘之伏法。故生枝節。刻意株連。尤可異者。凡屬吏所定之稿。上官酌改。必係加重。否則不易一字。以爲改輕。便似徇私。不知心苟無私。何妨屢改。情罪未協。豈憚紛更。請勅各督撫。嚴飭有司。讞獄務在持平。其鍛鍊誣枉者罪之。疏入。皆立允通行。乾隆元年九月十八日薨於位。時年七十二。遺疏略云。國家萬事。根本君心。所重者莫如理財用人。臣核國儲經費。綽然。後有言利之臣。倡議加增。乞聖明嚴斥。至於用人。邪正公私。幾微之際。猶易混淆。在審擇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慎之又慎。此臣垂死時芻蕘之獻也。奏上。上震悼。命輟朝一日。車駕復親臨哭奠。再賜帑金千兩治喪。有旨大學士朱軾。品行端方。學術醇正。純修清德。望重朝端。朕自幼讀書宮中。嘗聞講論。卽位以來。正資襄贊。茲覽遺疏。拳拳以吏治民生爲念。具見忠悃。可贈太傅。人祀賢良祠。彝賜祭葬。諡文端。

陳瓚居官之清廉

前明海忠介公。清節震海內。後百餘年。而國朝陳清端公繼之。二公皆輿產也。忠介之意。必欲事事復古。清端則相時度地。惟期實政。足以利民。忠介之清。主乎肅。清端之清。兼乎溫。清如冰霜。足以殺物。清如雨露。足以生物。故學忠介而不至。其弊恐流於刻。學清端而不至。猶不失溫厚之意也。陳清端公【瓚】。字文煥。號眉川。海康人。康熙三十三年進士。授古田知縣。四十一年。調台灣。明年行。取授刑部主事。累遷郎中。四十八年。充會試同考官。任四川提學道。洩官之日。止以一力自隨。襤被蕭然。衡校至夜。分不輟。杜請託。一意甄拔人才。四十九年。聖祖誠飭四川官吏。加派厲民。諭及公。任學道時。操守廉潔。會福建巡撫張清恪公。疏請以公爲台廈道。從之。公以興化易俗爲先務。鎮以廉靜。番民帖然。官莊歲入歸公。秋毫無所染。五十三年。超擢偏沅巡撫。單騎襤被之任。僚屬逆境上。莫知其爲公也。旣蒞事。屏絕苞苴。革錢糧火耗。一切章奏文移。盡出己手。以橫役累民。劾罷湘潭令王爰溱。其徇庇不揭之長沙守薛琳聲。並鐫級。彛疏陳十事。曰。禁加耗。以甦民困。禁酷刑。以重民命。糶積穀。以濟民食。置社倉。以從民便。崇節儉。以惜民財。禁餽送。以肅官箴。先起運。以清錢糧。隆書院。以興文教。飭武備。以實營伍。停開採。以防民患。

疏入諭以躬行實踐。勿驚虛名。五十四年入覲。望祖目之曰。此苦行老僧也。十二月調福建巡撫。諭閣臣曰。朕昨召見陳瓊。細察其言論。實係清官。以海濱務農之人。非世家大族。又無門生故舊。而天下莫不共贊其清。非有實行。豈能得此。而其才復能任事。國家得此等臣。實爲祥瑞。宜從優表異。以厲清操。陛辭。上溫諭周詳。問福建有加耗否。公奏台灣三縣無之。上曰。從前各州縣有存留銀兩。公費尙有所出。後議盡歸戶部。州縣無以辦公。若將火耗分毫盡禁。恐不能行。且恐別生弊端。爲民厲。又曰。做清官誠善。但恐清而刻。人便不能相安。須以清而不刻爲尙。明年七月。疏言防海賊之法。與防山賊不同。山賊之嚙聚有所。而海賊之出沒靡常也。台灣金廈之防海賊。又與沿海邊境不同。沿海邊賊之患。在突犯內境。而台廈海賊之患。在剽掠海中。也。欲防台廈海賊。必定會哨之期。申護送之令。取連環之保。今提標水師五營。澎湖水師二營。台協水師三營。各有哨船。宜大書某營字樣於旗幟。每月會哨一次。彼此交旗爲驗。送提督查核。若無哨旗交驗。卽察取某營官職名。若海洋失事。卽察取巡哨官職名。則會哨之法行矣。商船不宜零星放行。無論自廈去。自台來者。候風信順利。齊放二三十艘出港。台廈兩汛。各撥哨船三四艘。護送至澎湖交代。各取並無疎虞甘結。按月送督撫查核。如無印結。卽以官船職名。

申報。則護送之法行矣。商船二三十艘同出港時。官爲逐一點明。各取連環保結。遇賊必首尾相救。否卽以通同行劫論。則連環保之法行矣。疏下部議。以煩瑣難行。議覆。上特韙其奏。各如所請行。是年攝閩浙總督奏請。以閩省收捐穀石。應交巡撫公費銀一萬五千兩。撥充公餉。又以巡撫任內支取司庫餘平項下銀六千五百餘兩。爲賞兵給役公用。五十六年。疏薦知縣田廣運。陳定。汪紳文。李丕煜。林甲。范廷鏢。靳樹畹。郭廷彩。張文煒。曹建標。嚴德泳。壽運焯等。催科中能寓撫字。不加火耗。歲內全完。請破格獎勵。上曰。此奏甚善。徵收錢糧。惟少加火耗。百姓易於輸納。斷不至欠缺也。廣運等俱下部議。敕。五十七年。疏言廣東雷州府東洋塘堤岸。每爲海潮汎溢。侵損民田。現蒙動帑修築。請於見貯司庫之臣。衙門公費銀萬五千餘兩內。動支三千兩。解交粵省督臣。以助公費。得旨。如所請行。尋以病請告。上慰留之。十月薨於位。年六十有三。遺疏言閩省捐穀項下。應交臣衙門公費。及餘平銀兩項。除支用外。萬三千四百餘兩。請委員解京。充西師之費。以盡臣未盡之心。得旨。以一萬兩存藩庫。充兵餉。餘卽賞其子爲葬具。又諭閣臣曰。朕亦見有清官。然如陳瓚者實罕見。前在臺灣道任內。所應得銀二萬兩。俱於公事運用。署總督印務。應得銀兩。亦未分毫入己。來京陛見時。曾奏稱貪取一錢。卽與百千萬金無異。

人所以貪取者。皆因艱於用度。臣初任知縣。便不至窮苦。卽一錢不取。臣衣食亦能充足等語。今觀其居官。實能踐所奏之言。誠清廉中之卓絕者。不加表揚。何以示勸。其追授禮部尙書。照尙書例議卹。廕一子入監讀書。以示優禮。清廉大臣之意。尋賜祭葬。諡清端。公在官衣布素。起居止一廳事。味爽治事。夜分始罷。自奉惟草具蔬糲。以勞卒官。屬纊時。一綈袍。覆以布衾而已。同寮入視者。莫不感泣。雍正八年。詔入祀賢良祠。乾隆六年。恩賜其孫子良爲舉人。

循吏陳汝咸之治績

浙江鄞縣陳萃學先生。【汝咸】幼從父學。專力於慎獨之旨。梨洲嘗謂人曰。此程門之楊迪。朱門之蔡沈也。康熙三十年成進士。按國朝先正事略。稱汝咸會試第一。誤是科會元。乃張援。選庶吉士。座主李文貞方以講學招來後進。或邀之往。先生謝不與。散館。改知漳浦縣。十三年。定賦役。均保甲。清訟獄。課諸生。毀淫祠。擒海盜。循績惠政。不可殫紀。調南靖。浦人相率赴會城。籲留不得。歸收田器。塞縣門。晝夜環守。去之日。民扶老攜幼。環跪街巷。泣曰。公母去。活我百姓。擁肩輿不得行。先生下輿。步入李太學家。夜半假城守二騎。作巡邏者。問道從北門逸去。縣民覺。追送十里。號泣而歸。卽於北門構月湖書院。塑先生像。歲時祀之。在南靖善治盜。任未期。

月犬不吠夜。頌聲大作。期年擢刑部主事。晉御史。疏陳海防事宜。多見嘉納。五十一年。海賊陳尙義乞降。先生自請入海撫之。廷議御史近臣不宜輕入海。乃令郎中雅奇率所薦阮生蔡生同往。遂降尙義。及其黨百餘人。海患以平。旋擢通政司參議。遷鴻臚少卿。五十二年。奉使至湖廣。祭告諸陵。兼賚駐防士卒。先生出入紅苗界。默籌久遠之策。搖洞長官有出迎者。歌其土音。先生爲竹枝詞。宣布太平威德之盛。使習之。明年陝西甘肅報荒。復奉使出撫。臨行。聖祖諭曰。窮邊恐不得食。彼所出肉菘容土。朕亦嘗之。頗美可啖也。先生頓首謝。入境。見野有餓殍。卽不復御酒肉。撫慰饑民。步行一日。踰九嶺。散私錢數十千給饑民。至平涼。發貯穀并移鎮原倉米賑之。因積勞卒於固原地方。年五十有七。有司檢視其囊。衣一襲。錢一緡而已。訃聞。聖祖憫悼。連稱好官。可惜先生官不過理少。而當時主眷之隆。已駸駸以重臣相待。蓋閩中作令之政聲。早達聰聽也。

盧龍令治行第一

山西陽城衛君【立鼎】字慎之。康熙中。官盧龍知縣。地當兩京孔道。驛使旁午。君悉自營辦。一不以擾民。先是縣中徵糧。勺杪以下。皆用升合量。徵草以銀代。仍買草民間。而低昂其值。君令

輸戶合奇零。統歸斗斛。及額而止。納草者不用代。民甚便之。會聖祖命魏敏果公偕吏部侍郎科爾坤。巡察畿內。至盧龍。已治具不食。但啜茶一甌。曰。令飲盧龍一杯水。吾亦飲令一杯水。諸大獄悉以咨之。君引經準律。敏果大稱善。格文清公爲直隸巡撫。以事至其縣。謂之曰。令之苦無異秀才時。然做秀才自苦耳。今自苦而百姓樂。非苦中之樂乎。疏薦盧龍治行第一。靈壽令陸君隴其次之。內遷戶部郎中。秩滿選福建知府。以年老致仕歸。

良吏拒金

張君【克嶷】字偉公。自號拗齋。山西聞喜人。敦質行。邃於經學。康熙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刑部主事。累遷郎中。有獄連執政族人。諸司莫敢任。君請獨任之。內務府以其人出使爲辭。君鉤提益急。牒問奉使何地。歸何期。至再三不答。力請於長官。謂宜入告。事雖格。聞者肅然。尋出守廣西平樂府。猺獠雜居。盜不可詰。君至浹月。以信義服苗酋。獲巨盜二人。斃其一。宥其一。責令偵緝。終君任盜不敢窺。改知潮州府。屬縣賊蜂起。或稱明裔。聚衆千餘人。君聞卽日馳至其地。命吏士速據白葉祁山。設疑兵嚴守。而張軍聲。賊不敢偪。會夜半大風起。簡健卒二百。斫其營。呼曰。大兵至矣。城中鼓譟出兵以助之。賊奔祁山。要擊之。斬巨魁三人。衆敗散乞降。巡撫將

上其功。君曰：此盜耳。而稱明裔。與大獄株連多。轉恐生變。乃以盜案結。潮有大豪。戕親迎者於路。而奪其妻。拒捕經年。君微行迹而得之。獄成當大辟。監司銜大府命爲之請。且曰：稍延緩之。當以黃金四百鎰。潛至君家。君曰：吾官可罷。獄不可鬻也。卒寘諸法。或假親王命以開礦。大府不敢詰。君縛執之。其人出龍牌。衆色然駭。君命繫之獄。以牌申大府。情旣得。立杖殺之。丁父憂。遂不出。或勸之曰：吾性拘。幸而得歸。畏途可復卽乎。年七十有六。卒於家。

記良吏王慎夫治績

王君諱繻字慎夫。河南睢州人。少警敏。年十六。補弟子員。康熙丙寅。起家東明知縣。未一年。母憂歸。庚午。補獲鹿縣。尋入爲部郎。己卯。授江南糧儲道。辛巳。晉江蘇按察使。以疾告歸。其在東明也。縣錢糧多欺隱。居民流亡。君至。易甲長法。大戶用其族長催之。於是兼併不行。流亡者復業。縣分四十里。里養馬一匹。以備官用。民苦其累。君勒石禁之。賈五雲梁進者。盜魁也。君至。諭之曰：吾知若名素矣。五雲汝爲練總。進汝爲保長。邑有盜汝緝。不用命卽斃汝。盜自是絕跡。有馮化者。句逃人。誣其鄰某。君密令鄰匿他所。別令一人踞堂下。召逃者謂曰：汝讖某。可執以出。逃實不識也。見一人踞堂下。執之。衆皆譁。逃技窮。乃曰：馮化給我。衆中有欲遁者。君曰：必化也。

追之果然。重杖遣之。安某客於外。繼妻高氏。與前妻之女在室。高通於劉某。忌女。圖並亂之。女不從。共戕女以滅口。君曰。高母道已絕。應照故殺妻前夫之子律論斬。庶足戒爲繼母而淫兇者。巡撫韙其議。具題報可。著爲例。東明距睢州百八十里。君奉諱歸。縣人赴睢弔奠。白衣冠數千人。城巷填塞。觀者嘆異。獲鹿爲山陝衝衢。君治驛有法。民不知有供億苦。時有陝西寡婦。兵還京。頗驛騷。井陘令巽愜。巡撫檄君併料理。兵戢不譁。歲歉出穀以活饑人。值編審戶口鱗次。面訊里長。不得上下爲姦利。在戶部時。吏弊不得行。尙書陳公廷敬倚任之。特薦其才。其爲糧道也。所屬舊有倉規鉅萬。並虐取之民。監司利其人。百姓疾苦弗問。歲遣一役。馳一檄。塞巡漕故事而已。君至皆謝絕。轉漕時扁舟巡察。懲其濫收者。宜興僻處萬山中。一夕忽至。百姓訝曰。吾民不見糧道四十年矣。今乃飛至耶。因號曰飛糧道。道庫歲收銀八十五萬兩。爲修船及弁丁運費。前運丁預支行糧。例扣月息。丁益困。君悉除之。丁立碑頌德。仲雍墓在虞山。久不修。城隍廟瀆祀者衆。演劇享神。歲糜金錢數萬。君曰。教化監司責也。乃葺墓至封閉廟門。其遷按察使也。十五衛四十九幫官丁。咸請留。不遂。去之日。泣且拜以送。與其鄉先正湯文正公撫蘇內。召時略同。胥門外有坊。曰民不能忘。爲湯公建也。民鑄公姓氏於其次。蓋公少學於湯公。公深

契之。其政事有本末。非偶然者。爲按察時。宿州某生。攜妻子授徒某氏家。其妻臨產。妻兄之女來。數日。妻子皆中毒死。館人曰。若與妻兄有隙乎。曰。有之。曰。是矣。必令其女致毒也。生控於州。女不勝刑。遂誣服。獄具。君疑之。問館中來往何人。女曰。止一十二歲某徒耳。召而曲誘之。曰。師扶我急。因致砒麩中。生之妻兄乃得釋。無錫民某。與攻皮之匠歐。已而匠死。有僧故與某仇。證爲傷重致死。令據僧言擬抵。君察門歐月日。在保辜限外。因詰曰。傷久何得不醫。具言醫矣。檢所用方。則匠死傷寒耳。僧乃伏罪。所平反多類此。

靳輔治田治河政策

漢軍靳公輔任河事最久。其受人傾軋亦最多。康熙二十四年。聖祖念高郵寶應諸州縣湖水泛溢。民田被淹。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龍經理海口。旋召公及成龍至京彙議。成龍方主開濬海口故道。公仍初議築長隄束水敵潮。時大學士九卿從公議。而通參成其範。給事中王又旦。御史錢瑄。均是成龍寶應人。侍讀喬萊亦奏輔議非是。乃命尙書薩穆哈等勘視。奏稱海口不必開。會湯文正以巡撫入爲尙書。獨奏下河宜濬。卒以廷臣異議。命侍郎孫在豐往董其役。未嘗專從公策也。二十六年諭。又詢下河田畝何策可紓水患。公仍主築提減水之說。時成龍撫直

隸。聖祖以輔疏示詢成龍。仍言下河宜開。重提不宜築。詔遣尙書佛倫。侍郎熊一瀟。與總督董訥。總漕慕天顏。孫在豐。會勘。惟佛倫奏應從輔議。天顏在豐議均與公左。明年正月。御史郭琇劾公糜費帑金。攘奪民田。橫取米麥。越境貨賣。科臣劉楷。台臣陸修祖。復交章劾之。天顏在豐亦疏論公屯田累民。及阻撓下河開濬事。公自請入覲。聖祖御乾清門。命輔與成龍琇各陳所見。卒允九卿議。停築重隄。革公職。後又命學士凱音布。侍衛馬布。尙書張玉。書圖納。等先後往勘。均稱公治河功。二十八年正月。聖祖南巡閱河。輔從行。聖祖親見隄工河道。始褒輔實心任事。勞績昭然。復原品。三十一年復任河督。而公不久逝矣。逾年召見河督于成龍。原署河督董訥。責以排抑靳輔。諭大學士曰。于成龍曾奏河岸未見靳輔栽柳。及朕南巡。指詢成龍。無辭以對。董訥亦曾言之。彼時九卿皆言靳輔當從重治罪。若卽誅輔。則死者可復生乎。成龍訥皆叩首。【事略載東華錄】

縣令勤政愛民

瓊州昌化令陶君【元瀄】。字子師。江南常熟人。爲諸生。能文章。有經世志。性愷。喜立事。以名節自厲。康熙二十三年。舉順天試。二十七年。會試。主者定第一策。陳會推之弊。語侵執政。稍抑

之。及殿試。論西北賦輕而役重。東南役均而賦重。願減浮額之糧。罷無益之費。閱者怪其言。憲置二甲。部選瓊州昌化令。三十三年到官。定賦役。均糧以畝。均役以糧。罷徭差。革雜征。自除坊里供帳。始度隙地。剏立墟市。大招流亡。勸開墾。予以牛穀不起徵。縣故與黎爲界。舊設土舍。制其出入。官吏因緣爲姦。以規物產。至是撤去揭榜。山簡有冤者。得詣縣陳訴。一權量。定法度。黎民樂業。時步行村落間。問民疾苦。煦嫗如家人。縣故有田四百餘頃。沒水且百年。君具陳始末。請免賦。上官難之。君因撰昌化浮糧考上之。後布政使魯君許爲上請。而君遽卒不果行。

遲維坤善政

遲君【維坤】字簡堂。漢軍正白旗人。康熙中。任山東聊城知縣。月以三、八日。召諸生課文。禮其賢者能者。問政事得失。歲以三、七月。巡行吠畝。視田之荒易。加賞罰焉。額徵冊有逋稅八百兩。以問吏。故無田主。歲雜取他戶代之。君言於大吏。以新墾荒地補稅額。代者悉免。故事。縣有役。按戶徵夫。吏因緣爲姦。君令履畝出錢。改爲僱役。上官下其法於他州縣。御史嚴有犯必痛治之。縣常多賊。倚捕役爲主。君杖殺其桀黠者一人。賊皆遠竄。設櫃徵銀。令納者自投其中。耗羨無所取。官府興作。必如值給工匠錢。又人與之食。買器物一從市價。商民頌之。卒祀名宦祠。

葉映榴捐軀盡節

池北偶談云。葉映榴字丙霞。江南上海縣人。順治辛丑進士。由庶吉士改部曹。出視陝西學政。稍遷湖北督糧參議。戊辰武昌兵變。從容拜疏。疏略載東華錄。公服自剄死。奉旨褒嘉。特贈工部侍郎。己巳上南巡。其子葉敷迎駕。上諭禮部等衙門。當楚省兵譁之際。葉映榴盡節捐軀。朕心深切憫悼。持詔所司。優贈亞卿。兼予卹廕。今巡行江南。見其子葉敷迎伏道旁。彌增軫惻。忠節之臣。應特與諡。以彰異數。爾等會議具奏。部覆特諡忠節。丙霞故刑部侍郎。有聲子。弱不勝衣。在部曹與予爲文章之交。嘗以虔州圍城中詩二百餘篇屬予序論。竟未及報。

任御史葵尊之風節

池北偶談記同時御史敢言。惟荆元實任葵尊二人。葵尊名宏嘉。鈞台宗丞族兄也。鈞台清芬樓稿。稱康熙中葉御史噤不言。人諛爲薦解角。自公入台垣而言路始振。章數十上。咸有益國計民生。巡視北城。親王諸府。公侯第宅。多在轄下。輻悍尤難治。公偶出。有錦衣駿馬突其前。公叱呵之。衆不敢。曰。此某王所嬖千金且也。公大怒。身逐之。隸走卒奔抵王府。坐其門譁。必得且乃已。王曰。是申申者何也。卽出敢若何。且出。公叱縛之。予杖四十。王大恚。入奏。天子曰。非凌汝。

行者吾法。汝庇優。虧吾法。王穀棘稽顙出。馬三爺者。戚畹某弟。登城私。公執而鞭之。告其兄。兄面謝過。已而謀齟齬。公廷發其姦。某矯辯。天子命掌其頰三十。又聲九門提督罪。詔立斥罷。公嘗慨然流涕曰。宏嘉之得保首領。天子賜也。蓋信而後諫。其遇不可及云。

奏蠲額稅

清朝野史云。河南自闖賊蹂躪之後。田野半化污萊。清朝底定。荒者減其額稅。惟靈寶一縣。以許姓族大糧多。當事避嫌。未經豁免。虛糧二萬。貽累日久。康熙十七年。江采白甫至其邑。夙夜籌畫。三請於院司。竟得奏蠲。合境歡騰。江亦因之內擢。

京兆尹之治績

清朝野史云。舊例順天獄之罪犯軍流者。必俟咨行各省。僉妻到日。然後發遣。康熙四十年。錢再亭爲京尹。請先掣定地方。押赴本省。領妻同解。則繫者不致淹滯於囹圄。行者不致欺辱於道路。三便之奏。奉詔允行。又琉璃亮瓦二廠。舊例除官房富戶外。小民計屋輸租。而貧苦之氓。倒壞之舍。糊口未能。算繆何出。請悉貸之。於是歲免租四千三百有奇。當再亭在垣中時。建白俱切政要。而其尹京兆也。猶不忘民瘼。天下稱之。錢再亭名晉錫太倉人。

江寧太守之廉幹

池北偶談云。陳龍巖福建晉江舉人。累官江寧知府。居官以清介聞。隨州妖人朱方且左道蠱惑。四方督撫藩臬所至郊迎。爲立書院。至金陵。總督某公方延之衙署。忽轅門傳鼓聲甚急。遣問之。陳立轅門外直對云。無餘事。知府某以朱方且左道惑衆。來請發下鞠審正法。以安地方耳。制府雖怒其戇。然素知其廉幹。亦不罪也。後陳卒于任。總督于成龍親弔哭之。

陳御史紫芝之風節

清朝野史云。康熙間前輩有聲台垣者二人。一理少。一則非園先生紫芝也。先生初官詞曹。卽不受外僚書帕之敬。入台尤持風紀。嘗疏請裁屯衛。頒禮書。除南城大猾鄧二。皆允行。時疆臣多由閣部保舉。湖廣巡撫張汧。大學士明珠所私也。恃勢貪暴。廷臣不敢糾。先生具疏劾汧。且請罪其保舉之人。奏入。上語之曰。滿朝爲所賄屬。爾小御史乃爾敢言。翌日面諭九卿。卽與內陞四品卿。（按蔣學鏞樛庵存稿謂原保大僚十餘人。因之降黜。新修鄞縣志從之。非事實也。）康熙二十七年明珠革職。上諭尙以保舉張汧官員未經議罪。責塞樛額之庇護。見明珠傳。先生益感激。思報稱。一日於朝房值明珠延坐。進茗飲之。歸寓暴卒。（按明珠延坐一事。見萊

州府志郭琇傳）在明相贖貨權。勢居騎虎。固不避妨賢害正之醜聲。惜濟濟盈廷。無一人爲之舉發者。而先生之方剛見憚。峭直寡援。益見矣。

阮給諫駕馭猾吏

清朝野史云。大河衛人阮給諫【應商】。官戶部郎。猾吏悚息。由其到任第一日。卽以裘服逾制。撻從事二人。督治文案。惟令抱牘待判。不得出一語。威聲所至。故雲南一司。無不洗手奉令也。（按戶部雲南司總轄倉儲出納與山東司之司鹽政陋弊相同。莫可猝拔。至今猶然）官吏科給事中。尤著風節。其時吏部選人。或違例壓缺。改易文憑。駁選停放。除授不公。給諫上書極論。纒纒數百言。指斥無隱。銓曹多被議者。直聲大震。一日聖祖御門有所咨訪。特指名命對。給諫從容敷奏。衆皆屬目。嗣是連次御門。輒垂問。阮應商在否。蓋知其廉辦有節。行將大用之矣。以疾告歸。遽卒。朝野惜之。

劉知州善於應變

劉君諱榮。字叟子。山東諸城人。父必顯。官戶部員外郎。乞歸。遂不出。君年十一。補諸生。康熙二十四年登進士。三十四年。出知長沙縣。居官廉惠。見義奮發。尤善應變。時城中誤傳將裁兵。撫

標千餘人皆震恐。環轅門而噪。君謁巡撫。出爲好語解之。卽令赴縣倉。預給三月糧。示必無裁意。衆乃帖然。居三年。遷知寧羌州。是歲關中大飢。君至。餓孳滿野。而州倉無見糧。卽入府謁監司丁珩。請假廳倉粟以活州民。許之。府州相距三百里。募州民能運斗粟者。予之三升。不十日而三千粟盡入州倉。悉以賑。明年春。復詣府。監司謂曰。吾欲依君法以賑一府。而洋縣地廣人衆。今年老。思以累君。君曰。方春民困已急。必欲見委者。請假以重權。乃可。監司卽授以檄。役數十人從。君卽持檄發粟。從水運。令役持檄分調數縣丞簿。而已單騎至洋。先徧歷郊野。驗戶口多寡。已入城。語洋令曰。吾發官粟至此。必春貸秋還。倘秋不熟。我兩人可代任之。縱以此破家。所獲多矣。令曰諾。還分遣丞簿。按戶發粟。數日而畢。將去。闔縣老穉持香擁馬首塞路。越三日乃得行。及秋。洋民曰。劉爺活我。我忍負劉爺乎。爭赴廳倉納粟。贏故額百石。寧羌民貧多逋稅。遂聽民便。蜜粟筍蕨悉充稅。而自賣家中田代之輸。下車之日。居民僅七家。期年而輻輳矣。一日出郭。見山多榭樹宜蠶。乃募里中善蠶者。載繭種數萬至。教民蠶。繭成。復教之織。州人利之名曰劉公綢。其後桂林陳文恭爲陝撫。請下其法於他州縣。由是陝人之蠶者益衆。立義學。購賈人載書賣之。親爲正句讀。釋其大義。寧羌士始有得第者。書曰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劉

君可謂體會此旨矣。

張相國廷玉平反叛案

桐城張公廷玉。字衡臣。一字硯齋。太傅文端公英仲子也。少穎敏。性寬厚。康熙三十九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受知聖祖。洊加優擢。遷刑部右侍郎。復調吏部。迴翔卿貳。已巋然負台輔望矣。而馭吏極嚴。長吏部時。知有蠹吏張某者。舞弄文法。中外官屢受其毒。人呼爲張老虎。公命所司重懲之。朝貴多爲營救。公不爲動。時稱公伏虎侍郎。一日坐堂上理事。曹司持一牒來。曰。此文元氏縣誤書先民縣。當駁問原省。公笑曰。若先民寫元氏。外省之誤。今元氏作先民。乃書吏略添筆畫爲需索計耳。責逐黠吏而正其謬。同官盡服公之敏悟。佐司寇時。康熙五十九年。山左鹽梟糾衆爲不軌。焚劫村落。率黨橫行。南北道幾梗。又青州諸生鞠士林招集無賴。倡邪教。有司捕獲百五十餘人。株連未已。事聞。詔公與都統陶賴。學士登德。馳往按治。聖祖面諭曰。奸民聚衆。妄稱名號。謀不軌。訊明應大辟者。卽在濟南正法。應戍者卽發遣。公奉命出。細察獄詞。廉得其概。昌言曰。此盜案非叛案也。賊自稱仁義王義勇王飛骸將軍。觀飛骸二字。不過市井綽號耳。無足深究也。乃手定爰書。作盜案擬結。斬七人。戍三十五人。用肉刑十八人。殘廢

疾病免議七十二人。無干二十五人。初盜魁供黨羽二千餘人。公念罪在首惡。就按察司械送之。百五十餘人訊結。不連染一人。世稱其寬厚。旋由尙書晉大學士。入軍機。贊襄機務。公正無私。周詳妥協。賜第賜爵。恩眷特隆。輔相兩朝。垂五十年。無一字與督撫外吏接。性孝友。子姪咸黨。列仕籍者數十人。皆約以禮法。年老乞休。家居六年薨。壽八十有四。腸諡文和。似公馭吏之嚴正。與按獄之明察。措施自有分寸。世之談吏治者。可以借鏡也。

刑名家

印雪軒隨筆云。鄭春潭【瓊】精於刑名家言。在小匏幕中多年。嘗自言生平無造孽事。惟在保定府當副手時。有某縣令獲鄰邑盜犯二人。於例當遷秩。但恐不能坐實盜罪。或爲上游所駁。遂以商之保定正手某。正手某以事冗。轉以屬余。余核盜情節均無可原。且是時幕學雖成。知者尙鮮。思欲炫己長以爲得館地。遂欣然諾之。已而盜伏法。令亦獲升。由今思之。盜負當死之罪。而我非應辦此案之人。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心所耿耿獨此耳。迨甲申秋。春潭體時有不適。一日晚忽發狂譫語。喃喃若與人爭辯。醒而叩之。泣然曰。我病殆不起矣。頃見二盜立牀前。向余索命。冤魂纏繞不休。其能久延於世乎。言已。索筆作遺囑寄其家。并處分身後事。

次晚譫語更甚。忽泣曰。我尙有老親在南。身死養贍無人矣。忽喜曰。頃有金甲神憐我孝思。已將二鬼逐去矣。忽又大悲曰。二鬼去而復來。我命終不可活矣。如是者數晝夜。最後由右武君治之。曰。是非鬼也。病由邪熱未清。遽服補劑耳。今當先定其神。次攻其邪。然後培其元氣。庶有瘳乎。於是乘其發狂時。熾炭一盆於牀前。沃之以醋。而譫語良已。嗣是鬼亦不復見。調治浹旬。漸有起色。夫春潭於二盜。雖不免雞以公中私。要非故入其罪。然弓影蛇杯。平日畜此疑。臨時遂見此鬼。設病竟不起。不又爲談因果者。添一公案哉。

循吏楊秘之治行

清代軼聞云。楊公秘字靜山。康熙朝循吏也。知固安。預修永定河。故事。秋汛畢。卽興工。時永定河道黃某。賦役錢不均。遲延及冬。朝涉者股戰。公意憐之。許日出後下鑿。黃巡工。遲民之來。欲笞之。公力爭不得。乃直前牽馬至凍處。曰。公能往。民亦能往。此時日高出。公重裘尙瑟縮。乃責此赤脛者。戴星來耶。黃大恚。將繕牒劾。會巡撫李文貞過柳家口。聞其事。召謂曰。汝年少能然。古之任延也。勞之酒。解裘衣人。事得釋。調宛平。聖祖巡畿南。固安老幼爭乞留。聖祖曰。別與汝固安一好官何如。一女子對曰。何不別以好官與宛平耶。聖祖大笑。以爲誠。許食知州俸。仍令

固安尋遷雲南麗江府。麗江故苗地。新歸版籍。公乃召土官爲典史。諸里魁以頭目充。令人樹榆一本。畝蓄水一溝。建文廟。定婚喪之制。期年歲熟。俗爲一變。民飾廟以祀。號爲第一太守祠。畢遷至四川巡撫。乾隆初緣言事罷。再起。以光少告歸。

右江道被誣繫獄

清代軼聞云。蜀中簡公。謙居天姿絕人。凡有記覽。過目不忘。康熙辛亥視學江南。江南財賄所都。前學使者無不藉營金窟。公至力反其弊。勢挾利誘。屹不爲動。每發榜後。進諸生而面誨之。某某解題中款。某某用古入化。並不攤卷於案。皆能背誦其文。試蘇州。題中有上字。一生因公名上。遂寫上爲尙。公呼是生問故。生曰。憲名未敢正書耳。公怒曰。汝將以此求媚耶。士人行己。貴乎立品。卽小可以見大。卽窮可以徵達。推此意也。他日微倖立朝。則婢膝奴顏。汝必安爲之矣。跪生於庭。立命改正。又數年公補粵西右江道。北地崔維雅者。傾險人也。向與公同官。屢有干請。公薄其爲人。不甚應之。是時陞任粵藩。護理院事。遂以故巡撫郝公與公有交。借事誣奏。繫公於獄。公無以自明。吞金而歿。其明日之午。維雅方啓門視事。忽狂呼曰。簡公來矣。倉皇亟趨下階。伏地叩顙不已。復起立。投帽脫衣。反手面縛。左右扶入內室。乃絕。維雅疏下部議。白公

無罪而公已歿。天下莫不寃之。

四翰林敢言時政

池北偶談云。康熙間翰林敢言者四人。始則孝感熊相國（賜履）以論時政闕失得薄譴。上親政。擢學士。不三年遂大拜。繼則廬陵張學士幹臣（貞生）諫差滿洲大臣巡方。鐫二級。去後詔以原官起用。辭不至。再詔至京。卒於位。又海陵陳編修雁羣（志紀）上書論督撫大吏貪污。又勸上用威刑。上親鞫。遣戍寧古塔。連及臺省數人。又猗氏衛檢討爾錫（既齊）上書條列時政。上御乾清門。奏對不稱旨。既而衛以祖母喪歸。歸六年復至京。奉旨調外補霸州判。二十六年以原官起用。二十七年特旨陞山東布政使。然四君子人品各有不同。熊受特達之知。固不必言。張居王山與木石爲伍。讀書刻苦。一介不以取與。衛教授汾西。在姑射山中。雖長吏罕覩其面。皆非陳所及也。

匿窖金以救飢民

印雪軒隨筆云。蘭陵莊氏鉅族也。相傳其先世某者貧甚。爲人淘井以生。一日淘富家井。忽見其下纍纍者。皆不動尊也。遽繼而出。詭辭告主人曰。此中多蛇蝎。我幾爲所螫。飲其水必至殺。

人。不如其已。富室信之。遂廢其井。不數年。蘭陵大饑。官出示募富民輸金爲平糶計。某有感爲役於陽湖。乃走告之曰。我有金。若曷不言我於子之官。其戚曰。汝固啼饑於年豐者。今遇荒年。得免溝中瘠幸矣。安所得金。強之。乃以其名報令。召之入。則一窶人也。問金安在。某曰。民無金。安敢誑官。第獨力不能運以來。官但遣役隨民往。不必問也。令如其言。乃往扣富家門曰。我來捕蛇蝎矣。卽自入井運金以出。窮日之力。乃盡。至公堂。權之。得三十萬兩。有奇。全活人無算。令義之以聞於大吏。大吏以其名入奏。奉旨以知縣用。謁選得福建某縣之官。不數年。循聲大起。適邑中獲海盜。某視其魁美秀而文。心憐之。訊畢。召而謂之曰。若文弱如是。何能盜。得非爲仇者所誣乎。吾今釋汝。卽破械縱之。去久之。棄官歸。將葬其先人。忽一僧造門求見。某訝其無因而至。僧笑曰。公不識我乎。我卽公所釋盜也。自釋後。欲操舊業。懼孤公恩。不爲卽無以爲生。因削髮入空門。兼習堪輿家言。近聞公欲葬先人。而我適得一牛眠吉地。可藉手以報往日之恩。是以來。某喜偕僧往視地。地良吉。遂諷吉營窀穸焉。迄今百餘年。而子孫繁衍。科第綿延。蓋食報正未有艾也。此休寧胡君友石炯爲余言之。友石僑居蘭陵。故知之綦詳。夫縱盜一節。不可爲訓。然其見財不動。并能留以活此一方之民。則功德甚大。天固宜有以厚報之也。

秦松齡因逋糧案罷官

清朝野史云。蒼峴山人無錫秦諭德。松齡。康熙己未詞科人物也。先於順治乙未翰林。以逋糧案罷歸。然其文集載上座主胡山陰書。按胡名兆龍。乙未總裁。中有某久在京師。素知功令。薄田五頃。輸賦獨先。本籍欠糧之冊。絕無賤名。祇以同族孀姑。遠在鄰邑。平日不相聞問。不知何人所使。詭將彼戶。濫注卑銜。逋賦三分。致干國憲。直俟檄提之日。方知受罪之由云云。按江南逋糧之獄。摺紳連染極多。葉文敏公方藹。僅欠絲毫。亦遭削奪。故時有探花不值一文錢之謠。合觀此事。想見清初憲典之嚴。

杭州駐防

清朝野史云。丁丑六月間。杭城自荆調來之駐防旗人。因至某茶葉店小故口角。忽糾衆滋事。毆傷近二十人。於是市人洶洶。自鼓樓至鹽橋皆罷市。仁和錢塘兩縣令出爲謝。乃始開市。時衛靜瀾中丞方護撫院。曰。狼戾如是。是不可長。遂直奏其事。又諷杭人官京者合辭揭參。於是朝廷震怒。命浙撫嚴辦。乃將爲首肇事之人革去馬甲。鞭若干下。且以木籠囚之。自是旗人稍斂跡。初杭城駐滿營時。滿人住營中者。遇婦女乘輿過滿營。每迫令停轎掀簾。捏手撫足。無所

不至。杭人患之。於是紳士告諸巡撫。巡撫告諸將軍。將軍假他事出至某處。易小轎。帷四面。露手廉外。纖指長爪。儼若婦女。入滿營中。諸無賴果令停轎。掀視則將軍也。大駭。欲返走。將軍大怒。命執至署。枷責有差。自是此風稍戢。此事或云卽巡撫所爲。（又按明時杭之富人。悉住西城。故清初特圈爲八旗兵丁住劄之所。然漢人甚不喜之。或建議爲營中屋宇。應仿兵房之式。於是高大之屋一時毀去。俾滿人不得居住云。）

三風太守多惠政

清朝野史云。吳菌次守湖州。多惠政。廉得大猾所在。單舸禽而殲之。歡聲動地。凌忠節公未葬。爲捐俸卜地葬焉。公暇頌酒弦詩。四方名士往還若鯽。湖人呼爲三風太守。謂多風力。尙風節。饒風雅也。旣罷歸。貧無田宅。購廢圃以居。凡索詩文者。多以花木竹石爲潤筆資。不數月成林。因名種字林。

莊太守治徐政績

復齋莊君。爲安溪李文貞公門下士。舉康熙二十七年進士。授山東濰縣令。母就養。卒於塗。歸而廬墓三年。自是不忍一日離其父。父旣卒。隱居教授。若將終焉。繼由楊文定公薦。授助教。遷

吏部主事。每執橐。與長官爭是非。或齟齬。侃侃直陳。無懼色。其舉進士。出余府丞甸。謝御史濟世門。二君夙以抗直著聲。君能繼其武。權貴多陰憚之。六年有薦君學行宜君言路者。引見上。意甚相屬。越日命赴湖廣。以同知用。補德安同知。逾月擢知徐州府。蘇松道汪某。以危法中沛令。某督撫具白簡矣。命君補牒。公牒稱沛令不侮鰥寡。不畏強禦。汪聞悛而止。果毅公納親巡江南。勢烜赫。監司皆鞞袴跪迎。君獨長揖。訥責問。君曰。非敢惜。此膝於公。奈會典所無何。訥默然。徐仍歲水災。君至相川澤。諮耆民。請廣開上游水道。以洩異漲。且告石林可危狀。未及措注。而石林決。沛縣城將潰。民逃竄。君立起。駕輕輒行。告父老。太守來與爾民同難。爾民將安往。率衆堵築。七日。城完。在徐三年。兩遇大荒。勤賑事。寢食皆廢。九年遷淮海道副使。嘗巡所屬邑。僕隸數人。從皆自飲其馬。邑令犒之。則跪辭曰。公視奴輩如兒子。不告而受不安。告必命辭。是仍虛君惠也。強之皆指心誓。先是大府巡屬。矜嚴若神。及去。庫爲之虧。公至平易近人。無角尖耗。淮海承屢侵後。凋敝不異於徐。公嘗曰。吾聞古循吏。精誠能反風滅火。每對遺民。中心愧畏。夢寐中猶標辟呼嗟也。海州有鹽河。蓄水通商運。雖異漲。非徧告大府監司。不敢開洩。及得請。則田禾已不可救矣。君陳於制府。定議。遇水漲。守土吏先開洩。而後報聞。十年冬。巡視災賑。臘。

盡始回徐。十一年正月卒。年六十有一。君諱亨陽。字復齋。福建靖南人。

佟刺史誠心愛民

佟君國瓏。字信侯。遼東人。以祖從龍入關。隸漢軍爲世族。康熙三十年。君由筆帖式。授山東文登知縣。文俗故愚悍。或歡君尙嚴峻。爲政在誠心愛民。興利除害。化導之而已。嚴峻非邑之福也。副將某暱一妓。日遣營兵爲役。又剋蝕軍餉。合營衷甲大譟。夜半斬關。出屯東郭。君聞變。披衣出。家人止之不聽。吏役皆股栗。莫敢從。君乃單騎陟山巔。厲聲曰。吾與軍民同疾苦。有寃當訴我。何妄動至此。衆猶洶洶。君當礮立曰。吾不忍見爾曹族誅。請先試若礮。衆色動。曰。公廉明。軍何敢犯。然事已至此。奈何。君力任保全。再三覈其故。得實狀。疾遣吏縛妓。至。挾於旗鼓之間。衆泣拜而散。副將尋被劾去。輿論快之。癸未大飢。奸民所在騷動。將不測。公率數十人。徧詣村墟。曉諭。捕斃凶渠。旋給賑。民賴以安。事竣。得首列薦章云。邑豪米某兄弟三。鄰婦貸其錢。不能償息。豪殺之。君廉得其實。而吏役得豪金。皆巧爲揜覆。尋倩人持千金賂君。君大怒。答其人。立覆驗。得重傷。然無確證。忽有小婢倚門。君鞠之。得實狀。遂置三人於法。一邑肅然。邑故濱海。閩商泊舟島嶼間。副將林某。縛數十人。指爲寇。君訊之。皆釋。乃更捕真盜四十餘人。殺之。海疆敕

謐。而海舶繼至者。皆德君。丁亥聖祖南巡。君二次扈從。受優賚。辛卯擢澤州知州。屬歲稔。大發常平倉穀借民。秋成剋期輸還無爽者。又爲減耗羨。革陋規。省徭役。平物價。民情大悅。時太原守挾威勢。能傾軋人。君獨與之抗。太守乃陰嗾某驛丞誣揭君坐罷任。州民譁然。鳴鐘鼓罷市。欲詣闕留。時康熙五十二年六月事也。旣而得旨留原任。州民歡躍。會平陽民變。略如君宰文登時。撫君檄君往撫。許以兵從。君曰。兵行是速亂也。請單騎往。旣至。民皆額手曰。佟公至。吾屬無慮矣。乃入城撫諭。安堵如故。州城圯。捐俸千金爲倡。集僚屬紳民議修築。凡兩年工竣。民咸頌其德。立生祠。君禁之。不能止也。君去六七十年。春秋俎豆弗衰。庚子引疾去。州民攀號聲震郊野。亡何以舊屬高平令虧帑被逮。責償萬餘金。君故廉貧無所出。先是君在州辦軍需。數年未嘗尺寸擾民。民感次骨。至是憤注。公捐五千金投州庫。君復竭蹶斥舊產。越五年始得完項歸。自是布衣疏食終其身。恬如也。

謝縣令旌表林烈婦

消朝野史云。前輩詩文集所載烈婦節婦事蹟。幾乎累牘難書矣。讀解春集文鈔林烈婦曾高行傳。孝節兼盡。仁義兩全。蓋尤閨閣中之從容中道者。亟節錄之。婦名如蘭。長樂縣人。適同縣

林漢朝仲子邦基爲妻。事舅姑極孝。相夫以禮。兼通文翰工詩。漢朝買於杭。遂徙家焉。占仁籍。婦嫁十二年無所出。康熙癸未姑沒。邦基哭成疾。婦哀毀同夫。邦基病革。謂婦曰。爾能從我地下乎。烈婦泣而諾之。邦基猶張目視婦。乃指天矢之。邦基笑而瞑。婦製二棺。斂夫畢。將以身殉。再投纆皆遇救。漢朝勸止之不聽。於是投牒仁和縣報明盡節。縣令謝儼批牘尾曰。爾媳曾氏宜代夫盡孝。爾速爲立嗣。庶慈孝節義萃於一門。爾其婉諭。毋求存案。於是漢朝執批歸。反覆勸諭。婦號曰。翁有伯叔妯娌在。豈不足供養哉。潛以指環鎔金丸將吞之。漢朝復奔縣求存案。免後累。儼又批曰。爾速爲立嗣。本縣當捐俸相恤。給匾預旌。爾慎勿坐視。漢朝歸復涕泣勸諭。且立其次孫志文爲邦基後。命婦撫之。越十日婦乃自爲詞詣縣曰。蒙諭養親諭子。爲孝節兩全之道。氏亦知之。惟思夫已有兄。翔弟翌可供子職。親年雖老。無須氏養。伯翔次子立爲夫後。本生有父。無須氏教。迴念亡夫臨終許氏身殉。氏泣諾之。夫方含笑入地。若蓋棺未久。卽負前言。他日黃泉。何顏相見。且氏素守閨訓。生平一話一言。不肯苟出。豈可茲事。反失大信。至於翁親伯叔。勸諭諄諄。氏志彌堅。非關挽救之不力。今特親叩求批。藉免貽累。氏死之日。猶生之年。儼又批曰。此稟仍不准存案。嗣子已立。本縣命名爲林光節。爾善撫之。爾許以身殉夫。不負

前言是也。但來日方長。人事難料。萬一老親失養。稚子失教。爾夫亦當含哀地下。深悔前言。不若撫孤成立。事翁終身。乃踐前約。則所全實大。蓋慷慨赴死易。從容守節難。勿泥小諒而廢大倫。儼卽捐俸金。並大書孝節雙全四字表其門閭。婦痛哭歸。乃撫光節孝養漢朝惟謹。自癸未迄丙戌。凡溫清視膳之禮。視子職加勤焉。四載如一日。明年九月漢朝疾發。婦竭力扶持。佐伯叔妯娌侍湯藥。歷久不怠。又明年三月漢朝捐館。婦哀毀如喪姑時。脫簪珥以襄葬事。兩喪並舉。獨留夫棺不出。又盡解衣裝營身後事咸備。乃告妯娌曰。吾今可以踐前言矣。遂絕粒十四日而殞。先期集平日詩文稿焚之。臨終賦五律一首。有我自尋夫去人休作烈看之句。自來婦女殉夫。多出於激烈。而曾氏乃近於中庸。嗚呼。亦難能矣。縣尹謝君。必非庸吏。

李二姑雪父冤

清朝野史云。李氏女行三。河南鹿邑人。父某家貧業田。嘗以隱事與土豪隱相恨疾。土豪陰謀殺之。使客陽與親。召之酒而藥以飲。遂病。心知土豪所爲。將死。女從母泣於前。某切齒叱曰。若何泣。若非吾子也。且吾爲人而殺。幸有兒。俟壯或能復仇。若則弱女子。後何能爲也。吾恨終不吐。吾目終不瞑矣。女時年十餘。聞父言。朝夕憤恨。時時蓄志報復。比數歲。日誓鬼神。往祝父墓。

願魂魄一助。挾利刃候道上。欲隱刺土豪。土豪出入乘馬。隨以童僕。彪彪然勢不得逞。乃乞人爲詞。懇諸有司。無一人能白其冤者。女恨甚。嘗曰。此曹雖官。實強盜耳。徒知剝削膏脂。何能代伸覆盆乎。遂辭母。慷慨走京師。鹿邑距京師二千里。女孤弱無攜挈。摹托逆旅。逆旅主人或怪其獨來。疑有他故。不納。則潛伏草莽間。既至。將擊登聞鼓自訟。數爲吏所阻。乃陳於刑部。與都察院。亦如有司之在河南北者。久之。有新任某令於鹿邑者。頗強直。女聞之。乃還里。伺令出遮前大呼。且涕且陳。伍伯箠驅不動。令以某死歲月久。且無驗。其意未信。更詰得死時語。及奔京師狀。乃受牒。傳客與土豪至。訊得實。置諸獄。未幾。土豪死。土豪家恨女甚。搆謗詞污之。適有呂公子。獨知其賢。請聘之。其母勸之行。女不許。及母卒。召宗族親戚鄰里。謂之曰。吾痛父見害。楚毒幾十年。幸得昭雪。而名爲人垢。忍不早死者。傷無兄弟。終奉老母。今吾大事已畢。其終有所自明。遂入室自縊死。此清康熙戊午年事也。

孫詔成杖責滋事官監

清朝野史云。孫方伯詔成。康熙壬辰進士。選庶吉士。爲甘肅武威清朝甲科之開山。雍正初年。解館。改知直隸某縣。會世宗有事先陵。蹕經其邑。大雪積行宮門外數寸。故事。凡宮門內外糞

除之役。宮監司之。時宮監有所索於方伯。未之允也。輒呼縣官來掃雪。方伯擁篲以前。謂宮監曰。縣官爲天子掃雪。豈辱事也耶。僂僂掃雪不已。宮監怒。將羣集而毆之。於是方伯引其魁。以出。飭皂隸縛而加杖。是時上官皆伺候宮門外。聞之震慄。遂以其實上陳。且請罪。世宗覽奏。欣然曰。此知縣大膽。太監滋事不可赦。著交所司治罪。召見方伯。慰勉者再。未幾而擢守寧波矣。旋遷寧紹台道。轉兩浙鹽運使。惠政令望。至今不沫。其杖責閹人。與乾隆年間熱河巡檢張若瀛。縛杖滋事。太監若合符契。尤爲世所傳揚。謝山先生作方伯墓銘云。西涼之域。茂陵所開。晉十六國。繼翦蒿萊。歷唐宋元。頗稱乏才。運際中天。乃起其衰。峨峨使君。破荒而出。如鍊石手。以補天闕。花甌綾被。三館矜式。洊歷方面。樹藩秉臬。被名與位。有如飄蓬。惟茲令聞。可以無窮。吾家粉社。桐鄉之東。甘棠蔽芾。我思召公。可見方伯之亦俠亦儒。蔚成循卓。固非但金花榜子。爲涼州羣彥之慮無也。(按公宦浙多年。最愼庶獄。嘗曰。吾不能必人之無冤。惟求己之無悔。此二語亦刀筆吏座右良箴。)

良吏被劾去官

增城令夏君熙澤。字爲霖。號存齋。江西新建人。七歲失怙。家貧。饘粥不繼。母督之學。或乏膏油。

則危坐默誦。年十七。游京師。從韓慕廬孫峨山諸先生遊。見聞益廣。康熙二十九年成進士。謁選得廣東增城縣。時邑大水。田疇成巨浸。既受事。報水災。開倉發粟。按行村落。散米數千石。更勸富民捐貸。民以不困。秋大熟。民相率輸倉。至冬缺二百餘石。吏請追比。君弗忍。代還之。聽訟之暇。振興學校。購書籍。聘名師。聚邑人子弟教之。邑介海區。有靈山複嶺。層嶂僻徑。逶迤潛通七邑。爲諸盜逋逃藪。鄰封追捕急。咸嘯聚剽掠。禽人民。索金帛粟米。出僞牒邀贖。君與同城武弁計曰。倘報上官。往返經旬。日賊糧足守險。益難奪。出不意攻之。兵法也。我領敢死士先。君繼之。合隊交攻。賊穴可連破。武弁唯唯。君戎服佩刀。糾衆夜發。武弁棲巡山口。乃分鄉兵爲二隊。直擣其巢。賊聞鼓礮聲。不辨衆寡。奔散過半。追殺十餘賊。生擒其魁。男女擄者。悉解縛奪歸。當是時。武弁恐形其短。不以白上官。上官亦諱言用兵。功抑不叙。君素以清介自持。凡上官胥吏婪索。絕不一應。百計中傷之。旋以監斃盜犯過多。被劾罷。時斃者十二人。臬獄四。府獄三。皆歸獄於縣。增城老幼咸嘆息泣下。歸葺老屋。居寡嫂及二兄。儻數椽自居。淡飯黃齏。讀書不輟。閒出遊。蕭然獨往。歷名山川。訪異人畸士。至老不倦。噫。優遊林下之樂趣。較宦途之危險。不啻霄壤矣。

余田生遺愛在民

余公(甸)字田生福建福清人。初試江津令。携一僕之任。每早起。坐堂皇。民有投牒者。據情事重輕。卽命之檄詔所訴人。不以屬吏片言立決。遣訟爲之簡。時西事起。青海諸番謀窺川陝。年羹堯撫四川。加正賦。通私茶。猶不足以餉戰士。多額外急征。檄再三至。京兆不應。乃遣內丁持印文告諭。自朝至日晡。公不出。使者譁。公立坐堂皇。命反接。衆相視不敢動。君尤怒。乃共推曳伏之地。投六籤。丞簿皆曲聽爲請。須臾士民集堂下者數千人。耆老數十升堂。以身蔽使者。告哀曰。公何難棄官。但我民自今無怙恃矣。望哀赤子無依。寬使者法。久之乃命釋縛羈候。越日使者介衆索原文。斥之曰。還報大人。我無子。閉門待劾。原文已間道付二三執友矣。遠近驚駭。旬日聲震京師。羹堯曰。此民戴也。斥之傷衆心。不去百城玩令。會行取。遂以公應內召。此一事大類武博山之抗和坤。旣入爲吏部主事。每事必親。不假手胥吏。掌選二年。權要富人子。求速化者。多爲所格。長官亦陰患其戇。閒絀其議。公乃力求退。嗣陳公滄州督河。薦起爲兗濟道。清介勤事。一如江津。士民聞其至。訟獄者爭赴焉。幾奪廉使之政。久之廉使及巡撫有秕政。亦赴愬於道。公刺得其情。反覆申列。必得當乃止。滄州卒。齊蘇勒繼之。以工事劾公。士民相隨聽勸。

者數千人。齊巡工至公所部。父老結綵手炷香。稽首於舫前。請登岸。受萬民瞻拜。擁肩輿至廣原。升高座。聚者萬餘人。四面環拜。投香於地。高如邱陵。咸呼還我余公。吾民萬世尸祝。河督大驚。慰諭之。許拜疏。出矢言。衆乃散。世宗聞之。立召公入。退語政府曰。吾又得一直臣矣。此一事。大類陳滄洲之忤嚙禮。旋擢山東按察使。逾年遷順天府丞。剛方清簡。精於吏治。仕宦三十年。屢起屢躓。直聲震天下。歿後所歷官地。父老聞公訃。皆羣聚哭奠焉。

沈縣令樂善好施

沈君光榮。字覲如。漢軍正白旗人。以歲貢試授筆帖式。康熙四十年。出知河南河內縣。專務德化。月朔望。集城中居民。宣講上諭。翼日。單騎歷郊野。召鄉民徧告之。往復懇到。聞者莫不感動。徵科不用敲朴。設盒酒花帛。召諸里老。令通課者跪堂前。斟酒進他里長之畢。輸者飲之。爲簪花被帛。鼓吹導出中門。由是輸者畢至。有李家窪者。地斥鹵多通。君爲引溝渠開稻田。招流民復業。給以牛穀種。改名藏富村。遂成沃土。民有訟。令兩造要而來。立剖決。遣胥攝事。按日給錢。絲帛不得擾民。時出俸錢行諸利益事。夏設茶衢路。冬施棉衣。病者藥之。死而裸露者棺之。三年去任。士民懷其德。奉祀名宦祠。

鄂總督之名言治績

西林鄂爾泰自浙撫遷桂撫。道出湘江。將入零陵。有中使馳令受詔。時世宗尙束溼之治。中外受命者莫不震懼。公奉詔欲啓。中使曰。上旨令公抵任後發。公如命。及至桂發詔。乃命捕某劇盜。限三日解入都。文端悚息。秘令幹吏授以方略。果卽獲盜。如命解都。公時以能治盜稱。迨總督雲貴時。雲撫江陰楊公名時方獲譴。新巡撫朱綱多方羅織。至欲用刑訊。兵民汹汹爲楊公頌冤。謀羣起擊綱。公好言撫慰之。復厲聲責綱曰。過湯陰岳忠武廟。見鐵人乎。剛大慚沮。獄得解。合河孫嘉淦被誣坐贓。據以入告者親王也。上卽詢鄂公。公曰。孫嘉淦性或偏執。若操守臣敢以百口保之。上意解。卽命公弟訊問。事白。抵誣者罪。公平日嘗語人曰。大事不可糊塗。小事不可不糊塗。若小事不糊塗。則大事必至糊塗矣。見張文和澄懷園語。按公生平識量淵宏。規畫久遠。此數語大有閱歷。足以警世之積穀把柁者。若夫胸無遠猷。疏闊債事。輒藉口於不拘小節。則轉不如謹守繩尺之士。猶不至禍人國而害及蒼生也。

王國安之勤政

清代軼聞云。漢軍王侍郎國安。康熙初撫浙。勤敏彊記。所部吏民賢不肖及姦宄姓名。各有記

籍。摘伏如神。嘗晨坐聽事。官屬以次晉謁。復延見鄉里耆老。問疾苦。甫闔扉。遽微服行闌闔間。或單騎出入山谷。訪諸不逞者。立擒至官。遠近駭服。會朝議欲棄舟山。徙民內地。公上疏力言不可。乃止。卽今之定海廳也。浙人呼公曰王閻羅。

吳江令改過爲循吏

清代軼聞云。湖廣制軍郭琇令吳江時。簠簋不飭。撫臣湯文正將劾之。郭立誓痛改。令役擔水洗縣堂及內室。示民以更新。後果操行峻介。卒稱直臣。康熙二十五年。文正於撫蘇任內。嘗薦琇居心冲澹。蒞事精銳。宜行取。部以催徵未完。議格。持旨允行。授御史。又三十八年春。聖祖南巡。至德州。見琇跪道旁。諭閣臣曰。郭琇前令吳江。百姓至今感頌。其人有膽量。無朋比。可授湖廣總督。知郭制軍之在吳江。其改轍以後。必有循良慈惠。深饜人心者。至於居台垣時。劾河臣靳輔治河無功。劾大學士明珠余國柱結黨營私。背公納賄。少詹高士奇。都御史王鴻緒等。招搖依附。一時方嚴抗直之聲。幾使輦下栗然。朝貴側目。（詳見公所著華野疏稿）其豐裁氣骨。作令時必已不凡。特年少闊疏。人言偶惑。宜文正微厲而獎掖之。不然士大夫一命甫膺。甘爲墨吏。素絲已黷。白璧難磨。尙何晚蓋立功之可冀乎。命世如郭公。仍不能揜其生平之一節。有

位君子。庶知懼焉。

陸觀察惠政在民

歸安陸君諱師。字麟度。少負文名。究心先儒書。講求實用。康熙四十年進士。授河南新安知縣。下車修學校。集諸生說經談藝。童子能應縣官試者。免其徭。民興於學。鹽使者下縣取鹽。犯四十人。君曰。律以人鹽並獲爲眞法。令勸犯止二人。何濫爲。縣境響馬賊。季國王者。爲患久。君廉得斃之杖下。築菜根亭。後圃拔其蔬以遺僚屬曰。不可不知此味也。父憂歸。旣成行。忽前途塵起。六七騎挾弓刀。驅牛車。載婦女三十餘人。稱某將軍家自歸德買來飢民。君叱止之。令官還婦女於其家。白將軍收其騎卒。或謂君已解職。胡開罪將軍爲。君曰。吾一日未出境。能以飢民婦女媚將軍耶。服除。補江蘇儀徵縣。縣彫疲。又淮鹽所匯。奸民窟其中。君一反前政。每日晨起。判爭訟。有神明稱。盜自引民某爲黨。君突至某家。見敗器物滿道。言有凶人食此不償直。因而鬪毆。公語其人狀與盜肖。事遂白。春徵先勸富戶輸。卽徵卽以解。秋則減其耗。令自封投櫃。城內外數火。或言有祟。公移牒城隍神。欲毀廟示罰。火遽熄。每不雨。步禱輒應。疫起。出俸錢購醫藥施民。故事上官往來。驛夫臨時取給鋪戶。倉卒滋擾。君一切革去。但令鋪戶日賦一錢歸驛。

不勞而事辦。有吏以私事銜知府命。來索船。君曰。知府至。吾當腰笏引舟。若吏也。胡爲者。并其名紙抵之地。揚州五屬飢。督撫下知縣各以五千金糴穀。借賑符既下。具舟車往。則虛而歸。君知知府意。欲縣官藉補所虧帑也。親往力爭。卒得請。於是五縣皆買穀以賑。始至郤鹽商例餽。商固請。君曰。然則吾以給公用耳。乃立即簿登其入。修學宮。作明倫堂。具鐘鼓尊彝樂舞祭器。濬泮池。植之桃李。又以其餘建倉廩。潔其圉。爲別屋以居女犯。縣故有文信國公祠。新其宇。質庫相沿。書票有月無日。勿論久近。必取一月息。君辭其歲餽。令視他處。月讓五日。旌吳節婦門。修孝婦祠。以敦女教。縣稅領之稅大使。惟猪稅隸於縣。歲贏千金。君除之。渡江船人多載重。常易溺。君爲定其程度。以時察之。凡所釐剔彰瘴。視新安之治尤詳。課最。奉行取部檄至。民男女空一縣。奔號上官請留。弗得。則闔城門。塞牙署不聽去。既去。乃寫像尸祝之。比入對。聖祖溫諭有加。試制舉文一首。取第一。授驗封司主事。遷員外郎。掌選。有要人求官。君力持不可。尋奉命督視山東礦務。條上開採無益。疏罷其役。還擢御史。又命巡河讞獄。均稱旨。未幾河督陳恪勤公奏請以君爲袞沂曹道。有旨趣之行。已得疾不起。惜哉。

張明府深得民心

嘉定張君【士琦】字天申。早歲舉於鄉。以文學知名。大學士徐公引入史館。與修明史。康熙四十一年。選江西永新知縣。前令故貪縱。徵歛橫出。君至革除溢徵銀三千餘兩。米二千餘石。捕逐豪右。懲諸姦胥。遇平民。輒與溫語。不輕箠一人。月置酒召諸生。攷論德藝。士民翕然。居三年。大饑。君發倉以賑。不足。出私錢佐之。縣西礮山有三邨者。俗驍悍。屢險阻爲盜。前令時糾衆數百。劫掠至縣城。令犒以酒食。散遣之而已。君至爲設練長。嚴約束。至是復聚衆。彊糴官粟。格鬪有傷者。君禽其渠。餘黨逸去。遂列狀。白大吏。請設兵。西鄙爲鎮。壓計。或言長官諱盜久矣。今遽以盜聞。如吏議何。曰。拼一官。絕吾民後患。吾甘之矣。已而部議下。君果以誑誤去。縣民聞其將去。樹大旗城中央。及四門。以集衆。集者數千人。貢土塞縣衙。城門不啓。罷市者半月。相率詣南昌。請大吏乞留君。不省。會聖祖南巡。復集衆詣蘇州。具章欲上不得達。竟罷職。新會至。以君前發倉粟。貧民未盡償。不聽去。民間設櫃釀金。輸者畢集。遂盡償之。比歸。餞送者塞衢巷。或追至百里不絕。君之深得民心。概可想見矣。

良吏因公覆舟

周君諱中鉉。字子振。浙江山陰人。康熙中。起家崇明縣丞。累權六合宜興上海諸縣事。有惠政。

後九年遷知華亭縣。民有被誣殺人。久繫獄。君立出之。而坐其實殺人者。提標兵庇盜。前令莫敢問。君捕治伏法。威愛信一時。後三年秋。霪海水大上。漂數縣。君具衣糗材。樁救卹之。又爲請賑。弛租。全活甚衆。明年以催科不及。恪罷。縣民無萬數。遮言上官聞於朝。得復職。時高安朱公。以總憲蒞修海塘。知君賢。一以事付之。塘成。丁內艱。民復籲留。而憲皇帝先已擢君松江知府。及是。予假治喪。還視府事。明年朝議濬淞婁諸水。以君攝太倉州。董其役。方築壩淞江。一再潰。與千總陸君。晝夜凌險指麾。蒼卒覆其舟。既亡而築合。是爲雍正六年二月二十九日。君年四十有九。賜祭葬。贈太僕少卿。當君令華亭時。奉賢猶隸境內。其後拆爲縣。君適爲知府。至是民懷其澤。立祀。歲時祈報。著靈異。長洲王芑孫爲廟碑紀其事。

陳方伯之勛績

陳君德榮。字廷彥。號密山。直隸安州人。祖澎。字半千。順治庚子舉人。有德行。父鶴齡。字鳴九。康熙甲子舉人。爲學宗陽明。及鹿忠節。而加以實踐。君少負文名。與博野尹元孚。爲檢身制事之學。逾冠。登康熙五十一年進士。出趨恭毅徐文定門。皆器君。榜下充武英殿纂修。時陳恪勤掌殿中修書事。嘗語方公望溪。後進中有爲有守者。以君稱首。初授湖北枝江令。鄰省大府。卽思

得君守岩州劇郡。既典郡，卽思得君爲監司。故論薦者如爭。世宗卽命赴貴陽。以牧守用。其守大定。以江西巡撫薦。遂命補道府。皆前此所罕見也。君服官二十餘年。勛績尤著於滇黔。其爲政急民之病。如其私。而務以殖其衣食爲本。在枝江。修百里洲堤。除解餉入川雜派。攝饒九道。剔潯陽大孤兩關錮弊。辨誣獄。出無罪者七人。未數月。經略張廣泗以貴州按察使保奏。方是時。羣苗交煽。軍旅四出。古州姑盧朱洪文叛。案非君莫能定也。逾年攝布政使。黔地多山阻。少穀。兵餉半移調於鄰省。民尤貧瘠。君奏給工本築壩堰。引山泉以治水田。貴筑貴陽開州威寧。餘慶施秉間。不數年報墾升科者三萬六千餘畝。遂課種桑。募蠶師教民蠶。出署內所登繭於大興寺。繅絲織作。使民豔其利。開野蠶山場百餘所。比戶機杼聲相聞。又以其間大修城郭。壇廟學舍。廣置栖流所。以收行旅之病者。益囚食。方冬寒。恤老疾。嫠孤之無依者。躬課諸生。開以立志爲己之學。立義學二十四所於苗疆。其始至貴陽也。署威寧府事。踰年威寧改州。大定改府。會烏蒙土司謀叛。東州鎮雄附之。威寧爲夷裸出入要綰地。仍令馳赴威寧。督州牧完守。君至。見城西陴頽。舉步可踰。乃聚民間米桶實土石層累丈餘。然後比次甃築。墉堞屹然。羣夷縱火牛光燭天。君言笑自如。日夜爲戰守計。賊不敢逼。會總兵哈元生兵至。賊敗遁。鄂文端總制

滇黔君其所舉任也。常以此自詡其知人。方威寧危急時。公慮賊兵趨大理。屬州牧陳嘉會分守大理。執其手曰。吾死此分也。但遺老母憂。賚志重泉矣。及君陳臬於黔。苗疆初定。當時遽興屯以蹙扼之。將更多以刻急見能。謂此異類。勦絕不足惜。丁巳正月望。省城大火。君入見張經略曰。天意如此。宜修省。羣苗亦人類也。毋恣戮。經略大爲感動。申戒承事者。未幾遷江南布政使。徐鳳水災。流民爭趨金陵。君竭俸賜編棚蓋席。以棲災黎。重建陽明書院。以實學開羣士。其卒也。官吏士民皆雨泣。生平孝友任恤。仁於故舊僚友。懿行不可備書。良吏如君。可以風世矣。

萬載縣令善治盜

施君昭庭。字筠瞻。一字寄篁。江蘇吳縣人。康熙五十四年進士。知江西萬載縣。萬載地險僻。山嶺縣互。有客民自閩粵來居之。累數十年。積三萬餘人。曰棚民。溫尙貴者。臺灣逸盜也。其黨亦散處山中。爲奉勇師。與棚民往來。雍正元年。閩中移捕盜黨急。尙貴度不免。謀爲變。始君之至也。以棚民爲慮。縣人易廉野。富而才。君厚禮之。使交於棚民。而偵其所爲。於是廉野大積粟。貸棚民。還不取息。或免償。如是者數年。棚民大悅。棚民之材者。嚴林生等。數從廉野遊。由是盡得山中要領。尙將舉事。召棚民林生遽告。廉野聞於君。君集勇敢三百人。卽以林生統之。爲約要

以待而棚民多受廉野恩。不忍往。然往者猶數百人。尙貴有衆二千。大掠山村間。時三月十三日也。君謂林生曰。賊易破也。然吾慮賊或擾旁近縣。旁近縣無備。必使向萬載。破之必矣。會得賊諜。四人厚撫之。使告尙貴曰。萬載盡逃。城虛可唾手得也。賊遂決意向萬載。則又張疑兵。伏諸境中。時鳴鼓譁囂。樹大旗見旂。或連繫數十馬相蹉嘶。或爇草若炊煙。賊欲由徑攻我。後疑不敢入。遂由官道來。而棚民多受林生計。使趨捷者數千人。分曹持刃挺。伏叢棘中。賊過突躍出。大呼擊賊。驚走。輒追殺之。伏數發。賊疑駭。則又懼棚民之躡其後也。於是濡被爲盾以進。君望見笑曰。彼已懾矣。則使火鎗二十餘迭擊之。一戰獲尙貴。尙貴起二日而敗。又二日而撫營兵至。初棚民嘗入市。欺市人。人積畏之。尙貴叛。道路洶洶。指棚民。君謂林生曰。撫營兵至必搽山。吾負棚民奈何。則又曰。吾以免死帖與諸降者。汝及今趣棚民。具不從賊結狀來。其免乎。兵至果搽山。如君計。不戮一人。而巡撫初到官。聞警張其事。入奏。旣見君申文不合。使請於總督查弼納。欲改之。君曰。吾不忍迫棚民使叛。而殺之以爲功也。不可改。巡撫乃檄君謂棚民匿盜已久。又從亂。罪皆死。今雖赦之。必驅歸本籍。君乃使人徧諭棚民無恐。而請於督撫曰。棚民者。閩粵之貧人耳。來居山中。種麻自給。惟其貧苦。以席爲屋。故曰棚民。非刀手老瓜賊之比也。歷

年多。生齒日衆。與居民間有爭訟。皆細故不足深懲。今日之亂。由台灣逸盜。不關棚民。而探賊動止。離賊黨羽。誘賊就縛。悉賴棚民。力請覈戶口。編保甲。列齊民。泯其主客之形。寬其衣食之路。長治久安爲計便。查公許之。巡撫尋亦悟。悉如君策。棚民乃安。事聞。世宗臨朝。諭九卿曰。知縣以數年心力辦賊。巡撫到官。幾日。豈得有其功耶。獨下總督疏。交部議叙。以主事知州用。然君弭盜之方。實具足爲後世法也。

葉士寬治行稱最

葉君士寬。字映庭。江蘇長洲人。博學工詩文。旁及象緯輿圖。句股六書之學。尤通達政體。康熙五十九年舉人。知山西定襄縣。八年。遷沁州知州。其爲政善知民隱。滌煩苛。遇事不假手胥吏。事辦而民不擾。權路安。知府除諸稅之無名者。復四門集。以便商人民大懷畏。歷權平陽太原。治行爲山西最。十二年大計。以薦入朝。上賜蟒服。擢紹興知府。乾隆二年。移至金華。晉杭嘉湖道。調金衢嚴及甯紹台道。始終不出兩浙云。其治紹興也。有惰民格土而殺之。衆士譁。將罷試。君在三江閘。聞信飛騎至。數言剖解。試如初。浙西風潮大作。海塘陷。君往堵築之。三月而工完。在金華時。東陽縣饑。求賑者呼號集城門以萬計。君曰。按冊施賑。是賑冊非賑民也。單駐往諭。

之召饑者前立。注其名於冊。而撻其二人。民乃定。二人者。一婦人。先以訟至官。服華服。至是易敝衣求賑。君識之。褫其敝衣。內華服如故。一男子。容甚澤。飲以皂莢湯。嘔出酒肉。衆驚服。冒賑者多散去。洩金華三年。多惠政。既去郡。人思之。爲立生祠。歲遇君生日。輒張燈合樂以祀。君其前在沁州亦然。有武人自沁來。過君祠。適遇君生日。祭獻者至擁馬首不得行。時君去沁已數年矣。其爲杭嘉湖道也。嚴保甲守望之令。盜賊屏息。及移金衢嚴。衢州地勢高。西安龍游諸縣築壩蓄水以溉田。商人入山伐木。私開霸閘。水日涸。乃嚴其禁。民稱便。初君洩嘉湖時。桐鄉豪家訐訟。有以金饋者。君急置之法。獄未具。卽調金衢。繼事者果以贓敗。事連巡撫坐死。總督德公委君推鞠。君言巡撫實未受贓。覆治之。得金千於用事者之家。巡撫獲減罪。八年移甯紹台道。釐關政。修戰艦。親巡外洋。雖險遠必至。紹興水災。蕭山諸暨民多挾衆詣縣求食。巡撫聞而惡之。不欲賑。君往視。還白巡撫曰。某來時災民饑欲死。何忍見其悉填溝壑耶。言訖痛哭。巡撫心動。聞於朝。遂得賑。君嘗言待饑而賑。所活幾何。本計其在修水利乎。議復紹之鑑湖。甯之廣德湖。大興灌溉之利。會去官乃止。著浙東水利書。冀後有行之者也。

魯亮儕拯中牟令之義舉

袁枚云。己未冬。余謁孫文定公於保定制府。坐甫定。闈啓清河道魯之裕白事。余避東廂。窺偉丈夫年七十許。高睨大頰。白鬚彪彪然。口析水利數萬言。心異之不能忘。後二十年。魯公卒已久。予奠於白下沈氏。縱論至於魯。坐客葛聞橋先生曰。魯字亮儕。奇男子也。田文鏡督河南嚴提鎮司道以下受命惟謹。無游目視者。魯効力麾下。一日命摘中牟李令印。卽攝中牟。魯爲微行。布衣草冠。驅驢入境。父老數百扶而道苦之。再拜問訊曰。聞有魯公來代吾令。客在開封知否。魯謾曰。若問云何。曰。吾令賢。不忍其去故也。又數里見儒衣冠者。簇簇然謀曰。好官去可惜。伺魯公來。盡訴之。或搖手曰。咄。田督有令。雖十魯公奚能爲。且魯方取其官而代之。寧肯捨已從人耶。魯心敬之而無言。至縣見李貌溫溫奇樵。揖魯入。曰。印待公久矣。魯拱手曰。觀公狀貌被服非豪縱者。且賢稱噪於士民。甫下車而庫虧何耶。李曰。某滇南萬里外人也。別母遊京師十年。得中牟借俸迎母。母至被劾。命也。言未畢泣。魯曰。吾曷甚。具湯浴我。徑詣別室。且浴且思。意不能無動。良久擊盆水誓曰。依凡而行者非夫也。具衣冠辭李。李大驚曰。公何之。曰。之省。與之印不受。強之曰。毋累公。魯擲印鏗然厲聲曰。君非知魯亮儕者。竟怒馬馳去。合邑士民焚香送之。至省先謁兩司告之。故皆曰。汝病喪心耶。以若所爲。他督撫猶不可。况田公耶。明早詣轅。

則兩司先在。名紙未投。合轅傳呼魯令入。田公南向坐。面鐵色盛氣迎之。旁列司道下文武十餘人。睨魯曰。汝不理縣事而來何也。曰有所啓。縣印何在。曰在中牟。曰交何人。曰李令。田公乾笑左右顧曰。天下摘印者寧有是耶。皆曰無之。兩司起立謝曰。某等教勅亡素。致有狂悖之員。請公并劾。魯付某等嚴訊朋黨之弊。以懲餘官。魯免冠前叩首大言曰。固也。待裕言之。裕一寒士以求官。故來河南。得官中牟喜甚。恨不連夜排衙視事。不意入境時。李令之民如是。士心如。是見其人知虧帑故。又如是。若明公已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沽名譽空手歸。裕之罪也。若明公未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歸陳明請公意旨。庶不負大君子愛才之心。與聖上孝治天下之意。公若以爲無可哀憐。則裕再往取印未遲。不然公轅外官數十。皆求印不得者也。裕何人敢逆公意耶。田公默然。兩司目之退。魯不謝走出。至屋霤外。田公變色下階呼曰。來。魯入跪。又招曰。前取所戴珊瑚冠覆魯頭。歎曰。奇男子。此冠宜汝戴也。微汝吾幾誤劾賢員。但疏去矣。奈何。魯曰。幾日。曰五日。快馬不能追也。魯曰。公有恩。裕能追之。裕少時能日行三百里。公果欲追疏。請賜契箭一枝以爲信。公許之。遂行五日而疏還。中牟令竟無恙。以此魯名聞天下。先是亮儕父某爲廣東提督。與三藩要盟。亮儕年七歲爲質子於吳。吳王坐朝。亮儕黃袂衫戴貂蟬待側。年少

豪甚。讀書畢。日與吳王帳下健兒學贏越勾卒擲塗賭跳之法。故武藝尤絕人云。

尹公繼善之治績

尹文端公諱【繼善】字元長。性章佳氏。世居盛京。祭酒文恪公泰之子也。登雍正元年進士。入翰林。授廣東按察使。轉遷副總河。未半年。遷江蘇巡撫。不侵官。不矯俗。不蓄怨。不通苞苴。嚴肅儉從。所蒞肅然。一督雲南。三督川陝。節制兩江。凡四度。德政固多。而最得民心。在嚴禁漕弊一事。先是有司收漕糧。以脚費爲名。率一斗準作六七升。公初巡撫江南。奏明每石令業戶別納兌費錢五十二文。而斗斛聽民自概。有遺粒在斛之鐵邊者。亦謂之花邊。令民自拂去。其時有司簽書吏入倉收漕。莫肯應也。其後桂林陳文恭撫吳。胡文伯爲藩司。皆守成規。弗絲毫假借。有某縣令戈姓。每石加收一升五合。輒被劾坐絞。漕務肅清者。凡四十餘年。皆文端遺惠也。宜吳人思公至今猶不置云。又任雲貴總督時。奏貴州新闢苗疆八事。一台拱舊營改建于歐家寨。一陞台拱營爲鎮。移清江鎮槍兵駐之。置中左右三營。設遊擊守備各三。千總六。把總十二。降清江鎮爲協。設副將。統原設左右二營。一移清江同知駐台拱。增鎮遠府理苗通判駐清江。裁天柱縣縣丞。增施秉縣主簿。駐台拱。一歐家寨河可達下秉。疏濬以通台拱糧運。一台拱增

兵。擇各鎮協營精練撥補。一各寨荒田諭令復業。一清查九服苗寨界址。擇舊苗目之良善者。按寨大小酌定鄉約保長甲長約束稽查。一古州清江界之朗洞地方。分設塘汛。令文武官弁巡行化諭。部議從之。大吏如尹公。其操守治績德政。足以風世矣。

良吏精誠格天

翁君運標。字晉公。號蓼墅。浙江餘姚人。雍正元年。君舉進士。初授桐柏知縣。多惠政。桐人爲建生祠。乾隆癸亥。知武陵縣。左道莫少康蠱里民。將成大獄。君捕少康置之法。被誘者皆得釋。有兄弟爭田者。親勸之。坐田野中。忽自掩涕。訟者驚問曰。吾兄弟日相依。及來武陵。吾兄已不及見矣。今見汝兄弟。偶思吾兄故悲耳。語未終。訟者亦感泣。以其田互讓。乃中分之。又有兄弟爭產者。其兄父養子也。父歿。弟少分以瘠田。使別居。兄不平。以狀白。中有亡父嗜酒得疾語。君怒其暴親過也。笞之。仍斥其弟。割腴田以畀兄。又有子竊人金。指爲父所匿者。拘其父至。反覆鞫詰。終不加以刑。或問之曰。以子證父。脫有誣。天性之恩絕矣。姑俟之。後廉得其實。果黑夜爲人攫其竊金去。而其子誤以爲父也。唐氏子聘張氏女。貧不能娶。張鬻其女。唐知而訟之。君察張亦貧。其鬻女金久耗矣。乃出賞贖其女。召唐氏子婚焉。邑有衡州人業織者。其鄉有重囚。亡命

來主其家。家人不知也。已而大府檄下大索之。囚已先逸矣。君第令業繳者導之往。跡而得之。竟得不連坐。亦未受一笞。鄧康二姓爭湖州之地。鬪殺不已。積訟數十年。君勘其地。曉譬再三。終不服。會大雨至。二姓請少避。君曰。汝輩爲一塊土。世世罹重法不顧。予何愛此身。爲植立雨中。逾時堅不去。二姓感動。乃親爲劃界。訟自是息。且相好。邑東長樂村。沿江互長堤。每夏秋水漲。直齧堤址。田廬皆沒。巨浸中。舊築石匱衛之。水勢稍殺。年久匱將圯。民深患之。渡江而南。有德山石塔。明提學董公其昌所議建也。亦就圯。形家言頗以爲病。附郭向無書院。君勤於課士。每就僧舍設講席。輒用鑿巖。於是大集邑人士。疇咨興創。不數月而三大工次第告成。人稱其堤曰翁公堤。塔曰翁公塔。書院曰翁公書院焉。歲乙丑大旱。君閱郡志。邑北有龍門洞。去城百二十里。唐劉夢得禱雨處。乃覓導者。艸笠芒屨。炷香步拜。窮晝夜。至其地。洞邃而口狹。縋而下。以瓶貯水。蹣跚歸。就北郊設壇。日跪烈日中。膝盡腫。邑人哭籲。君歸。君泣不可。凡七日大雨。歲則大熟。邑人繪龍門禱雨圖。爲詩歌紀其事。大吏知其賢。交章薦擢。知道州。道州路通郴桂。山徑仄。峭壁峙于仞。下臨深溪。行李危之。君割俸倡捐。鑿險八十餘里。成坦途。歲大疫。爲文告神。自請罰。無傷百姓。並購方藥。躬行村落間。一一審視。或以傳染爲慮。曰我爲此邦父母。子弟病。

忍不一顧耶。時永郡死亡甚多。州境獨得全活。此爲君之精誠感動所致也。君之治功善政。指不勝屈。所治之邑。民有去思。均立祠祀之。良吏如君。可爲後世法矣。

年羹堯案

東華錄載雍正三年四月。山西巡撫伊都立參奏年羹堯擅給鹽商印票增引十萬道。五月漢軍都統范時捷參奏年羹堯欺罔貪婪五款。得旨着年羹堯明白回奏。六月革年羹堯子年富年興職。及隆科多子玉柱職。吏部等衙門疏參年羹堯狂妄悖逆。罪大彌天。請鎖拿來京。嚴審正法。七月追年羹堯恩賞。團龍補服黃帶雙眼翎紫纓等物。革將軍職。授閒散章京。在杭州効力。內閣詹事九卿科道等合詞參奏年羹堯受皇上殊恩。不思報國。貪婪性成。驕橫居心。顛倒官常。草菅民命。按其罪狀。罄竹難書。請亟罷斥。立正典刑。得旨令將軍督撫提鎮各抒己見入奏。十月提拿年羹堯來京。十二月直省督撫提鎮等陸續疏參年羹堯欺罔貪殘。大逆不道。卽請明正典刑。下部知之。又議政大臣刑部等題奏年羹堯有大逆之罪五。一與靜一道人鄒魯等謀爲不軌。一奏繳硃批諭旨。故匿原摺。詐稱燬破。做寫進呈。一見浙人汪景祺西征隨筆詩。祠譏訕。及所作功臣不可爲論。語多狂悖。不行劾奏。一家藏鎖子甲二十八。箭鏃四千。又私貯

鉛子。皆軍需禁物。一偽造圖讖妖言。其欺罔之罪九。一擅調官兵捕郃陽鹽梟。致死良民八百餘。奉旨查詢。始奏並無傷損。後乃奏止傷六人。一南坪築城。官弁騷擾番民。不卽劾奏。一詭劾都統武格等鎮海堡失律。一西安解任時。私囑威甯令朱炯。賄奸民保留。一縱令劉以堂詐冒已故保題武功令趙勳名姓赴任。知而不奏。一將幕友張泰基等冒入軍功。共十八案。一家人魏之耀家產數十萬金。龔堯妄奏。毫無受賄。一西甯効力者實止六十二員。冊報一百九員。一退役王治奇。冒軍功得授州判。其僭越之罪十六。一出門黃土填道。官員補服淨街。一驗看武官。用綠頭牌引見。一設座當龍牌正座。一穿用四衩衣服。鵝黃佩刀荷囊。一擅用黃袱。一官員餽送曰恭進。一縱子穿四團龍補服。一與屬員物件。令北面叩頭。一令總督李維鈞。巡撫范時捷。跪道迎送。一令蒙古札薩克郡王額駙阿寶下跪。一行文督撫。書官書名。一進京沿途填道。疊橋。市肆俱令閉戶。一館舍牆壁彩畫四爪龍。一轅門鼓廳畫龍。鼓吹樂人蟒服。一私造大將軍令箭。將頒發令箭燬壞。一賞賚動至千萬。提鎮叩頭謝恩。其狂悖之罪十三。一兩次恩詔到陝。並不宣讀張挂。一奏摺不穿公服拜送。祇於私室啓發。一不許同城巡撫放礮。一勒索蒙古貝勒七信之女爲妾。一以侍衛前引後隨。執鞭墜鏡。一大將軍印不肯交出。一妄稱大將軍。行

事俱循俗例。一縱容家僕魏之耀等朝服蟒衣。與司道提督官同坐。一違旨逗遛儀徵。一勒令川北總兵王允吉以老病乞休。一要結邪黨沈竹。戴鐸等懷欺惑衆。一袒庇私人馬德仁。阻回甘撫石文焯參劾奏疏。一本內引用朝乾夕惕故作夕惕朝乾。其專擅之罪六。一建築郃陽城堡。不行題請。擅發銀兩。一委侍衛李峻等署理守備。奉旨飭駁。仍不卽行調回。一擅用私票行鹽。一諭停捐俸。仍令照舊公捐。一捕獲私鹽。擅行銷案。一守備何天寵患病。不照例填注軍政。又囑直督李維鈞。勒清苑令陸篆。接受前任王大獻虧項。其忌刻之罪六。一凌虐現任職官。縱任私人奪缺。一軍前官兵支糧實冊。不先咨晉撫諾岷。欲令遲誤致罪。一尙書綽奇自軍營商辦糧饟。清字咨文。不交新任總督岳鍾琪。欲令違誤軍需。一捏參夔州知府程如絲販賣私鹽。殺傷多人。一欲令李維鈞爲巡撫。曲陷原任巡撫趙之坦。一遏抑中書阿炳安等軍功。其殘忍之罪四。一邵陽鹽梟案內。故勒良民無辜馮豬頭至死。一鎖禁筆帖式戴蘇。一劾金南瑛等七員。急欲出缺與私人。一不善安輯蒙古台吉齊克濟札十等。致困苦失所。其貪贖之罪十八。一收受題補官員銀四十餘萬兩。一勒索捐納人員銀二十四萬兩。一趙之坦罷職。發往軍營。羹堯勒餽金珠等物。價值二十餘萬兩。一受樂戶竇榮銀兩。一收受宋師曾玉器及銀萬兩。一徧

置私人。私行鹽茶。一私佔咸甯等鹽窩十八處。一收受鴻臚寺少卿郭繼孔古玩。一索屬員傅澤溼賄。不據實劾虧帑。一西安甘肅山西四川四省効力人員。每員勒銀四千兩。一受參革知府欒廷芳賄。奏請往陝省。一掠各番衣服爲己有。一私征新撫各番租糧。一擅取蒲州盤獲私鹽價銀一萬兩。一遣僕販賣馬匹。一私貶馬發各鎮勒重價。一遣莊浪縣典史宋尙文赴湖廣江浙販賣四川木植。一令人賣茶。得銀九萬九千餘兩。其侵蝕之罪十五。一冒銷四川西甯等軍需入己。一冒銷軍前運米費入己。一侵用各員弁俸工凡五年皆入己。一築布隆吉爾城冒銷工料入己。一隱匿夔關稅銀。又加派糧規入己。一盤獲私茶。取罰贖銀入己。一侵用河東鹽政盈餘入己。一西安米萬石未運至西甯。冒銷運費入己。一寧夏各衛貯倉穀。及留西甯養馬銀。並收入己。一侵用城工餘銀入己。一抄沒搭兒寺礮砂茜草諸物。私變價銀入己。一侵用紀運韶等捐解銀入己。一斫桌子山木植入己。共計贓銀三百五十餘萬兩。罪凡九十二款。供狀明白。律應大辟。其父及兄弟子孫伯叔伯叔之子。兄弟之子。年十六以上皆斬。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並子之妻妾。給功臣家爲奴。奏上世宗念青海功。恩予自裁。子富立斬。餘十五歲以上之子孫。發極邊近烟瘴充軍。嫡親子孫將來長至十五歲者。陸續發遣不赦。不許爲官。有

匿其子孫者。以黨叛論。其父太傅一等公年遐齡。兄廣東巡撫工部右侍郎年希堯。俱加恩革職免罪。抄沒家資現銀五十萬兩。族中現任候補文武官俱革職。按年羹堯以康熙三十九年翰林出身。歷充四川廣東試差。不十年。擢爲四川巡撫。西藏軍興。請親赴松藩協理軍務。以功晉四川總督。旋授定西將軍。西藏平。入覲。賜弓矢。授四川陝西總督。封三等公。加太保。青海軍興。授撫遠大將軍。督奮威將軍岳鍾琪進剿。凡百有五。日。而青海平。進一等公。加太傅。父遐齡如其爵。長子斌給予爵。入覲。賜雙眼花翎。四團補服。黃帶紫轡。值莊浪番賊滋擾。又率岳鍾琪剿平之。敍功。次子富給男爵。恩寵莫比。罪蹟漸彰。欺罔貪婪。驕橫僭越。無所不至。以致中外交起彈劾。傑黠陰鷲如世宗。能容忍之者。雖當時勢燄萬丈。莫之敢撓。而驕極必敗。器滿則傾。終於罷斥。受誅。固其宜也。咎由自取。夫復何言。吾願世之居高位。握大權者。一深思之。

蔣郡丞爲真廉吏

永昌府同知蔣君名【祝】。字賡三。號省齋。浙江仁和人。也。雍正元年進士。選庶吉士。出朱文端孫文定二公門。散館。援行人司行人。聞父疾。乞養歸。文端公屬同修歷代名臣傳。父服除。以知州發直隸用。署樂亭縣事。釐積案千餘。尋知晉州。擢永昌府同知。引疾歸。卒年八十有三。君之

在晉州也。興農桑。濬河渠。嚴保甲。事無不舉。州民白某習邪教。君曰。不治則滋蔓。蔓而圖之難矣。遣數十人縛以來。置之獄。使人勸諭之。白悔泣。卒爲良民。州俗悍喜鬪。倣古方製。所謂三黃寶蜡丸。創重者醫之。輒不死。民得免抵。全活多。州瀕滹沱河。歲葺堤。君於堤上徧植柳。數年柳成陰。民呼蔣公柳。制府方恪敏公薦於朝。引見賜朝衣一襲。會報蝗災。君自都門旋。治所禱八蜡廟。蝗皆南去。其飛蔽河。士民爭爲詩歌紀之。勒諸石。永昌有士司頗斃法。君單騎入苗洞。曉以大義。苗人戢。會別種苗蠢動。境內卒帖然。他郡民來避難。君厚撫之。賊退而民不忍去。嘗攝永昌守事。爲置義倉。或曰攝守。乃不憚勞。如是。君曰。苟利於民。奚問攝爲。會夏旱。民賴倉穀得不飢。乃大服。銅廠有羨餘。攝守時悉以歸公。大府入覲。嘗舉君以對。上稱眞廉吏云。君旣歸家。居有直隸雲南民數事。至仁和縣庭。曰。蔣公去官時不受饋遺。吾儕戴其德。請以歸諸其家。浙中大吏異之。爲作圖紀其事。

昌樂令

朱君宏仁。字完一。直隸清豐人。雍正元年進士。五年知山東昌樂縣。時田文鏡爲總督。吏治尙嚴急。而君持大體。多善政。其折獄務察情實。不輕笞人。人無不各得其意以去。催科吏未嘗至。

里舍歲終稅不滿。出俸銀充之。異時商民歲出官使錢。悉罷免耗羨銀三分去。一鄉士大夫。間有餽遺無所受。父老有獻瓜菜者。受之。坐之堂下。賜以食。問歲豐歉。及民間所疾苦。又時出。循行鄉社。民有娶婦生子者。勞以壺酒。在官四年。民大和悅。以註誤去官。民間爲立生祠。久之。復以事過縣。民相率持一錢。飯滿盂。逆諸境。數十里不絕也。

鄧縣尹伸明冤獄

衡水某村。有婦人與豪右私通。而謀殺本夫者。爲屍姪所首。奸夫以多金賂伴作行人。俾其袒已。相屍無傷。官不能理。轉斥首告誣妄。痛懲之。復訴諸府。太守委定。與令鄧公往按之。鄧至。反覆相驗。不得證據。夜宿館舍。思維不置。披衣起坐。時約三更。從人熟寢。鼾聲相和。已而寒風起。戶下簾幙動響。燭光昏暗。隱隱見壁角現一人。乍前乍卻。倏跪於地。鄧不禁毛髮森豎。寧神審諦。則形質服色。彷彿日間所相屍也。微作啼泣聲。右耳畔垂一白物。鄧忽悟。乃大言曰。吾知之矣。吾必爲爾雪冤。爾其斂跡。其人叩頭而隱。燭亦驟明。鄧遂就枕。翌日折柬召衡水尹曰。氓蚩詭辭興訟。苟不立鐵案以杜其口。將何以靖刁風。請與公督責相人。再至屍所。務使死者無遺憾。生者無遁情。庶上可以覆府尊。下可以服觀者。衡水尹見書笑曰。人謂鄧公書癡。良不妄矣。

作縣十年。貧如寒士。其才可想矣。似此公案。豈拙宦所能辦耶。徒多周折耳。不得已。復往相之。鄧叱令檢視右耳。忤作失色。乃於耳中取出水濕棉絮。須臾堆積。約略半斤。鄧指示衡水尹曰。此奸夫淫婦之所以得志也。尹大驚駭。再揖謝曰。似此奸謀。不特耳目所未及。亦且洗冤錄中所不載。微寅兄幾使沈冤莫雪也。鄧曰。此冤魂之靈。非弟之能也。卽屍前提奸夫淫婦。無事撈掠。盡得其狀。奸夫坐斬。婦坐凌遲。案結。一邑稱神明焉。

和解退婚之批判

同州有兄弟。鬻生者。年二十。貌皆姣好。聲音笑言。雖家人往往誤識。惟於衣履取別焉。少孤。同從學於其叔。入泮後。並有聲庠序。然性皆多疑。旣授室。各防閑其妻。伯得子。訝曰。何酷似其叔也。得毋汝已作陳平嫂耶。妻大恚曰。汝與叔有何分別。何怪懷抱中物。伯終不釋然。故疏其防。留心以伺其隙。仲妻爲郡中巨族女。容色埒其嫂。而鍼黹過之。尤工繪事。一日。仲囑曰。汝旣善畫。盍寫吾二人小照。妻問作何裝束。布何景物。仲曰。俗式須避之。今當作春嬉圖。汝單衣衫。支頤湖石。我出浴。着半臂。不衫不履。把卷欄前。妻曰。似太鄙。將何以舉示人。仲固強之。數日寫成。神情逼肖。且集古句以題之曰。但傳消息不傳情。一半梨花一半鶯。珍重從今常倚壁。卿須

憐我我憐卿。仲玩不去手。旣而諦視。忽訝曰。汝爲誰寫眞乎。妻不測其由。還應曰。我亦弗知爲誰寫耳。仲曰。囑汝寫我。幾曾著汝寫兄。妻聞之。兩頰暈生。強笑曰。汝弟兄面貌。原不相遠。但我第知寫汝。不知寫伯。仲見其面頰變色。曰。不與汝圖據。汝肯甘耶。兄左腋下黑痣。惟我知之。汝未見其裸程。何以寫此。妻無以對。取圖審視。曰。幾爲汝所窘。此蠅矢所污。非筆點者。汝自目力不濟耳。仲不顧。輒握拳。摔髮痛毆。欲出之。妻之父母聞之。大鬩。具牒鳴於太守。太守驗其兄。果有痣。獄不能決。會邑宰入白事。守告之。宰曰。職初任沔縣時。亦有孿生姊妹。而其姊爲夫家所出者。母家來訴。訊之。蓋其妹素佻達。恆給其姊夫曰。已曾與大姨交好。苟不信。乳間有朱癩。可證也。其姊夫歸驗其妻。果有赤癩。大如錢。遂信而出之。職詰其姪。力言實出戲言。緣已妻乳間有癩。故聊以爲戲。初不料其亦然也。復驗其妹。不妄。訟始息。今母乃亦若是乎。守因命裸仲觀之。左腋下果亦有黑痣。與伯無異。仲乃服。守不之罪。判而釋之。判曰。審得某氏子。雙生並育。一乳二男。合浦明珠。旣剖胎而得二。岷山白玉。自琢璧以成雙。顧何以婚締絲蘿。恆致調乖琴瑟。媿防夫弟。詎生兒敢羨參軍。娣避夫兄。輒寫照逢嗔太尉。彼反夫妻之目。曾生疑在兩腋紅癩。此傳伉儷之神。胡構訟爲彈丸黑子。有意成蠅。皂白何難剖別。無心造象。彼蒼故示神奇。須知

太璞自完。微瑕何玷。從此任窺青幃。嫂不妨爲阿叔解圍。時或出易新裝。嬌豈至將伯兄錯喚。無更尋癥索綻。還須篤愛敦倫。然天下至不同者人面也。乃孿生子女。一同而無所不同。此造物之偶露其巧也。以之折獄。大奇。

查嗣庭試題之獄

東華錄載。雍正四年九月乙卯。上諭內閣九卿翰詹科道等。查嗣庭向來趨附隆科多。隆科多曾經薦舉。朕令在內廷行走。授爲內閣學士。後見語言虛詐。兼有狼顧之相。料其心術不端。從未信任。及禮部侍郎員缺。需人。蔡珽又復將伊薦舉。今歲各省鄉試屆期。朕以江西大省。須得大員以典試事。故用伊爲正考官。今閱江西試錄所出題目。題爲維民所止。許者謂維止二字。是取雍正二字去其首也。顯露心懷。怨望譏刺時事之意。料其居心澆薄乖張。平日必有紀載。遣人查其寓所。及行李中。則有日記二本。悖亂荒唐。怨誹捏造之語甚多。又於聖祖仁皇帝用人行政。大肆訕謗。以翰林改授科道爲可恥。以裁汰冗員爲當厄。以欽賜進士爲濫舉。以戴名世獲罪爲文字之禍。以趙晉正法爲因江南之流傳對句所致。以科場作弊之知縣方名。正法爲冤抑。以清書庶常復考漢書爲苛刻。以庶常散館爲畏途。以多選庶常爲蔓草。爲厄運。

以殿試不完卷黜革之進士爲非罪。熱河偶然發水。則書淹死官員八百人。其餘不計其數。又書雨中飛蝗蔽天。似此一派荒唐之言。皆未有之事。而伊公然造作書寫。至其受人屬託。代人營求之事。不可枚舉。又有科場關節及科場作弊書信。皆甚屬詭秘。今若就科場題目加以處分。則天下之人。必有以查嗣庭爲出於無心。偶因文字獲罪。爲伊稱屈者。今種種實蹟。見在。尙有何辭以爲之解免乎。爾等漢官讀書稽古。歷觀前代以來。得天下未有如我朝之正者。查嗣庭讀書之人。受朕格外擢用之恩。而伊逆天負思。譏刺呪詛。大干法紀。着將查嗣庭革職。鞫問。交三法司嚴審定擬。又以嗣庭玷辱科名。停浙江人鄉會試。寃哉。

汪景祺文字之獄

東華錄載。雍正四年十二月刑部等奏。作西征隨筆之汪景祺。〔錢塘人〕。照大不敬律斬決。因其所作詩甚多悖謬語。得旨汪景祺。譏聖祖謚法。雍正年號。又作功臣不可爲論。以檀道濟。蕭懿。比年羹堯。坐大逆不道。著立斬梟示。妻孥分別發黑龍江爲奴。期親兄弟叔姪。發寧古塔爲奴。

大學士隆科多罪狀

東華錄載。雍正五年十月順承郡王錫保等。遵旨審奏隆科多大不敬之罪五。一私抄玉牒收藏在家。一將聖祖仁皇帝御書貼在廂房。視爲玩具。一妄擬諸葛亮奏稱白帝城受命之日。卽死期已至之時。一盛京兵部主事瑪岱之事。屢奉諭旨。隆科多明知干犯。復行妄奏。一皇上賞銀三千兩令修理公主墳墓。隆科多遲至三年竟不修理。欺罔之罪四。一聖祖仁皇帝升遐之日。隆科多並未在皇上御前。亦未派出近御之人。乃詭稱伊身曾帶匕首以防不測。一狂言妄奏提督之權甚大。一呼可聚二萬兵。一時當太平。臣民戴德。守分安居。而隆科多作有刺客之狀。故將壇廟桌下搜查。一妄奏被劾知縣關隴原係何官。紊亂朝政之罪三。一皇上謁陵之日。妄奏諸王心變。一妄奏調取年羹堯來京。必生事端。一妄奏舉國之人俱不可信。奸黨之罪六。一交結阿靈阿揆敍邀結人心。一保奏大逆之查嗣廷。一狗庇傅鼐、沈竹、戴鐸、巴海。不行查參。一比暱伊門下行走之蔡起俊。一狗庇阿錫鼐法敏。將倉場所奏霉爛倉米。着落歷年監督分賠之案。巧爲袒護具奏。一曲庇菩薩保。囑託佛格免參。不法之罪七。一任禮部尙書時所辦銓選官員。皆自稱爲佟選。一縱容家人勒索財物。包攬招搖。肆行無忌。一狗庇提督衙門筆帖式詹泰。囑託屬任吏部侍郎勒什布改換成例。一發遣安西人犯應給口糧。並未全給。凡應裁應

補兵丁之處。故行推諉。欲以貽誤公事。一因係佟姓捏造。惟有人冬耐歲寒之語。向人誇示。以爲姓應圖讖。一自知身犯重罪。將取金銀預行寄藏菩薩保家。一挾勢用強。恐嚇內外人等。貪婪之罪十六。一索詐安圖銀三十八萬兩。一收受趙世顯一萬二千兩。一收受滿保金三百兩。一收受蘇克濟銀三萬六千餘兩。一收受甘國璧金五百兩。銀一千兩。一收受程光珠銀五千兩。一收受六格猫銀映紅寶石。一收受姚讓銀五百兩。一收受張其仁銀一千兩。一收受王廷揚銀二萬兩。一收受吳存禮銀一萬二千兩。一收受鄂海銀一千五百兩。一收受佟國讓銀二千四百兩。一收受佟世祿銀二千兩。一收受李樹德銀二萬一千四百餘兩。一收受菩薩保銀五千兩。以上罪案昭著。隆科多應斬立決。妻子入辛者庫。財產入官。疏入。上詔議政大臣內閣九卿等諭曰。隆科多所犯四十一款重罪。實不容誅。但皇考升遐之日。大臣承旨者。惟隆科多一人。今因罪誅戮。雖於國法允當。而朕心則有不忍。隆科多免其正法。於暢春園外造屋三間。永遠禁錮。伊之家產。何必入官。其應追賍銀數十萬兩。尙且不足抵償。着交該旂照數追完。其妻子免入辛者庫。伊子岳興革職。玉桂發往黑龍江當差。

童知府解釋清查詔諭

雍正五年。詔清查康熙五十一年以來。江南負課一千二百餘萬。大府督責急。逮捕追比無虛日。瘦死者已十餘人。官民惴惴。適山陰童華知蘇州府。惻之。因請寬限。巡撫怒曰。汝敢逆旨耶。童曰。某非逆旨。乃遵旨也。皇上知有積欠。不命嚴追。命清查者。正欲清其來歷。查其底細。或在官。或在吏。或在民。或應征。或不應征。使了然分曉。然後奏請。以俟聖裁。此詔諭意也。今奉行者。絕不顧名思義。徒以十餘年積欠。亟亟焉求完納於一時。是暴征非清查也。曰。汝意如何。曰。限華三月。當部序別白。分牒以報。巡撫默然。從其請。乃量釋繫累者千餘人。次第造冊請轉奏。是役也。全活數千人。而各州縣因緣擾累者。尙不在此數。未幾。世宗風聞江南清查不善。下詔嚴飭。如君言。巡撫嘗訪僧與民婦姦。製一枷。兩人荷以徇。君聞。卽破枷出之。而詣巡撫曰。犯姦者。枷律也。兩人共荷之。非政體也。且梟薄非尊官所宜問。今縱之矣。巡撫謝之。而心弗悅。浙江總督李衛。嘗募人於蘇。無文牒。君不與。李怒。爲蜚語以聞。世宗召見。責以沽名干譽。對曰。臣竭力爲國。近乎沽名。實心爲民。近乎干譽。命往陝西。以知府用。署肅州。佐經略鄂文端屯田肅州。鑿通九家窟。五山引水穿渠。溉田萬畝。復以忤巡撫。被劾罷官歸。當其任平山縣也。災不待報。遽出倉粟七千石貸民。擢知真定府。權按察使事。以前發粟事。部議免官。特詔原之。五年。怡賢親

王奏以君南理京局水利。君度眞定府城外。得泉十八。疏爲渠。溉田六百畝。先後營田共三百五十頃。以北人不食稻。請官發錢。買水田穀運通倉。省漕費。而民得市稷黍以爲食。王具以聞。從之。未几。移知蘇州。其爲治精勤廉幹。發奸摘伏如神。事有不可持之甚力。歷官數任。惠民善政。不可勝數。洵不愧爲循良矣。

建昌府平反誣獄

葉君新。字維一。浙江金華人。少補府學生。已復冒順天籍入學。康熙五十一年。舉順天鄉試。雍正五年。以知縣試用四川。旣至。權華陽。尋補仁壽。民或與鄰縣爭地界。當會勘。鄉保因閹人以賄請。君怒。悉下之獄。勘畢。歸。各按其罪。由是吏民悉斂手奉法。八年。攝嘉定州。州故有沒水田。多逋稅。君視曠土可耕者。召民墾闢。以新科抵稅額。逋稅悉免。仁壽奉中旨采木。匠人倚官爲暴。民弗堪。糾衆相抗。縣令以變告。君馳至。訊匠頭及首先糾衆者一人。並治之。餘數百人釋不問。上官才之。有疑獄。輒令往勘。多所平反。十二年。遷知邛州。乾隆元年。再遷夔州同知。權龍安。及成都知府。及攝瀘州。瀘俗好訟。初至。案牘委積。君日坐堂皇。訟者至。立剖決。誣罔者悉杖之。旬餘。獄事大減。及百日。遂無留獄。七年。權順慶知府。遷雅州。母憂歸。服除。授江西建昌府。以簡

靜爲治。先教化而後刑罰。修盱江書院。招引文學之士。復南城黃孝子祠。以勸民俗。十三年南豐令報縣民饒令德謀反。請窮治。令德好拳勇。令以風聞遣役往偵。誤探其讎。謂謀反有據。遂逮令德。令德適他往。乃逮其弟繫縣獄。令德歸。自詣縣。縣訊以重刑。遂誣服。雜引親故及鄰里爲同謀。令遽移檄追捕。君得報。集諸囚親鞫。時株連者已七十餘人。言人人殊。君大疑。詰縣役掠令德弟狀。役言初至令德家。獲一篋。疑有金寶匿之。及發視無所有。則棄之野。令聞意篋有反迹。訊以刑。遂妄稱發篋得簿筭。毀之矣。令謂實然。遂逼令德俛誣服也。君於是盡釋七十餘人。鐐具。命隨往南昌。戒之曰。有若逋者。吾代汝死矣。及至七十餘人則皆在。謁巡撫。具道所以。巡撫愕不信。於是集才能吏令會勘。益雜治諸所牽引。卒無據。然不可卒解。先是巡撫得報時。遽上奏。奏下。命兩江總督委官卽讞。君爲一一剖解。得自所全活三百許人。十七年調贛州府。贛縣民搶奪拒捕。君依故例。擬發邊遠充軍。時新例已改本條爲斬決。院司欲以改例擬。君謂事在例前。宜從故例。爭之不得。復以寧都民獄事。與同官持異。同不得直。遂謝事閉門。候代。上官慰諭再三。不從。乃以任性被議免歸。家居不出。

呂留良獄之株連

東華錄載云。上諭內開浙江嚴鴻逵實呂留良之羽翼。其詞有較呂留良爲尤甚。嚴鴻逵之徒沈在寬。與呂留良嚴鴻逵黨同叛逆之彰明較著者也。至其所著詩集有云。更無地著避秦人。又云。陸沈不必由洪水。誰爲神州理舊疆。其意欲將神州付之何人經理也。沈在寬年未滿四十。而亦效其師之狂悖。肆詆本朝。乃於逆賊曾靜之徒張熙。千里論交。一見如故。賦詩贈答。意同水乳。此其處心積慮。以叛逆爲事。與呂留良黨惡共濟。其罪不容於死。應如何治罪之處。著交刑部將沈在寬訊取口供具奏。

呂留良獄株連之終結

東華錄載雍正十年十二月。刑部等衙門議奏逆賊嚴鴻逵梟獍性成。心懷叛逆。與呂留良黨惡共濟。誣捏妖言。實覆載所難容。爲王法所不貸。嚴鴻逵應凌遲處死。已伏冥誅。應戮屍梟示。其祖父。子孫兄弟。及伯叔父兄弟之子。男十六以上皆斬立決。男十五以下。及嚴鴻逵之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俱解部給功臣之家爲奴。財產入官。沈在寬傳習呂留良嚴鴻逵之邪說。猖狂悖亂。附會詆譏。尤宜速正典刑。凌遲處死。其嫡屬等均照律治罪。又呂留良案內黃補菴。自稱私淑門人。所作詩詞荒唐狂悖。車鼎豐。車鼎賁。刊刻逆書。往來契厚。孫用克。陰相援結。

周敬輿甘心附逆。私藏禁書。黃補菴應擬斬立決。妻妾子女給功臣家爲奴。父母祖孫兄弟流二千里。車鼎豐等但擬斬監候。又呂留良案內被惑門徒房明疇。金子尙。應革去生員。杖一百。僉妻流三千里。陳祖陶。沈允懷。沈成之。董呂晉。李天維。費定原。王立夫。施由。沈斗山。沈惠侯。沈林友。應革去教諭。舉人。監生。生員。杖一百。徒三年。朱霞山。朱芷年。從學嚴鴻逵時年尙幼小。張聖範。朱羽采。令伊等幼子從沈在寬附學訓蒙。審無與沈在寬交好之處。應無庸議。得旨。嚴鴻逵著戮屍梟示。其孫著發甯古塔給與披甲人爲奴。沈在寬著改斬立決。黃補菴已伏冥誅。其嫡屬照議治罪。車鼎豐。車鼎賁。孫用克。周敬輿。俱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房明疇。金子尙。俱著僉妻流三千里。陳祖陶等十一人。著杖責完結。張聖範。朱羽采。朱霞山。朱芷年。著釋放。

謝濟世註釋大學之獄

東華錄載雍正七年七月辛丑。諭內閣。據順承郡王錫保。以在軍前效力謝濟世。註釋大學。毀謗程朱。參奏前來。朕觀謝濟世所註之書。意不止毀謗程朱。乃用大學內見賢而不能舉。兩節。言人君用人之道。借以抒寫其怨望。誹謗之私也。其註有拒諫飾非。必至拂人之性。驕泰甚矣。等語。觀此則謝濟世之存心。昭然可見。謝濟世於公正任事之田文鏡。則肆行誣謗。於婪贓不

法之黃振國、以及黨護鑽營之李紱、蔡珽、邵言、綸、汪誠等。感其德。聽其指使而爲之報復。乃直顛倒是非。紊亂黑白。好惡拂人之性者矣。天理國法所不能容。蓄已逮身。而猶不知省懼。何其謬妄。至有此極。夫拒諫飾非之說。乃朕素所深戒。然必責難陳善。忠言讜論。而後可以謂之諫。若乃排擠傾陷之私言。奸險狡惡之邪論。豈可以直諫自居。而冀朕之聽受耶。試問謝濟世數年以來。伊爲國家敷陳者何事。爲朕躬進諫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諫。所飾者何非。除處分謝濟世黨同伐異。誣陷良臣之外。尙能指出一二事否乎。謝濟世以應得重罪之人。從寬令其效力。乃仍懷怨望。恣意謗訕。甚爲可惡。應作何治罪之處。著九卿翰詹科道秉公定議具奏。

曾靜之寬宥

東華錄載雍正七年十月。怡親王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等遵旨訊問曾靜。張熙照大逆不道律。卽行正法。上御乾清宮召入諸臣等。並令李紱隨入。諭曰。今日諸臣合詞請誅曾靜張熙。伊等大逆不道。實從古史冊所未有。以情罪論之。萬無可赦。但朕之不行誅戮者。實有隱衷。上年曾靜之徒張熙。詭名投書與岳鍾琪。岳鍾琪倉卒之間。忿怒驚惶。不及籌算。卽邀巡撫西琳。臬司碩色。坐於密室。將張熙嚴加根究。問其指使之入。張熙不肯供出真實姓名。旋卽加以刑訊。

而張熙甘死不吐。岳鍾琪無可如何。越二三日。百計曲誘。許以同謀。迎聘伊師。與之盟神設誓。張熙始將姓名一一供出。彼時岳鍾琪具奏前來。朕披覽之下。爲之動容。岳鍾琪誠心爲國家發姦擒伏。假若朕身曾與人盟神設誓。則今日亦不得不委曲以期無負前言。朕洞鑒岳鍾琪之心。若不視爲一體。實所不忍。况曾靜等僻處鄉村。爲流言所惑。其捏造謗言之人。實係阿其那。塞思黑。門下之兇徒大監等。因犯罪發遣廣西。心懷怨忿。造作惡語。一路流傳。今已得其確據。若非因曾靜之事。則謠言流布。朕何由聞知。爲之明白剖晰。俾家喻而戶曉耶。且從來國家之法。原在以一儆百。曾靜等之悖逆。諒宇宙內斷無第二人。卽後世亦可斷其必無有與之比者。何必存懲一儆百之見。所以寬宥其罪。並非博寬大之名而廢法也。

巴制府貪黷罷官

清代軼聞云。巴延三制府。初任軍機司員。齷齪無他能。人皆鄙之。嘗當值宿。時西域用兵。夜有飛報至。大臣俱散出。清高宗問值宿者。以巴對。呼至窗下。立降機宜。凡數百語。巴小臣。初覲龍顏。戰慄應命。出宮後。一字不復記憶。時有上親侍小內臣鄂羅哩。人素聰黠。頗解上意。遂代起草。高宗閱之。稱嘉者再。因問其名。默誌之。數日。語傳文忠公【恆】曰。汝軍機處有若等良材。奚

不早登薦牘。因立放潼關道。不數歲至兩廣總督。既任封疆。毫無建樹。終以貪黷罷歸。爲鄂怨。恚者再。以節鉞宗臣。而其才反不若闖豎。亦可醜也。

書麻城獄

清代軼聞云。麻城涂如松娶楊氏。不相中。歸輒不返。如松嫌之而未發也。亡何涂母病。楊又歸。如松欲歐之。楊亡。不知所往。兩家訟於官。楊弟五榮疑如松殺之。訪於九口塘。有趙當兒者。素狡獪。漫曰。固聞之。蓋戲五榮也。五榮駭。卽拉當兒赴縣爲證。而訴如松與所狎陳文等共殺妻。知縣湯應求訊無據。獄不能具。當兒父首其兒故無賴。妄言。請無隨坐。湯訪唆五榮者。乃生員楊同範也。因請禡同範緝楊氏。先是楊氏爲王祖兒養媳。祖兒死。與其姪馮大姦。避如松歐。匿大家。月餘。大母慮禍。欲告言。大懼。告五榮。五榮告同範。同範利其色。曰。我生員也。藏之。誰敢篡取者。遂藏楊氏。復壁中。而訟如松如故。逾年。有鄉民黃某。見河灘淺水中有一尸。爲犬爬。噉告地保。請應求往驗。會雷雨。電以風。中途還。同範聞之大喜。指其衣衿。笑曰。此物可保。與五榮謀。僞認楊氏。賄作李榮。使報女屍。李不可。越二日。湯往。屍朽不能辨。殮而置。揭焉。同範五榮不允。率其黨數十人。闕於場。事聞總督。邁柱。委廣濟令高仁傑重檢。高試用令也。覬覦湯缺。所用

件作薛某。又受同範金。竟報女屍。肋有重傷。五榮等遂誣如松殺妻。應求受賄。刑書李獻宗舞文。件作李榮。妄報總督信之。劾應求。專委高翰。高掠如松等。兩踝骨見。猶無辭。乃烙鐵索使踣肉。煙起。焦灼有聲。雖應求亦不免。不勝其毒。皆誣服。李榮死杖下。然屍故男也。無髮。無脚指骨。無血裙袴。逼如松取呈。如松脅亂。妄指認抵攔。初掘一塚。得朽木數十片。再掘并木無有。或長髻巨靴。不知是何男子。最後得屍。足弓鞋。官吏大喜。再視髑髏。鬢髮白髮。又驚棄之。麻城無主之墓。發露者以百數。每不得。又炙如松。如松母許氏哀其子之求死不得也。乃剪己髮。摘去星星者爲一束。李獻宗妻剗臂血染一袴一裙。斧其亡兒棺。取脚指骨。湊聚諸色。自瘞河灘。而引役往掘。果得獄具。署黃州府蔣嘉平廉其詐。不肯轉。召他縣件作再檢。皆曰男也。高仁傑大懼。詭詳屍骨被換。求再訊。俄而山水暴發。并屍衝沒。不復檢。總督邁柱竟以如松殺妻官吏受贓。擬斬絞。奏麻城民咸知其寃。道路洶洶。然卒不得楊氏。事無由明。居亡何。同範鄰。媪早起。見李榮血模糊。奔同範家。方驚疑。同範婢突至。曰。娘子未至。期遽產。非媪莫助。舉兒者。媪奮臂往。兒頸拗。胞不得下。須多人搯腰。乃下。妻窘呼三姑救我。楊氏闖然從壁間出。見媪大悔。欲避而面已露。乃跪媪前。戒勿洩。同範自外入。手十金。納媪袖。手搖不止。媪出語其子曰。天乎。猶有鬼神。

吾不可以不雪此冤矣。卽屬其子持金訴縣。縣令陳鼎。海寧孝廉也。久知此獄冤苦。不得聞。卽白巡撫吳應棻。吳命白總督。總督故邁柱。聞之以爲大愚。色忿。然無所發怒。姑令拘楊氏。陳陰念拘楊氏稍緩。或漏洩。必匿他處。且殺之滅口。獄仍不具也。乃僞訪同範家畜娼。而身率快。手直入毀其壁。果得楊氏。麻城人數萬歡呼隨之。至公堂。召如松認妻。妻不意其夫焦爛至此。直前抱如松頸大慟曰。吾累汝。吾累汝。堂下民皆雨泣。五榮同範等叩頭乞命無一言。時雍正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也。吳應棻以狀奏。越十日而原奏勾決之旨下。邁柱不得已奏案有他故。請緩決。楊同範揣知總督意護前。乃誘楊氏具狀。稱身本娼。非如松妻。且自伏窩娼罪。邁復據情奏。天子召吳邁兩人俱內用。特簡戶部尙書史貽直督湖廣。委兩省官會訊。一切皆如陳鼎議。乃復應求官。誅同範五榮等。袁子才曰。折獄之難也。三代而下。民之譎觚甚矣。居官者又氣矜之隆。刑何由平。彼枉濫者何辜焉。麻城一事。與元人宋誠夫所書工獄相同。雖事久卒白。而鞫變幻。危乎艱哉。慮天下之類是。而竟無平反者正多也。然知其難而慎焉。其於折獄也庶幾矣。

縣令有賢內助

印雪軒隨筆云。孫雲牧言有某太太者。其夫由縣令而仕至州牧者也。故宦家女。幼隨其父在郡守任。讀書識字外。自刑名錢穀。及書筭之往來。財賦之出入。無勿習。亦無勿精。父委任之深。以其不積爲憾。父沒。其兄爲直隸某縣令。復隨之至任。兄倚之如左右手。不能一日離。以故標梅久賦。猶然待字閨中也。無何。女年三十九。兄欲博其歡。先期遣人至江南市女所須諸物。屆期召名班演劇。爲女稱觴。遠近祝嘏者。疊至而雲集。而女是日忽忽不樂。其乳媪疑而問之。女長歎曰。汝試思之。吾至今日尙慶生辰于此署中。汝謂我樂耶。否耶。此言出。兄乃悵然知妹之不可留。遂議爲之擇配。適有某者以賞得縣令。需次保陽。慕女之才而委禽焉。女旣于歸。益展其才。出而與同寅之眷屬往還。久之。大吏之眷屬亦與往還。女又於閒時習岐黃書。閨閣中有病。延之診治。無不應手愈。由是爭重之。而其夫亦緣是得美缺。女之任謂其夫曰。堂上事我勿能代。好自爲之。其餘君不必與聞。先是夫有四妾。女至卽與夫約。每月已當一夕。四妾分當二一夕。至是設立內簽押房。晨妝旣竟。卽出治官書。四妾左右侍惟謹。命之退乃退。內宅門司以二媪送稿者。白事者。媪導之入。女可否訖卽發。案無留牘。邑無廢事。夫之循聲大起。後數年升某州直隸州知州。一日忽於酒後謂其夫曰。州有表率之任。非如縣之易爲。我能佐君理一縣。

不能佐君治一州。今吾家雖不豐。饘粥尙能自給。與其戀戀於此。或至蹉跌。不如歸而閉門噉飯之爲樂也。其夫乃商量歸計。女曰。無須。我已爲君移疾矣。大吏處又遣人關說。計必得請。君但靜以俟之可耳。數日代者至。而幕友家丁輩俱不知也。女乃從容料理畢。卽與其夫俶裝去。雲牧之言如此。今亦不記其籍何處。適何人。并其父母家爲何姓矣。余於女不奇其才。而奇其臨了一着。勒馬懸崖。卽少伯之泛五湖。留侯之從赤松。無以遠過。嗚呼。此女其猶龍也歟。

能吏楊文乾之識拔吏才

田文鏡不喜科目。總督河東時。祥符令平越王士俊嘗謁田。田問出身。王眉蹙口澁。若爲萬不得已者。對曰。士俊不肖。但某科翰林耳。田以爲訕已。愈惡之。每見嘖喝。吹毛索瘢。王憂懣。幕客裘香山高士也。被酒大言曰。制軍有意相督過。將早晚劾公。公去無名。不如擇一有名事去。問何事。曰。今新河南讎地增稅。民不能堪。公以狀啓田。田必據此劾公。公雖去。公名傳矣。士深然之。繕稿數千言。通牒大府。布政使楊文乾心嫌田所爲。屈於勢位不能言。得王牒驚曰。此何時尙有奇男子。呼童焚香供牒再拜。遲明田果具疏劾王。囑楊具詳。楊佯助田。怒謾曰。狡哉王令。知公憎故。借此求名。若據彼牒劾。是墮其計也。且罪止罷官。不如姑舍是。而別摘他罪中之使。

不得舒展。田然其說。由是王感楊甚。每念舍身報。無何天子擢楊巡撫廣東。士俊送出境。悲不能止。楊亦泣然曰。事未可知。何忍遽別。姑行一驛乎。既又留之曰。事未可知。姑再行一驛乎。王自度楊去已必無全理。惘惘相隨。忽見飛騎北來。捧黃封授楊。楊下輿北向九叩。招王曰。我與汝同往廣東。速歸理裝。蓋楊奉旨升任時。卽具疏力薦王可太用。天子許以道府用矣。王感激伏地叩謝。淚隨聲下。比至廣東。一年授肇高廉道。尋擢布政使。田卒。竟督河東代其位。

田文鏡幕客之事略

田文鏡幕客。有鄔先生者。紹興人。習法家言。文鏡開府河東。鄔謂曰。公欲爲名督撫耶。抑爲尋常督撫耶。文鏡曰。誰不欲名耶。庸庸何爲者。鄔曰。然則公欲名矣。第欲名。須任我草一疏上奏。疏中一字不能令公見。公可乎。文鏡素知可恃。許之。隔卽草一疏。使文鏡用關防拜發。文鏡不知係參雍正嬖臣隆科多也。隆乃世宗元舅。世宗之獲當璧。隆頗與力。旣而恃功不德。驕恣日甚。讎可逼人。世宗亦苦之。祇以隱事爲隆所持。未能形諸口耳。會中外大臣審就裏。以帝嬖臣亦無敢言者。鄔知之。竟直聲其罪。疏上。隆果獲重譴。於是朝野上下皆壯文鏡之膽識。由是文鏡之寵眷亦日隆矣。後因事與鄔不洽。齟齬日深。鄔坐是引去。朝奏遂日遭譴責。文鏡引咎。浼

人達意。使厚幣聘鄔返。鄔與約日非五十金。現兌不握筆。不能照幕客囚居例。大梁市肆。須隨伊寄跡。辰入酉出。不得藉賣通關節。禁阻文鏡無法。一一勉從之。入署後日如約。或缺則仍素紙也。於是聖眷復隆如初。文鏡益不敢稍忤其意。久之。事上聞。致批文鏡請安摺中。有朕安。鄔先生安否。其爲雍正器重如此。鄔得金後。豪嫖濫賭。卹孤濟貧。酒尤爲至友。日得之五十金。無一文存者。蓋鄔子然一身。無妻室兒女之累也。文鏡卒。鄔飄然去。各督撫爭致不得。後有人在京師見之。蓋入大內矣。

沈公近思遠慮論

清朝野史云。沈公【近思】作遠慮論四篇。皆爲臺灣作。一謂台地宜分爲八縣。地方官易於約束。二謂桀驁之徒宜收爲兵。三謂渡臺之民宜令搬取家屬團圍保聚。四謂鄉里宜各設義學。以化強暴之風。訐謔碩畫。鑿鑿可行。與紙上空談者迥異。

山西吏治之壞

清朝野史云。蔣洲大學士蔣廷錫子也。由部曹外放。洊升山西巡撫。以貪贓被劾。清廷派大學士劉統勳尙書塔永寧訊辦蔣。自認不諱。旨蔣洲爲原任大學士蔣廷錫之子。不思潔己奉公。

乃肆意侵蝕。數盈巨萬。又勒派屬員以爲彌補。其貪婪穢著。玷辱家門。實出法外。楊龍文身爲監司。曲意逢迎。七賚以知府迎合上司。明德收受蔣洲古玩金銀。均屬奸貪無恥。革職拏解來京治罪。山西一省。巡撫藩臬朋比爲奸。吏治之壞。至於此極。朕將何以用人。蔣洲楊龍文卽行正法。

不通之御史

清朝野史云。雍正五年。知縣錢以瑛行取入都。補授御史。引見條奏三事。一請飭各省督撫勒令尼姑還俗。一民間養女至二十歲外者。請飭督撫諭令速行擇配。一民間鬪毆。每起於數十文之小。請有司於境內查明給與錢文以息爭端。旨鄙瑣不通。不勝台諫。著以主事原銜勒令休致。條奏發還。按此漢員之不通也。至滿人之爲御史。其不通并此不如者多矣。可歎。

縣令籠絡幕友

印雪軒隨筆云。孫雲牧言有某者。其同鄉也。精於刑名之學。無家無室。隻身客保陽有年矣。性情孤峭。避俗如仇。其寓內無長物。一木榻可眠一人。一枕鉅若隱囊。有延之者。携此二物往。不數月輒託故去。雖欲強之留。不可得。有某縣令者。慕其名。託友人羅致之。友人以其性情告。曰

無妨也。吾自有籠絡之術。乃延之往。比至。潔一室俾獨處其中。而每晨必有一婢排闥入。手一盒陳案上云。老太太命送以點朝饑者。久之漸稔。類以眉目送情。某心動。入以游語亦不拒。遂成苟合。一日令至商量公務畢。忽正色曰。人言君品學兼優。自我觀之。學則優矣。品則未也。某知事洩。面赤不作一語。已而悟曰。是矣。是矣。我墮君術中矣。君無多談。自今以往。君作一日官。我佐一日幕可也。令喜。具妝奩卽以此婢贈之。而每歲之修。僅送其半。同列咸莫測其意。卽某亦心怪之。然某感令待之厚。無事不爲之盡力。令由此得能聲。屢遷善地。而某自納婢後。連舉數子。亦漸識有生人之樂矣。後數年。令以親老乞歸。乃核算其前後所贏之修。造其室而告之曰。我已淡於宦情。此去不復爲出山計。君不能與時俯仰。他就必不合。幸爲積此金在。歸置薄田。亦足自給。無俟更橐筆遠遊。我兩人從此分袂矣。某始知令待己之周。俟令歸。卽挈眷南回。不再出。此事凡慕遊保定者。咸以爲佳話。余謂令非某不能循聲大起。某非令必至落魄終身。賢嘉相遇。洵非偶然也。客窗爲友人書扇畢。墨有餘。潘因追憶雲牧言而記之。

秋審四項

清律例載秋審分四項。曰情眞應決。曰緩決。曰可矜。曰可疑。雍正間去可疑一項。後以避世宗

嫌名。改情真曰情實。情實者進冊。緩決者進本不進冊。

阿文勤公訓子

勸戒錄云清福州伊墨卿先生在刑部。日以寬恕稱。有後進請教者。必舉阿文成公故事告之。當文成公未貴時。其父阿文勤公克敦方燕居。適文成公侍立。文勤忽顧之曰。國家一旦用汝爲刑官。治獄宜如何。文成謝未習。公曰。固也。姑言其意。文成曰。行法必當其罪。罪一分與一分。罪十分與十分法。無使輕重。公大怒罵曰。是子將敗我家。是當死。遽索杖杖之。文成惶恐叩頭謝曰。惟大人教戒之。不敢忘。公曰。噫。如汝言。天下無全人矣。夫罪十分。治之五六已不能堪。而可盡耶。且一分之罪。尙足問耶。其後文成長刑部。屢與諸曹郎述之。墨卿蓋面聞其說云。當阿文勤公管理刑部時。諸曹司屢請纂修則例。文勤置不答。因洩公子文成代請。仍不答。文成惶然。得閒復以爲言。文勤喟然曰。汝何不曉事至此。近日刑名從重辦理。乃一時權宜。辟以止辟之義。若纂爲成例。則他日刑官援引。傷人必多。豈尙德緩刑之道乎。文成每爲司讞者述之。

甘泉令之賢明

錢塘龔君【鑑】字齡上。又字明永。雍正初以拔貢就選入籍。世宗見而才之。時新析揚之江都。

爲甘泉以君知縣事。縣境邵伯埭。受高寶諸湖水。地卑下。君建議當於農隙。運土築高埭。沿堤爲防。堤上卽植桑。以興蠶事。其西界地高。浹旬不雨。田卽龜坼。每一里宜鑿塘蓄水。如是則境內高下之田俱無患。大吏躓之。然不能行。而邵伯埭下有芒稻河。閘洩水。尤要。雍正癸丑。水溢。君冒雨親至其地。呼閘官洩之。閘官以鹽漕爲言。持不可。會制府稽公以視河至。君直陳之。厲聲呵閘官。稽公動色。卽啓閘。且立斥閘官。又用君言。以鹽漕二船過湖需水。不過六尺。若過六尺。卽起閘。無得以鹽漕藉口實。多蓄水爲民田患。自是閘水疏通。然君終以築埭開塘二事。未得施行爲憾。世宗晚習禪悅。僧明慧者。曾於內廷法會。出往西湖聖因寺。干謁遍大江南北。一日以書幣關白於君。君杖其使而遣之。制府驟聞頗咎君。嘆曰。強項令當如是矣。吾媿之。而其事竟流傳上聞。上召明慧還京。錮不許復出。當是時甘泉令。吏聲雄於天下。邗溝故脂膏地。吏罕以節操自持。君卓然自矢。有故侍郎子。舊嘗館君於京師。至是以里人入謁。有所屬。君拒之。又有同城官爲制府所昵。令伺察屬吏者。方有挾而請。君亦拒之。又有巨室延飲。先期自運使太守以下。皆固要君同往。君又拒之。平居益自刻苦。終歲無一絲一粟足稱長物。喪偶不再娶。而惠政時及於民。每歲晏。江都之鰥寡孤獨。多求入甘泉部中。以君有以卹之也。居官六年。簿

書之暇。考經據典。尤多所著述。君之學識才能。精明強幹。洵爲吏治中特出人材矣。

徐中丞之勤政

徐式儒中丞〔士林〕山東文登人。家務農。公幼聞鄰塾讀書聲。慕之。跪母膝前請曰。願送兒入塾中。許之。中康熙五十二年進士。由內閣中書遷刑部主事。旋晉員外郎。任刑部時有二人伐木塞外。木標乙斃。有司訊結矣。越三月。乙弟以謀殺控甲。甲逃。公曰。置當場死者之妻孥不問。而以三月後局外之人興訟乎。甲逃懼累。非懼罪也。甲聞出獄。果虛。雍正五年。授安慶知府。時有宿松孀田氏。事姑孝。兄公利其產。逼嫁之。與羣匪篡焉。婦刎於途。以墜水告。公坐堂皇。見黑衣女子啾啾如有所愬。拘兄公質之。則毛髮折。洒口吐實。公深媿以左道設教。而滿庭胥隸。皆有見聞。不能掩也。每守令來謁。輒具獄命判。試其才。且曰。深文傷和。姑息養奸。戒之哉。夫律例猶醫書本草也。其情事萬端。如病者之經絡。虛實也。不善用藥者殺人。不善用律者如之。每讞獄定。必先摘大略牌示。始發繕文冊。吏不得因緣爲奸。十年擢江蘇按察使。坐失察私鑄。左遷福建汀漳道。漳俗械鬥殺人。捕之輒糾衆據山。或請用兵。公曰。不可。命壯丁分扼要隘。三日度其食盡。遣人深入。怵以好語。曰。出山者免。如其言。果逐隊出。乃伏其仇於傍。仇呼曰。爲首者某。

也。立擒以徇。衆驚散。嗣後捕犯。無據山者。乾隆元年。遷江蘇布政使。丁父憂。詔奪情不起。服闋入都。高宗召對。問山東直隸麥收如何。奏曰。旱且萎。問得雨如何。曰。雖雨無益。問何以用人。曰。工讞納者。雖敏非才。昧是非者。雖廉無補。高宗深然之。尋授江蘇巡撫。公於要路不通一刺。而於鄉會師門。惓惓不忘。此人生遇合之始也。治獄如神。性廉儉。宴寮屬以五簋爲度。吳俗丕變。嘗賀長至節。天寒重裘。按察使包括以貂假公。公披之如忘。涕唾交揮。家人耳語曰。此包公衣也。公大慚。謝過。少頃論公事快意。揮灑如故。聽訟飢。家人進角黍。且判且啖。髭盡赤。蓋悞硃爲糖。筆箸交下。不復辨也。晚坐白木榻。一燈熒熒然。手批目覽。雖除夕元辰不輟。幕客憐之。治具邀公。公猛噉不問。其平素精神夢寐。知愛民憂國而已。故於服食居處。人以是供。公以是愛。汨然無所容心也。撫吳未逾年。以疾乞歸養。舟次淮安卒。其遺疏云。願皇上除弊政。毋示紛更。廣視聽。而有獨斷。愛民勿使之驕。用人先求其直。章上。人以比朱文端公。

河南士民爲謝濟世訟寃

謝公【濟世】字石霖。號梅莊。廣西全州人。康熙戊子領解額。壬辰進士。授檢討。雍正四年改御史。參劾河南巡撫田文鏡。獲罷。迨高宗登極。召復原官。授河南督糧道。巡撫許容忌其剛直。衡

陽李澎。善化令樊德貽。巡撫私人也。其徵糧浮費皆倍蓰。謝公易服爲鄉民。往納得實。乃訪拿李令。丁役。且具牒劾之。巡撫格不行。公面陳狀。辭過激。巡撫恚。反列款糾公解任。聽勘。諭總督孫公嘉淦赴南省會鞫。孫故名臣。爲巡撫及布政使張璨按察使王玠等所蠱。科罪謝公。褫其職。於是湖南士民大譁。揭帖訟公冤。御史胡公定。采民謠以聞。諭復遣侍郎阿里袞公及胡公往勘。至則士民數萬。爇香蹕馬首稱冤。盡得朋謀傾陷誣罔周納狀。獄具。督撫兩司守令皆坐罪褫職。督臣亦免官。公得雪。改授驛鹽道。天下快之。

3002
#958
2112

清代更治叢書
伍承喬
9.28

H

馮吳棟
楊承允 2.8
12.10

國立邊疆學校 圖書館

借閱者注意

- (一) 加意愛護勿失原有形狀
- (二) 損壞或遺失應照原價加倍賠償
- (三) 借閱以一星期為限期滿欲續借者須持書至館聲明但本館於必要收回時須即發還
- (四) 逾期不歸還者應照章罰金

